

青萌 / 河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青萌社 · — no. 1

(1932. 5) ~ [?] · — 开封 (河南); 编者 [印刷者],

1932 ~ [?].

: 插图; 附表; 21cm.

出版周期不详.

\* \* \* \* \*

本刊共摄制1卷, 16毫米, 缩率1:16. 原件藏北京图书馆, 北京图书馆摄制. 母片藏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北京).

本刊片卷摄制目录:

no. 1

(1932.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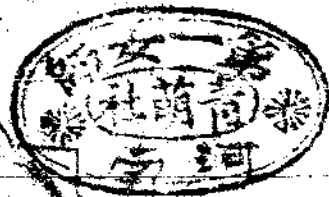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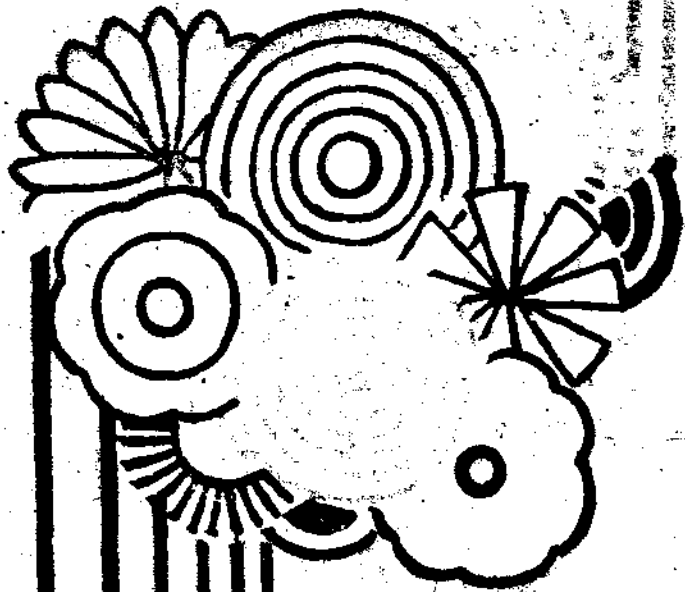
北平圖書館

8205  
125

Chingmeng



Ch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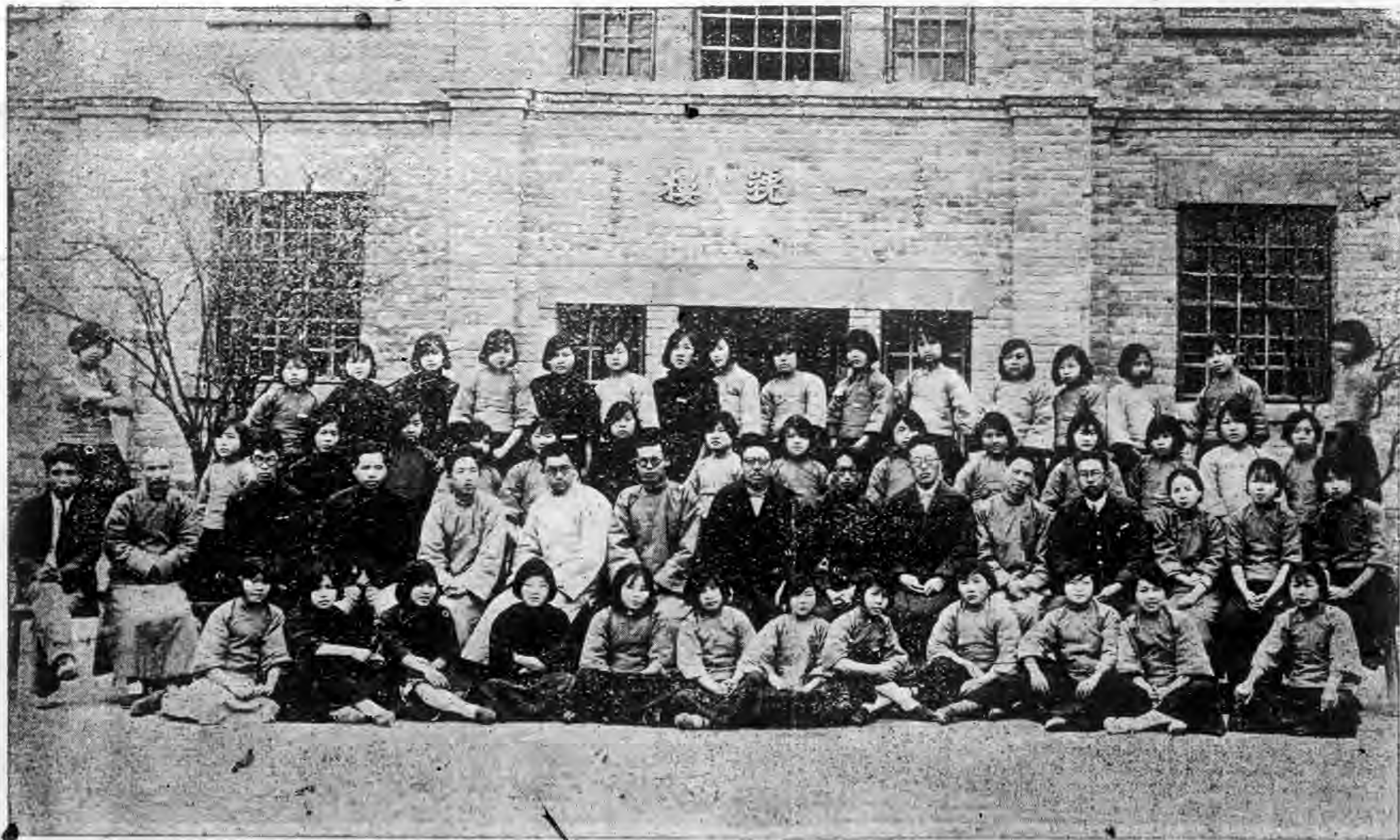
贈閱

北平第一女師

青 萌

河南省立第一女子師範學校  
青萌社編印

1 9 3 2



河南省立第一女師初二甲全體師生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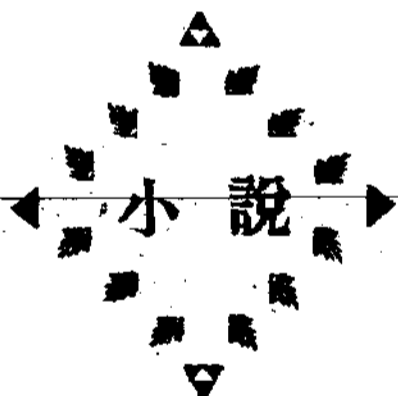
(民國二十年四月)

# 青 萌 目 錄

封面.....謝瑞階先生  
照像——民國廿年四月初二甲全體師生攝影  
寫在卷頭.....杜子勁先生(1--2)



- 一 中國女子教育問題...舒新城先生講...鄭素蘭記(3—10)  
    附：舒新城先生編譯書目.....(10—11)
- 二 中國女子教育的管見.....蔣漪(12—21)
- 三 由新式女子說到放胸.....雪跡(22—35)



641395

- 一 菲萍..... S c(36—56)  
二 真沒想到她的一生是這樣的結局..... 潛影(57—70)  
三 我的同學Y..... 鄭蔓谷(71—83)  
四 飄渺的烟雲..... 愚稚(84—95)  
五 海蘭..... (玫瑰96—113)

◆◆◆◆◆  
◆ 戲 劇 ◆  
◆◆◆◆◆

- 殘缺的情花..... 悠谷(114—129)

◆◆◆◆◆  
◆ 童 話 ◆  
◆◆◆◆◆

- 麻雀的介紹人..... 陳露薇(130—142)

══ 散 文 ══

- 一 麥田零蕙..... 李文英遺著(143—152)  
二 糊塗錄..... 王錦秀(153—158)  
三 輾轉雜記..... 捲清(159—165)

- 四 嫩芽隨筆.....Sc(166—171)
- 五 十九年度初二甲生活雜記.....苗永明(172—179)
- 六 一頁日記.....冰霜(178—182)

✧✧✧✧✧✧✧✧✧✧✧  
 ✧ 詩 歌 ✧  
 ✧✧✧✧✧✧✧✧✧✧✧

- 一 吟春.....露薇(183—184)
- 二 深夜憶母.....一青(185—186)

讀   書   筆   記

- 一 「祝福」的研究.....素樺(187—191)
- 二 「笑的歷史」的研究.....傑(192—197)
- 三 讀了「笑的歷史」後的感想.....菡漪(198—201)

附 錄

- 一 現代世界女作家調查表.....慄鶴(202—207)
- 二 現代中國女作家調查表.....陳露薇(208—211)

# 寫在卷頭

杜子勁

這是一本雜誌，這本雜誌是創刊號也是終刊號。

這本雜誌，牠曾經被籌備好在去年的四月，「命途多舛」的牠恰恰囚禁了一年，才能和讀者見面，這讀者只要一看見前面的題着「民國二十年四月河南省立第一女師初二甲攝影，」一幅照像就可以了然了。

這照像雖然僅僅只有一幅，可是在出版這本雜誌的人本意上說，牠却佔有全雜誌的一半分量，那就是說，所以要出版這個東西，無非是爲着在一個短時期的團聚生活中留一個紀念，而紀念的方法賴着「心」與「形」的寄托的「文」與「像」罷了。

這就該說到牠所以遲至今日才出版的原因了，那時照罷像以後，在開封無處製銅版，後來等到本校畢業生赴南參觀，把牠帶到上海去製版，等到參觀人回來以後，說是



版不久就可以寄來，可是直等到學校放了暑假，銅版好像仍在上海睡着，秋季開學後，hair沒有寄來，寫信催，不理，又一封，來信了，却誤會了我們的意思！這樣輾轉復輾轉，一直頂到十二月才扭扭捏捏的寄來了！這時大家說，可好了，編吧，付印吧，可該出版了，可是什麼事情大算趕不天算，霹靂一聲學校提前放寒假了，於是乎又停下，直到今天。總之，爲着照像的重要不肯舍棄，中間一誤再誤以致晚出了一年。

其中的文章都是初二甲時代的寫出的，爲着保持「原狀」，不加增刪的印出來，其幼稚自是當然的事。所以這本雜誌的意義，對內說，爲的是留個紀念，對外說，又不過是在「教育」上——不過是使人看看在初級師範二年級的學生的作文或讀書的程度而已，至於什麼「文藝」呀，「思想」呀，似乎都說不上。

那時適逢舒新城先生來女師講演，固而把講演記錄也加進來。

編印情形，由我來說明，讀者指導，請她們恭候。  
ba。

1932,3,25。



# 中國女子教育問題

舒新城先生在女師講

( 20, 5, 7 )

鄭素蘭記

感謝諸位：今天有機會到貴校，我是預備到北平去的路過此地，順便想參觀學校，到貴校來時，校長盧先生要我講演，我並不想講演，諸位都是師範生，將來要出來辦教育的，而我又不是教育家，對教育是沒有專門研究，我不過在中華書局當所長，是一個商人，諸位不要當我是教育家，今天能到貴校講演這件事在我個人覺得是一件苦事。從前在大學中學當教師有個時期，一天講演五六次，此次到這裏，因時間的關係，不願來就誤諸位的功課，又推不掉，也只好隨便談一談，和大家認識認識，等大家到

中華書局出買書的時候，認識這麼一個人就算了。

我沒有預備，剛才說過的中國教育問題，在大家又好屬師範，所以又說到女子。現在我要說的就是『女子教育問題』。

中國女子在歷史上所處的地位是不平等的，而中國男女間成爲問題了，所以女子教育同時也成爲一個大問題。

1. 何以女子教育成爲問題。
2. 現在女子教育所感到的問題。
3. 將來女子教育應該怎樣辦理。

1. 何以女子教育成爲問題。在光緒二十九年張之洞張百熙榮慶擬訂學堂章程裏，女子在教育上是沒有位置，到光緒三十三年學部設立，擬定女子師範學堂章程二十八條，女子小學二十六條入奏，才開女子學堂章程之始，女子在這時期，所須要的教育以養成女子學堂教習，並講習幼兒保育法，期于補家計，有益于家庭爲宗旨，把女子養成一個服從丈夫，養育小孩，故名家庭教育，在歷史上是沒有地位的，在我作的中國近代思想史有一章談到女子師範教育是造成女子賢妻良母之教養所；在小學有男女同學。

中學大學就沒有男女同學了。民國六年蔡元培先生當教育總長兼大學校長的時候，有人要求大學開女禁，蔡先生回答說：『現在大學並沒有說不准女子入呀。』從他這一句話看來，可知道他並不反對女子入大學，女子能得大學教育，實從民國六年以前、以後中學在民國男女教育上才有平等的機會；女學有男生，男學有女生。現代女子教育從表面看來，是不成問題了，由此看來，中國的教育思潮我們知道在光緒二十八年女子還沒有地位的，二十九年還沒有正式的地位民國六年女子才得到中等教育來應付賢妻良母；民國八年以後女子只要有受教育的能力，就可以受平等的教育了。

直到現在的女子教育爲甚麼還沒有得到真正平等的地位呢？有兩個困難的原因：

(一)普通的原因。就是女子在受教育人數方面與男子差的多，又在生理上的關係，和男子不同，女子在生活上兩種現象：

A. 月經時期；女子身體在此時期要受影響，於是精神也同時受到不快，在這時對學業的進行，受一段的停止

B. 生育時期；女子在此時期間要停止自己的活動，並且還要賴男子來供給一切，因此經濟方面同時也掌在男子手中了，因權利上面起了誤會，女子教育不能與男子並駕齊驅，中國女子教育落到後邊去了。

(二)中國社會的原因。——社會思想——自漢武以後，女子地位漸次低落，那時所發明的女兒經說：『服從為女子的唯一美德』又說生女即『臥之牀下，弄之磚瓦』把女子看的更低了，生來就被看成卑賤，看成服從的東西了；更提倡纏足等一些不自然的規律來束縛女子，這是社會束縛女子普通的原因。間或有女子學校也是非有鬚子不能當女子學校的教員。

2. 現在女子教育所感到的問題。自民國以來，女子有能力就可以受平等教育的可能，從這看起來，女子教育就應該好了然實事不然，以我個人的經驗來說，近來女子教育成為問題，看最近婦女雜誌，『問題是原封不動的放着』一文，就可知道在南方的女子受教育，可以說都是備將來的嫁裝的，雖不能說個個是如此，但大部是如此，一做

到女學生的地位，算是把自己的地位提高了，一個中等學校的女生，總要嫁一個大學生或留洋生的思想，從此可知女子心理完全以依賴人家爲目的，無論任何一個男子進了學校都有重大責任的思想，如養家的一切重担，都要放在自己身上的，而女子進學校的責任也不過只養自己爲目的，買一盒好粉，要費幾塊錢，把頭髮，湯得捲捲的，停了幾天又要湯，恐怕牠直了，於是把漆黑的頭湯成焦黃也不顧惜，只顧把自己裝飾得好看。江蘇浙江等地方的女學生多是如此，家庭的責任全托給男子坦負，把自己得來的經濟都消費到自己身上，這種種原因是社會造成的，因經濟的支配，而受教育有的不知不覺走到歧途。

現代女子職業發達，各職業團體都准有女子去做，但試着是不是中國職業發達，需要女子來做呢？是不是女子有能力社會非需要女子來做不可呢？我敢說社會一般人所要女子來做事，是把女子當作陳設的裝飾品，當作花瓶，好像一個空桌子沒有裝飾品不美觀似的，來拿子女子當花瓶擺在上面，好看些。在這社會不平等之下，女子教育全失了效用，在個人方面而論，找得到美滿的幸福，在社會

方面而論，成爲一裝飾品，所謂女子教育並不是改革自己問題，並不是改革社會問題，而是把女子提出來多造成一份子裝飾品，所以現代女子受教育的真正目的，不能實地。以上的情形是實際的，並不是我個人的偏見，在此種種情形之下女子教育非常危險，要知道在社會方面是天天進化的，做裝飾品的地位，那裝飾品是可有可無的，那末如此教育應該怎樣呢？

3. 女子教育應怎樣去辦理，第一就是經濟獨立，改革裝飾品的教育思想，女子求學的目的爲裝飾品，是很危險的。要知道權利和自由是對換的，經濟獨立——即自食其力——拿自己的能力去換得生活安適，不受經濟的支配，相貌的支配，和勢力的支配，把個人的事擴大到社會上去，假若經濟獨立，男女的真愛同時也不受經濟的支配了。只有思想和人格的問題，做事也得如此，願做即做不應受別人的支配，放棄自己的自由，但有許多人因經濟問題，生活問題，不能不做，所以落到受人玩弄的地位，況我們中國女子經濟獨立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一不養家，二是社會地位多，而女子的人才少；現在女子不怕沒有事做，

怕的是你有沒有能力，在我個人也是一個師範生，也沒有出過洋留學，只有去到日本一次但也不是去研究學問的，是為譯一件東西去的。在我開始出來幹事的時候月薪不過二十元，後來逐漸增至幾十元以至幾百元以上。所以我相信只要有能力，社會上就有地位，在南方女子的裝飾費超過生活費以上，要想儲實力，第二就是預備，求經濟獨立，減少生活費，養成讀書的習慣，把裝飾費折變為購書費，這兩點才是女子求學的本身問題，假若經濟不能獨立，就不能結婚，或結婚後可應用科學的方法不要生小孩子，這是最簡單的辦法。

追述以上諸原因，社會為甚麼把女子當作花瓶？男子為甚麼不應該做花瓶？要自反省一下，若不願做花瓶，那費容易，只要女子願拿能力去換經濟就算了。男子既不得把女子當作花瓶。應該男女分工，以能力換到生活的代價，如何設法改革男子的思想，不讓他們把女子當作花瓶，我有我的能力，人格，思想，知識，不願做花瓶，這樣花瓶然可不攔了，所以女子惟有經濟獨立，每個人都要取得經濟獨立權，為社會，國家，為自由獨立而求學，嫁裝教



青自可改革了。

### 舒新城先生編譯書目

中華百科辭典，一冊八元； 教育通論，一冊八角；  
~~近代中國教育史料，四冊三元五角；~~ 近代中國教育  
 思想史，一冊一元四角； 近代中國留學史一冊一元  
 四角； 中國新教育概況，一冊一元二角； 收回教  
 育權運動，一冊六角； 教育發稿第一集，一冊一元；  
 道爾頓制淺說，一冊二角五分； 道爾頓制概況，一  
 冊八角； 道爾頓制研究集，一冊八角； 道爾頓  
 制討論集，一冊四角； 別個作業與道爾頓制，一冊  
 一元二角； 中國教育辭典<sup>與余家菊</sup><sub>等合編</sub>一冊七元；心理  
 學初步，一冊六角； 現代心理學之趨勢，一冊七角  
 ； 心理學大意，一冊二角五分； 個性論，一冊二  
 角； 夢，一冊三角； 人生哲學，一冊一元四角；  
 新中學<sub>公民課本</sub>，三冊各二角半； 兩湖遊覽指南  
<sup>與陸費執</sup><sub>等合編</sub>一冊四角； 攝影初步一冊一元半； 習作  
 集，一冊一元半； 兩湖風景，一冊二元； 心理學  
 原理

實用教育學，一冊定價四角五分； 教育心理學概要，一冊定價四角； 心理原理實用教育學，一冊定價四角五分； 道爾頓制概要，一冊定價二角； 小學國語教學法概論，一冊定價一角； 民國十五年中國教學指南，一冊定價一元二角； 民國十四年中國教育指南，一冊定價一元五角； 中國教育建設方針，一冊定價七角； 美的西湖，一冊定價一元八角； 致青年書，一冊定價三角半。

# 中國女子教育之管見

蔣 蓀

我國婦女被踏在男子的鐵蹄之下，過了數千年悲慘陰森的生活，其最大的原因，即是女子無知識的緣故。無知識的人，也可以說是社會上的殘廢者，殘廢的人是不能做什麼事的，試問在社會上無職業的人他的經濟能夠獨立麼？經濟既不能獨立，要想生存於社會，就不能不倚賴於他人，就不能不屈服於他人之下。由此看來，無論何人，要想不依賴他人，不屈服於他人之下，必經濟能夠獨立而後可，要經濟能夠獨立，第一步必得由教育上着手，但是我國的女子教育如何，茲畧述於下：

## (一) 已往女子教育的不合理

在封建勢力之下，女子是沒有受教育機會的，那些貴

族階級的女子，因為她們有刮地皮的父親，拿錢去買許多的奴僕，來侍候她們，所以她們每日還有點功夫受教育。然而像這樣的教育，實在寥如晨星，至所受的教育，也不過培養些賢妻良母。實在是使女子服從男子，鞠躬盡瘁，為男子謀便宜的一種最善的方策，所以自幼時就陶冶她，誘導她，以「服從」為女子的第一美德，使「服從」成女子的天性。由此看來，像這樣的教育，對於女子，對於國家，非但無益，反而更增加了她奴隸的性質，所得到的，也無非是叫她們不要從男子的手掌內跳出來。

但是她們非人的生活已過够了，不願再在那悲慘陰森的生活中過活了，那如太山堅固的制度，也受了氣運的怒潮而動搖，所以她們已團結起來，要求在教育上男女共學，在職業上男女的機會均等，以及女子經濟獨立了。

## (二) 現在女子教育之弊病

自十八世紀的末葉，婦女運動就萌芽了，至今在教育上已比從前好了，你看那什麼女子小學，中學，師範，不都是給女子受教育的機會麼？但在此新潮澎湃的時代，就有一般的女子從家裏走到學校，但她們入校的意志，並非

是爲着要求自己的解放及國家的事業而來求知的，現在可分兩方面來說：

1. 資本家的女子——我們知道，婦女解放的呼聲，已發動了世界，在此新漸澎湃的時代她們就覺得不到學校裡去讀幾天書，就不算是文明，時髦，或者是想借着女學生的招牌，去社會上找好丈夫，於是就跟着潮流而順流，到學校內去了，在這上學校的期間，不用說，是不求什麼高深的學識，也無非是掛掛女學生的招牌，學學時髦罷了！每日裡耗費光陰，損失金錢，混了幾年，就給人家做姨太太少奶奶去了！，這實在是可恨也可憐。

2. 貧窮家的女子——因爲教育是拿金錢爲生，所以有許多志願遠大，天才靈敏的女子們，因受經濟壓迫的緣故，以致不得入校讀書，不能自由去發展她天賦的本能，去開拓她前途美麗的樂園，不能去修葺補綴我們的新中國，這實在是可嘆！

即是有幾個受教育的，也無非是上幾年小學，出來能謀點職業，顧顧自己的飯碗而已，那些中學，大學，那裏是給她們這些窮小子設的呢？，在名義上雖然是說什麼「

女子中學」，大學內也給女子開設，然而她們——貧窮的女子——却是例外的。她們雖然也是女子，但却沒有享受這種權利的幸福。

如此看來，國家拿出一部分的錢來設學校，就如同一個撒種者，將種撒在大石上了！我們知道，撒在盤石上的種子，是不會發芽結果實的，反而還將種子也耗費了，豈不可惜麼？

唉！像這樣的女子教育，恐怕再有一千年一萬年，婦女解放仍是等於零吧！？

啊……金錢！金錢的勢力！牠能使人升入天堂，也可使人降入地獄，牠的勢力是何等的嚴大，是何等的不公平啊！我們要一致的起來推倒牠。

### (三) 將來女子教育應走的途徑

我們已經知道，過去的女子教育是不合理的，現在的女子教育是有弊病的。那麼究竟女子教育應當怎樣呢？欲明瞭這個，就要先明白女子教育的必需。現在將其理由分列於下：

1. 個人方面——女子和男子，既然同是一個「個體方

『**趾橫目睿心**』的人，就應該個個自謀生活。誰都不應該存**依賴性**！也不應該屈服於任何人之下，無奈現在的女子竟**倚賴**男子，屈服於男子勢力之下，這不是太離奇了麼？難道說她們不是『**圓顛方趾，橫目睿心**』叫做人類的動物麼？你看那**下等動物**，那一個不是自謀生活呢？

例如那耕田拉車的牛馬，牠們賣盡了氣力，挨够了鞭打，才換來得食物而食。

又如那小小的螞蟻，牠們雖然是這樣小的動物，然而牠們尙且有獨立的性質，每日總是很忙碌的在地上找食物吃，尤其是到了秋天，因為還要儲蓄冬天的食糧，牠們總是很自由活潑的在地上爬來爬去，尋找牠們需要的東西。

如此看來，女子雖然是一個上等動物，並且是『**圓顛方趾，橫目睿心**』的人，尙且不如這小小的動物，這是何等的可恥！？

2. 國家方面——中國有四萬萬同胞，土地肥沃，物產豐富，何故現在會落到這等田地呢？自然國家衰落，有牠另外的原因，但二萬萬的女同胞們無知識，過着寄生的生活，只會消費，不會生產，這也不能不算其中之一大因吧

！今將女子不受教育與國家之關係，畧叙於下：

A. 國際上——中國的人民比凡在地球上各國之人數皆多，物產豐富，文明開化最早，然而現在竟成了世界上最弱的民族，受各帝國主義的壓迫，任他們如何的搶佔土地，剝削人民，我們也不敢做聲，這是什麼原因呢？就是因為缺乏知識的緣故，我們試拿歐美各國的人民來比較，他們國內的人民，無論男女貧富，最低限度，也要能看報張雜誌，牠們自幼對於國家的事就非常的關心，而我們中國呢？那佔人民半數的女子無知識，被關在家裏，對於國家的事毫不過問，——其實牠們就不能關心——任列強的帝國主義者怎樣的侵畧宰割，牠們是一點也不覺得的，從何談到如何抵抗的方法呢？況男子除了老的幼的，還有幾個壯年去抵抗呢？即是這幾個壯年能夠到戰場上的，而家裏又有誰來管理呢？因此我們的人數雖多，而實際上都是些不中用的廢人。所以列強之帝國主義者無論怎樣的來侵畧壓迫，我們也不敢加以反抗，因此我們的民族才落到這步田地。

B. 政治上——滿清之時，君主專制，剝削人民，弄得民不聊生，中山先生見此情形，知道非推翻滿清，國家沒



有太平之日，因此先生隨推翻清，建立民國，倡行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權，以免君主專政之弊，只可惜權利送來，而人民無知識，從何會使用呢？所以雖然給牠有權，然而牠們不會用，這些權利仍不免落到少數人（只限男子）之手，依舊是剝削生殺人民！因此到了今日的民國時代，依然是個少數人專政的國家。

C. 經濟上——女子是祇會消費不會生產的，在名義上雖然是有四萬萬人，而實際呢？已有二萬萬的女子不能生產了！牠們是賴着男子而生的，因此每一個男子都要担兩個人的生活責任，況男子當中還有老的及幼兒們不會生產呢？所以我們的人民到了今日，仍是個民不聊生。

以上數點便是女子不受教育之弊端，所以女子爲着自我的人格及國家的存亡起見，要趕快起來受教育，有了知識，那實際，政治，經濟等等都可以消滅而不成問題了！但是前面已經說過，過去的女子教育是不合理的，現在的教育是有弊端的，那麼女子教育究竟應當怎樣呢？現在將我自己的一點微意畧述於下：

男子女子同是組成社會的一份子，那麼在社會上的地

位是應當平等的，在教育上也是不可諱言的，男子能受教育，女子也同樣的能受教育，有人說，女子始終不如男子，就拿已往的事實來說，中學畢業的男女生相比，結果女子總不如男子的程度，又說什麼這是生理及心理上的關係，使女子的學識體格落男子後的，我覺得這話似乎不應當這樣說。要知道男女生下來天賦的本能是一樣的，所謂好壞者，實在是後天行成的，假若自幼稚園一直同校至大學，如此恐怕不一定就會落男子後吧！或者反會超越男子，也未可知。

那麼我們按公理來說，教育是必須給女子開放的，尤其是鄉村教育應當多設，使個個都能得到基本教育的知識，進一步應當實行男女同學。近今之教育家常說，自幼稚園，小學，大學可以實行男女同校，唯中等學校不可，因為在中等學校的學生，是心理及智力正發達的時期，一旦男女同校，會鬧出什麼戀愛，及一切不堪的事情來，因此中等學校的學生是不可同校的，這樣說法我又覺得似乎有些不盡情理，戀愛本是男女間很自然的一種現象，我們不能說使他們不同校，就可以制裁他們。此外我們知道，中

等學生是心理及智力正發達的時期，在求學的時期中要算是佔極重要的階段了，一旦在此分校，使她們受兩樣不均等的教育，更減少了他們競爭的心理，這在學業的進步上，自然是很有防碍的，雙方學識之不等，不免要產生出來。現在且將男女同學的利益，畧述於下：

促進雙方的競爭——競爭為生物界普通的現象，人類也是生物之一，自然是不能例外，一切之好壞，皆由比較而來，知識之好壞，也是同樣，一個人坐在家裏讀書，他會感到無味的煩惱與疲乏，知識的進步，是很慢的，這就是因為缺乏比較的緣故，一旦入了學校，有許多的同學在一起，到了一個月，或一學期的時候，要實行考試，因此就燃了他們的好勝心，互相努力競爭，都希望得到優等，誰都不願意對着滿堂人給先生一問而不知，尤其在異性面前，此種心理更勝，因此他們會撇下一切無聊的閒事，專心在功課上，如此雙方競爭，才能有迅速的進步。

減少雙方不良的行為——人們的好奇心，皆由少見而來，因此才發生了多怪的現象，男女的好奇心，也是如此，街上走過兩個女子，後邊就會有幾個男子，前追後隨的

跟着，歪頭獻媚，扭頭斜眼，或者說幾句不相干的閒話，以及一切難堪的態度，這都是因為他們當中，沒有常見及談話的機會，因此雙方都覺得對方有不可思議的神秘，如果實行男女同校，他們見面及談話的機會，自然很多，雙方神秘不可思議的好奇心，自然會彼此了解，那種種難堪的態度，也不會多見了，雙方的人格，自然會互相尊敬起來。

那麼男女同學，既有這麼大的好處，我們對於牠應有深刻的了解，近世的教育家，更應該特別的注意。

總之：教育是應當普及的，無論男女貧富，都應當有受平等教育的機會，我們要一致的實行男女同校，這樣才可以除去男女間一切不良的行爲，及無聊的閒事，才能使他們專心在學業上求真正的知識。如此女子和男子才能得到相等的學識，這樣社會上才不會沒有女子的地位，（而且還是社會上一個必需的人）經濟也自然可以獨立了，到那個時候，女子決不會被踏在男子的鐵蹄之下，去過那非人的悲慘陰森的生活，而對於國家，社會，才會有好的貢獻，國家便可以革新，社會才可以進步，這樣獲得來的，才算是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解放，此種教育才算是有意義的教育。

# 由新式女子說到放胸

雪 跡

真奇怪！現代所謂一般新式的女子，日日喊着解放幾乎把她們的嘴唇都磨透了，噪子都累啞了，耳鼓都被她的呼聲震破了，到處都是喊的婦女解放的口號呀！婦女的幸福是不可限定的 婦女解放盛行於全世界了。

唔！現代一般新式的婦女們！你們不要自傲了，你們不要再那樣的拚死命的喊解放了，請先由你們的本身解放起吧，自己的身體得到完全的自由，不受種種的束縛，而後再去求其他的解放吧！

哦！女同胞們！現代一般新式的女同胞們！尤其是女師的女同胞們！你們醒醒吧！不要再做迷夢了！請你們快快覺悟吧！你們天天喊着解放的口號，試問你們是真正的求解放嗎？你們是真心的求解放嗎？不是的，你們求解放

的假面具，早已被那尖銳的目光射進去了，被那炎熱的太陽晒的漆黑漆黑了，難道你們還覺察不出來嗎？

從今日起請你們不要再喊着解放的口號了，改為束縛的口號吧！因為束縛是你們自求的，是你們假面具內面所包的真面目，同時也可以觀察你們過去所作出的事實，恰好配合束縛的口號，因此我不客氣的說你們不如喊着束縛的口號。

哼！你們實在沒有認清解放的意義你們懂得什麼叫做解放嗎？試問解放二字是表示什麼意義的？難道把胸部束的緊緊的，臉上弄的白白的，穿上那時髦極不衛生的衣服，把自己頭上長的自自然然的黑髮，而去把牠盪的捲捲的，就這樣的動作，是你們所謂求解放嗎？老實的告訴你們罷；你們最使我不滿意的，就是你們天天去實行的裝飾二字了，你們是求學的，是求解放的，為什麼要拿黃金似的光陰，及經濟，完全放在裝飾的身上呢？整日是講究裝飾的，研究裝飾的，甚至於連上課的課本都不買，餘下的錢去買那些粉油……的裝飾品，那最寶貴的光陰去消費在擦油模粉做背心的身上，求學唯一的目的是在聽講，但

是呢，每每先生上堂時，先生講他的書，你們寫你們的情書，簡直可以說學生與先生，沒有絲毫的關係了，因為寫情書的忙碌，連筆記都沒功夫抄了，臨到月考或期考時，好了，你們就着急了，開夜車，把別人的筆記本偷去，所以每逢考書的時候，總是有丟筆記本和課本的現像。哎！還是女子師範的學生，哼！將來要做兒童的模範，叫兒童和你們學成小賊，愛裝飾，不用功，呸！這就是你們所求的解放嗎？

唔！我真不明白你們為什麼要犧牲一切而那麼愛裝飾呢？究竟你們的目的是在……？！我是不得而知，不過我也聽得別人在鄙視你們聲中說，能夠為某某男子而犧牲一切，這就所謂情人，愛人，唉！我聽到此消息，簡直悲痛到了極點，哦！中國女子既然弄到如此地步，還有什麼救藥呢！把整個求學的光陰去拋在獸性的男子身上，怎能不令我悲痛呢？唉！我只想……當你們的影在我眼前閃耀時，我恨不得把你們的筋抽去，給狗吃了，就這也難平去我對於你們的憤恨。

唉！我太有點不客氣了，為什麼要這樣的不滿意你們

呢？假設你們少微明白一點中國所處的地位，尤其是我們女子所處的地位，我敢斷定的說你們也不去作那有損無益的無價值的矛盾的事情，向那黑暗的道路走，向那窄狹污臭的道路上走，向壓迫的道路上走，諸位！你們仔細觀察觀察你們過去所作的痕跡，是否和現在的事實合理？是否有意義？是否有價值，只要你們能夠明白，能夠覺悟，自然你們就不怪我說話太無情不客氣了，諸位！請你們各個都去用你們靈敏的腦髓想想吧！假設在陽光四射時你們沒有閒暇的功夫細想，那麼我只好請你們等到太陽歸宿，你們有了充分的時間，及夜深人靜之際，細細的去回想吧！

在過去的婦女們，是受着重層的壓迫，個人是完全的得不到絲毫的自由，連自己的思想，言語，精神等，都受他人極大的束縛，可以說她們只能做一個下等的努力者，至於別的一切也不成爲他們所需求的了。

因此過去的女子是受着這樣的壓迫，女子所處的地位是這樣的低下，還爲大人所輕視，但是呢，我們是幸中之幸了，現在竟然能得到求學的機會，那我們就應該努力的求知識，然後才能得到完全的自由，才能去替一般被壓迫



女子求解放，才能和男子立到水平線上，諸位！努力吧！這才不辜負我們現在所得到求學的機會呢。

諸位！你們聽見背後的哭聲嗎？她們的眼都哭腫了，但是她們還掙着如線似的眼望着我們，掙着十二分希望的眼祝我們的成功，諸位！你們看了她們是起何種感想？是慚愧呢？或是自傲呢？

現在她們是失望了，她們不但是受一種失望的痛苦，反而又受另種不堪言的痛苦，我想她們絕對料不到她們竟走到此種地步！就我們也是意料不到的，諸位！請你們想想吧！她們所受的是何種痛苦？那種痛苦是自何方而來的呢？

哦！諸位！你們想起來了沒有？好啦；不用你們想了叫我告訴你們吧，她們的這種痛苦，還是現在所謂替她們求解放的女子、有知識的女子愛裝飾的女子，愛束細腰的女子，愛……的女子，賞給她們的。

唉！最使我痛心的就是女子的裝飾，她們裝飾的結果是某某男子看上了她，於是就發生什麼戀愛，戀愛的結果還不是結婚，這才達到她裝飾的目的。就現在的男子說；

總有十個男子，九個是家裡受着舊禮教的薰陶，給他娶個舊式的，無知識的、不會交際的，不愛裝飾的，不會用媚眼勾留丈夫的歡心的女子，因此他竟得到有知識的，又很會裝飾美而出色的，又會說幾句時髦話，更會在男子面前喊幾聲愛……！在男子方面當然是熱心愛她了，願意她做他的妻，不願與他婚過的她做妻子啦，於是就給他家寫信要求和前已婚過的女子解除婚約。

哎喲！她是沒受過教育的，現被社會所輕視，她只覺是她的恥辱，腦裡充滿了禮教的膩湯，所以她感覺到她沒有在世上所生存的必要，於是自殺，這樣慘的事實不在少數。

說到這裡，我們可以說我們求解放的假面具真露出來了，我們更不應該喊着替被壓迫子女的求解放，哎喲！我們是替她們求解放，怎麼她們為我們受了被遺棄的處境呢？這可以証出我們的口號是很矛盾的了。

不知怎的現在還有多數子女的很熱烈的喊着『我們將來是為國家所犧牲，為社會所服務，為人民謀利益，』等等的口號，我聽到此口號後，起了不少的感想。

我們要知道，喊那些口號並不是憑空可以作得到的，要具備有充分的條件才能做得到的，第一是要有強健的體格，高尚的精神，這就可以說要想國家強盛，必具有強健的體格，精密的思想，由此可以說一切裝飾都不需要，而主要的就是我們鍛鍊身體，身體好與否，與我們的國家興亡有很大的關係，如那國很強盛，他國的國民不用說體格是很完全的，而回看中國的國民是否體格是完全的。

原來我們中國的國民，體格都成懦弱不堪了，和他國相比，差的很遠很遠的了，看起這樣我們應該提倡身體的發達，但是最使人可嘆的就是所謂新式的女子，她們不但是不鍛鍊身體，反而給身體一種束縛，不讓體格得到充分的發育，即是束胸了。她們束胸的目的，不過是爲個『楊柳細腰』的一個名詞，並不知對於她本人是有多大的害處，對於國家是有多大的損失，現在我可以『言歸正傳』的說了，可以正式的說束胸的害處及辦法。

束胸的害處；我們要知道束胸是極不好的一種現象，牠對於她本人，對於將來的兒童，及國家是有百害而無一益的，不但是對於此三條無益，對於宇宙間的一切無一不

是有害的，諸位！你們也可以設想而知了，不過關於上面的三條不得不來毫費一點光陰，因為牠關係我們是很緊要的。

束胸對於她本人的害；試想一個完全的體格，給牠一種很緊很緊的束縛，當然牠不會達到發育的目的，而內部的肺臟，因外面的壓力，不能盡其力伸展，這就影響於呼吸，內部的肺臟得不到充分的養氣，漸漸地肺臟就發生毛病了，因肺臟之一部得不到養氣，所以牠就漸漸地腐爛，這就是所謂肺病。假設得了肺病就有生命的危險，即至她的肺病得到全愈，但身體是受了很大的影響，身體是得不到很康健的，試想她沒有健全的身體，能不能有了完全的精神？精密的思想？

我常聽別人談沒有健全的身體，絕對不會有了完全的思想，她既沒有好的身體，好的思想貢獻於國家，當然這國內不許她存在，不給她立足的地位。此為束胸對於她本人的害。

束胸對於兒童的害；如果她的體格不完全，她產生的兒童的身體也是不能完全的，（因遺傳的關係）既是幼兒時

期身體時常害病，將來是不會結好果的，有的因體弱終于亡命，有的因體弱沒有健全的精神，把學業失去了，至成年時期，不能受勞苦，而沒有一點知識，和常識，當然他也不能找到存身的餘地，這是免不了的被社會的輕視，「不下一點力，不識一個字，那裏有這麼容易吃的饅頭，」這是別人少不了的話，唉！他聽到這樣的話能會好受了嗎？有志者即怨母親幾句而去自殺，無志者就忍社會的輕視，留戀在社會上。

還有很多的幼兒出世後，往往做母親的沒乳給他吃，有家富的可以雇奶媽，雖着吃別人的乳，當時餓不死，總是對於幼兒是有害的，因他自己的母的乳汁是合他幼兒發育的，所以幼兒吃他母親的乳，易于發育，因此幼兒不常害病的。如果是雇奶媽，她的乳是不合乎這個幼兒的適意，有的是她乳內有病，這幼兒吃了是有很大的危險，又因奶媽是沒受過教育的，是野蠻的，不懂兒童心理，兒童跟着她是受很大的痛苦，甚至於改變得和奶媽的性情相同，這對於某兒將來的成就是有極大的危險。如家境雇不起奶媽，自己再沒乳供養幼兒，那只有瞪着眼讓他餓死，如照

這樣太不配做幼兒的母親了。發現這種的現象即是現在，如果不給束胸女子一種限制，恐怕束胸是一日盛一日，如全中國的女子都走到束胸盛行的時代，恐怕連一個有乳汁的也沒有了，那兒童只有死是他們的出路了。

束胸對於國家的害；如果某國的國民沒有健全的身體，那麼這國永得不到興盛的，如某國不能興盛，將必走到衰亡的地步，這我可以斷言的。尤其是我們中國，惹各國的注意，想吞併我們，我們中國現在好比是一個又大又肥又鮮又美又甜的大白桃，所以牠們都想着怎樣來奪取這個大桃。如中國人不把他收藏好，那麼這個白桃說不定要被那一國吃了的。所以中國所處的地位是很危險的，換句話說如果中國不能振作，那就有亡國之險，我們要知道中國國民的體弱的現象一時是不會得到很健全的，如果沒有強健的體格是不能振作的，看起這樣中國的前途真危險到萬分。

中國能够強盛與否！只有在現在一般婦女身上所負擔的了，如果現代的婦女的身體很健全，不用說將來的國民能够很健全的，既然將來的國民體格完全，當然精神，思

想都很完全的了，那麼我們還怕什麼？只有興盛沒有衰亡之理了。唉！看看現在的婦女們是不是往國家興盛的道路走，是不是她們的體格很健全的，唉！她們的體格不但是不健全，反而叫身體受一種束縛，得意的使身體輕弱，認為這種觀念是很滿意的，因為有承認這種輕弱的身體細細的腰兒，是美的現像，故把自己龐大的胸部緊緊的束着，為的得一個『美』的特號。試想想中國的地位危險不危險？如她們都去求『美』的特號，都去把胸部束的緊而特緊的，我可以斷定的說在這近百年以內，就外國不來吞併我們中國，我們中國的人民也都是在這百年內自會滅亡，再過百年以後；恐怕連一個中國人也見不到了。哦！你們一定要說我太有點過分了，諸位！你們想想，如果就現在起婦女們都去愛美而去束胸，要知道女子的競爭心很大，如果都把胸部束起來，到那時都競爭着誰的緊，誰腰細吧！假設就這樣的下去，請看婦女們能得到完全的體格嗎？她們得不到健全的體格，如果這樣怕的連乳都沒有供養將來的國民，什麼不完全的國民也難保持他們的不完全的身體了，即把他們餓死。如果下般的國民不成，試問中國

的人口還能夠增加嗎？既是不能增加，即剩下一歲至八十歲的人民，只有減少不能增加，就按一歲的說，他也不能活上一百年，即在這一百年內一歲的也都是死亡完的，何況是那八十歲的呢？如果這一歲的兒童將來還是束胸，那麼恐怕他們就活不到五十歲吧！這樣看來我們的中國就不上一百年就可以自滅。

由上面可知束胸有大害於本身，大害於國民，大害於國家，唉！可見束胸比什麼都要利害哩！

解放束胸的辦法；我們既知道束胸是害於一切的，既知束胸是不必要的，那麼我們應該竭力的去打破束胸的觀念！唉！現在去打破那種觀念是很難的，牠們不覺悟，要去打破這種觀念是屬于不可能的事實了，例如去年在七月間，此校提倡放胸，每早起，上早操的時候，學生會裏面的監察員去察；誰知同學們也有很妙的方法抵制她，即是同學們在上早操的時候不束胸，至下操時，各個都去束上了，就這樣的不知繼續有沒有一個月，我也記不清了，監察員也不管了，於是束胸又漸漸的盛了。

但是我們既知牠是有害，不得不去往有益的路上走，



我們既是求益就不怕受挫折，常言之『失敗是成功之母』。說起提倡放胸 我是贊成的而特贊成了，校約同學們太有點少見多怪的了，唉！因為我的思想和他們的思想不統一，受了不少的譏笑，不少的諷刺，唉！我受的譏笑，諷刺是够而特够了，唉！她個人不覺悟反而去譏笑別人未免太有點……！

但是既知胸須必要了，況切我們是女子師範的學生，將來做兒童的模範，兒童的領導者。現在必須練習有改創的精神，將來才配做兒童的模範者，領導者。

所以現在她們還是束胸，不去改創一個新的觀念，我們要去促進她，使她能够有改創的精神，但由過去的事實可以証出她們沒有改創的精，那我們應該用強制的手段，使她們能夠改創新的精神是用什麼強制的方法呢？只好由我個人的見解列如下案：

1. 學校要嚴厲的懲罰不放胸的學生。

2. 由各班舉出監察員，監察員要力於負責，不用客氣。

3. 再由學生自治會內舉出特別監察員，如發現那一

班的學生還是穿着背心，而他班的監察員不去自治會報告，那麼特別監察員即提到學生自治會討論方法重懲罰他班監察員。

4. 任何教職員，看見任何學生穿着背心，即令她立刻脫去，然後再開校務會議設法懲罰特別監察員。

5. 如學生不聽監察員之命令，監察員即去報告特別監察員，由特別監察員再另報告校長，再令校長令其退學。

6. 由各班監察員，監督各班尋找背心，找出者監察員即拿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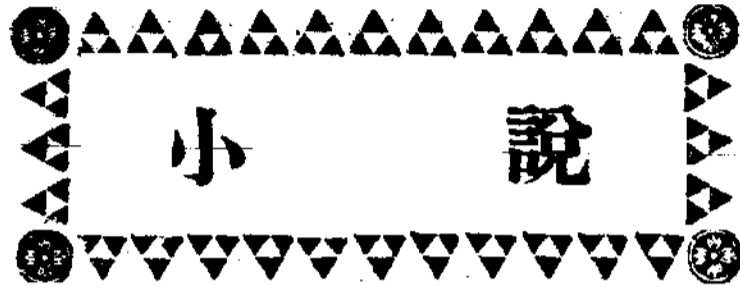
7. 如第一次見她穿，即讓她當面脫去，第二次再被監察員察出，就令其退學。

8. 如同學見誰穿了直接去報告監察員，再報告特別監察員。

9. 請女教員先提倡，做學生的模範，領導。

10. 如女教員不放胸當由校務會議想辦法。

11. 請先生們設法使她們覺悟。



小 說

菲 萍  
S C

『無論如何你要去的呀！』倩娜祈求着說。

『我的神經麻木得很！去……不…但不能給你幫忙。而且不會安慰你的，倩娜！』菲萍說罷回她一個苦笑。

『只要你去我便得到安慰了。』倩娜將嫩白的手腕搭在菲萍的肩上，玫瑰般的面色變得蒼白，屋內靜默幾分鐘，接着一陣陣的嗚咽聲從被內扒了出來。

『倩娜還是回去吧！預備一下，還少些什麼東西！』

『還少什麼東西；只少一把刀……』

『怎麼你要說出這樣的話？你不是說過：『人生的波折

愈多愈好嗎？」爲吓先就自己退縮了呢？你往日的勇氣那裡去了？！』

『往日的勇氣那裏去了！連我自己也回答不出來！昨天上午我仍是這樣想，「寧願保存自由而死，不願失却自由而生」，你知道嗎？下午回家媽媽見到了我，哭的死去活來，並且說……』

『她說些什麼？』菲萍追問一句。

『她說，她的一生快樂憂苦全寄托在我們姊妹二人身上，她的生存爲的我們二人，姊姊出嫁了在婆家能安安靜靜的生活使她很快樂，她的生命如像活了一半，她這一半的生命，權柄操縱在我的手裏，若是我讓她成一個人活在世上，叫我順從她，若使我不聽她的指揮，就是最殘暴的屠宰者，不但摧殘了她的生命並連帶的使我的姊姊所給她的幸福也被我一個人毀去了！菲萍！母親把我簡直當做一個惡者，毀滅她的生命者！』

『伯母的意志你不能照行，就算是毀壞她生命的人？難道說你的人格，你的自由，你的生命，伯母要強制的剝奪去就不是暴虐者嗎？』菲萍這樣說。

『個人自由的確誰也不能干涉或剝奪，但是啊！母親的愛似陽光般在我的眼睛的周圍閃耀，遮着我的眼睛，使我的腦海中永存着牠的印象，在你想以什麼樣的力量來驅趕或掃洗，總不能去得乾淨，尤其是你在徬徨不決的時候，牠更顯賣牠的本能，這樣的腦海戰爭，使我捲入矛盾的漩渦中；菲萍！最使我難過的就是在漩渦中旋轉以後。結果使我失去了自己，跪在母愛的足下，求牠的憐惜，同時我不能否認世間母愛的偉大！』

菲萍緊緊的握着兩個冰冷的拳頭，兩個黑而明的靈活的眼睛，好像釘在一塊木片上似的，望着是一件東西出神，但仍竭力鎮靜的說：

『早知你是如此的人，不該說那話來打擾你！好了！現在你認為可做的便做去好了！不要傷心！傷心苦惱會搖動你認為的偉大的母愛，到那時你不又痛苦些嗎？願你做孝順的女兒！更祝你將來幸福！』

天快黑的時候，倩娜家裡遣人接她回家。



菲萍在屋子內踱來踱去！連着打了幾個呵欠，這顯然

是幾夜失眠所致，她水晶般的眼睛，現在已有些枯滯了！平日倩娜來她家玩，倆人弄琴唱歌，或為小事辯論，在她倆的中間充滿了無限的樂趣，那掛在壁上的簫，那坐在窗前面的鋼琴，站在桌上的書，都是安慰她唯一的伴侶，窗外的梧桐照例是和着風聲，唱些悅耳的歌曲，想博得女主人的樂趣。菲萍震動她靈妙的歌喉，倩娜用她輕巧的手指移奏着鋼琴，歌聲琴聲自然的樹葉碰擊聲，和成一種宇宙的複音來，她倆沉醉在這種快樂的聲中，如今！如今！倩娜沒有同她來，只有她一人孤獨的在屋內發出一陣陣低微的嘆息聲來，屋內的一切她沒有覺到。

女僕張媽慢慢的走進來，屋內沒有一個人影，她以為去花園散步，當她欲出去的時候，見牀前擺有一對潔白的高跟鞋，才知道她的小姐——菲萍一是睡了，想去叫醒她，問她吃些什麼？但又恐驚動了她，仍慢慢的步出來。

菲萍一覺醒來，見強烈的電燈，越發使她煩燥，叫張媽把電燈門關起來，張媽趁此機會問她吃飯不吃，她僅搖了搖頭。

菲萍自己抑止不住內心洶湧澎湃的思潮——因此她端

方敢求過去的事蹟。

清瘦的月夜，我們互倚着學校的教室的樓欄杆，欣賞幽美的景色，暢談人生之曲，曾興奮得嘻笑，曾痛哭的流淚，這些歷程中 我們更深邃的互相了解，互相融合在鄱陽湖畔，乘着小舟滲滲的流水中，蘆葦的深叢裏，我們拿着簫和笛 吹出互相交結的心聲，這種心聲震澈水面引起水滲滲的共鳴那時的境地，是神秘的，幽靜的，調和的……我區別不出是人間抑是天上。我的心靈充滿了快樂，充滿了愛！我覺得只有愛才能充實人生；只有愛才能從心底流露出真誠的快愉的甜汁，只有愛才能促進人類事業的完成，只有一顆明晶晶的愛珠，才能打破這黑沉沉的宇宙。當我見岸上的行人，忙碌的奔走着，只覺得他們很無聊！他們的身心污濁得很，灰塵佈滿的人寰中，一顆顆美麗的愛種子，在他們的心田內播下一顆沒有？——我不知道，我只曉得，我是一個天之驕子，誰也沒有我幸福。

菲萍的心情太紊亂了，苦悶死死的纏繞着她，睡神不

能引她到夢中的樂園。夜的黑暗給她無限的煩惱，惟有回憶，然愈回憶愈使她悲哀，時默時思，時喜時憤，時怒時怨，使她被圍於萬種思潮中，她竭力捫開些無味的思潮，結果無效但是她最後又被理智救了出來。我當創造，我應努力：我的年歲不大，世間的一切至高至賢者不純是環境給與的，更不是什麼上帝所賜與的，是自己給自己的，自己改革自己，自己創造自己。這時的興奮給了她偉大的力量，這力量支使着她，她的心情清爽了，她着鞋開電門持筆坐在窗前的棹邊寫將起來：

——誰說愛能充實人生呀？

我要和他駁辯！

宇宙呀！宇宙！

到處都張着迷人之網！

我如今要擺脫這網，

但是缺少助手！

呵！不要助手？！

心靈的活泉呀！

正在湧流，



呵！湧流！

湧流便是助手。

牠能使你滿足你所欲求。

我要讓內心深處的湧流傾出，

讓牠充滿宇宙。

菲萍寫完了，似從萬馬軍營衝陣凱旋暢快舒適，將這張紙疊成四折，裝在衣袋內，輕輕的噓了一口氣。窗外的風和楊柳的擺動，仍不休息，她伸一下手臂，走到琴邊彈奏起來，人面桃花一曲，她放開如雲雀般的嗓子唱着，唱到「人面不知何處去？」一句，似乎有一件事湧上她的心頭，她不能再彈下去終於停止了，斜倚牀杆落淚，不時睜開眼看，所見到的僅是屋內的一切，她想念的人見不到，她盼來的人不能來，但她要睜開眼看似乎是來了，數次的看望只有失望去安慰她。



倩娜見她媽媽的臉更消瘦得可憐了，呵！這完全是我的罪過。她心裏發生一種巨痛，她媽媽拿一件粉紅印度綢夾衫，叫她試穿。

反正是做成了，大小沒有關係！「媽媽休息一會吧！」  
「穿穿試試看，若合適還有十幾件比着這個做呢？」  
說着拿起衣服自己動手給她穿，倩娜敵不過慈母的溫和的  
愛，只得穿上了。

「站起來叫我看看！唔！合適得很！多好看，其餘的  
衣服都照這樣做好了！」

倩娜目送媽媽出去只有一滴晶瑩的淚珠感謝她的母親。  
○堂屋的煤油燈光線送進她的屋內，她呆呆的望着一道一  
道的光線幻想着無邊無涯的奇離的怪事：假若我如今死去  
了，家庭的空氣變成什麼樣子呀！呵！不！死是怯弱者的表  
示，我應當逃出，但是我逃到何處去呢？一個未從中等學  
校畢業的女子。親戚家裡能落脚嗎？社會的輿論呀，我實  
在擔當不起？倩娜見她俏麗的影子在牆上搖動着，她咒咀  
她在學校許多同學一男女都有一向她求愛的時候不應當  
一一拒絕，密斯馬不是和我家庭一樣嗎？她如今過着美滿  
生活。假若當時不是幾個朋友營救！不知現在落到何種境  
地？……菲萍的確是我崇欽的女友，她爲着割造她的藝  
術，竟能離開她山水清秀的家鄉。跑到這黃沙觸目的K地

來。我每聽她叙說離開她的慈母時候的離情，我幾欲掉下淚來。但她神色泰然眼中含着微笑。叙述她母親的故事。

——『菲萍我的好孩子，從十四歲那年起，就離開了我。我去外省求學，我日夜的發愁，恐你自幼在外設若有點差錯，我一身便無寄托了；可是你一封一封的信寄回家。總是說你在外如何快樂？如何的安適！我雖不敢全信，但我不敢不信，這樣的時喜時憂。這裡的學校比K城要好得多了。你爲什麼又跑到K城去呢？好容易等你三年，這次不要再回K地去吧！在這裡上學不一樣嗎？』

媽媽！就是爲着我的身上負有重大的担子，跑到K地去。因爲那裡熱人多，而且有同你愛我一樣的女友。媽媽我在那裡非常快樂。

幾次媽媽聽了這樣的話後，便默然無語。沒有別的方法，只有叫張媽伴我來K地住在姨母家裡。

『呵！你三歲的時候。你爸爸便捨我而去！假若不是這移不動的家產，我可以隨你遍走南北。好孩子，我只有你一個記着。……』媽媽回說。

門簾開了，李太太給倩娜端了一碗蓮子湯走進來。倩

娜的回想被她打斷了。

倩娜你沒有睡嗎？剛才我叫老媽子給我做的蓮子湯你也喝點吧！

~~我不想喝！媽媽你喝吧！我才睡醒。~~



李繼如在馬車內，默默的想着，路上的一切他沒有注意到；遺德光去了半天不知席面包好沒有？又記掛着女兒不知回來沒有；車到門口下車一進門便看見德光坐在門房內便問一聲「席面包好沒有？」

「包好了！每桌二十四元」

唔！繼如這才安了心邁步向裡走，往堂屋裡去。他聽見倩娜屋內有人說話，便順路去倩娜屋內去了。倩娜同她母親見她父親進來，二人都佔起來，倩娜連忙倒杯茶給他。繼如畧停一會喝口茶，看了倩娜一下。

~~喂！倩娜你怎麼這樣憂鬱？還是爲你的婚姻問題嗎？~~  
我看你還是多想一想吧，你的年紀小，總沒有我們老人家經驗多，再者說你們的父母能把你送到不好的地方去嗎？我想世界上的做父母者除了是殘忍者外恐怕沒有一個不願

他們的女兒走向好的路上去。我給你定下的這門親事，不知酌量多少次：這樣好的婆家最不容易尋找了。儼耀那樣漂亮的男子，他現在雖是中學才畢業，可是將來的造就是不可限量的。而且他家中只他母子兩人，家內有的是錢你去了應是多麼的安靜呀！人生在世還不是爲的吃爲的穿爲的名譽麼，這三件你都具備了。便算是享盡人生幸福了。

倩娜只是鬱鬱不樂。欲回答爸爸但是說不出來。她心裡這樣想：

——菲萍真是享盡人生的幸福：她有她個人的自由，她有慈母的愛憐………。她還有千古不滅的藝術………。

倩娜你總是這個樣子，會使我們愁苦的，我知你太信仰這句話了：「沒有愛情的結合是罪惡的。」可是現在有一般女子名義上是愛情的結合，試問他們究竟相識了多少天，便互相承認愛到極點，其實恐怕連愛的路口都沒有走到。這樣算得愛的結合嗎？我們何必學那些表皮的時髦呢？

繼如已是四十多歲的人了。他爲着他的妻子，爲着他的二個女兒，他終於在政界過着混濁的生活，但他却感不到一些兒倦意；他把二個女兒送到人家後計算着到五十歲

的時候，便可坐在家中享福了，從來沒有生過氣，他愛倩娜些，所以對倩娜說是非常溫和。尤其是此時。

倩娜有一種無名的悲哀，在她的全身的血管內散佈着，仍是一句話回答不出來。

倩娜的媽媽望望時計已是三點鐘了，對倩娜的爸爸說：「我們走吧！讓倩娜休息一會兒！」



時光是那樣的不留人，一忽兒的工夫，可就天明了，倩娜的媽媽在天未明的時候，就在開衣櫃，倩娜一夜沒有睡覺，聽見她媽媽又開始忙碌了，便輕悄悄的走出來。

「媽媽！菲萍那裡應該請一下！」

「唔！趙姑娘那裡我到忘記了，停一會再去一下好了。」

「你是現在吃飯呢？還是停一會？」

「不！媽媽我肚內仍是飽飽的。」

時計轉到上午十二點了，倩娜在屋內等的非常着急出她意料之外，素不失信的女友，會在她于歸的時日給她這種打擊？「呵！菲萍你不是說過這樣的話嗎？」倩娜，

藝術是我的生命的活泉，沒有了你，我便沒有閒心創造藝術。」

「如今都爲何這樣的難得駕臨呢？倩娜忽的驚怕起來，一定是她病了，她從我家走時，臉色很不好，我去看菲萍怎樣。」

程嫂端進來一盆洗臉水請小姐洗臉。停一會那方的馬車便該來了。

倩娜的媽媽手裡拿着花，紗，衣服，走進來說：「快點裝飾吧！倩娜哭起來了，她的媽媽用手拍着他柔聲的說：「十七八歲啦！還這樣小孩子氣，快些不要哭罷，許多的客要笑你了。」倩娜不理她，心裡似被貓抓了一樣的難過。

門外的洋鼓洋號吹打得喧天動地，倩娜的靈魂從來沒有受過這樣的打擾，內心的肝腸似要傾出一般，她的一切動作彷彿失去主力一樣任人裝飾。

馬車在路上走時，坐在新娘對面的賓相，目不轉睛的注意着，使她非常驚異，在家時於百忙中去看新娘，只覺得不錯，此時細細的看去這一幅難描難思的臉。瓜子形嗎

下端太尖了不很像，秋月來比似乎太圓一點兒，兩顆亮晶晶水盈盈的眼珠兒，發出一道一道的智慧光來，兩道春山似的眉橫在眼上邊，略灣處顯出秀麗瀟灑的風味，鼻子那樣的矗立在中間，襯出她莊嚴肅然的神情，烏黑的散髮，在額際自由的飄動。

身體看去像很微弱，但在微弱的態度露出健強的精神，她少女的心該被撥動了，各人想着各人的事情神色默然。

街道中熱鬧異常！兒童的喝彩聲，不斷向新婦耳中送去，車到了門口，來往的路人及左右隣舍的人們站滿了街心，人聲的噪雜，簡直使人頭目昏眩。倩娜已被吵的神志不清，走入新房內坐在軟椅上。剛坐下一會鼓樂又響起來，又請倩娜出來佔在院中棹旁，倩娜看院內滿是大紅，淺紅，金色耀目的帳子，她想着這就是宣佈人生的死刑，亦是……。什麼主婚人呀！介紹人……。像木棍一樣的立一個紅氍子的長方形的桌周圍，倩娜機械的鞠躬呀！蓋手巾呀做着。

「禮成」一個個的人蜂擁的向新夫婦房內去。



拉紗拉紗……人們又風擠雲湧的進來。令新男替新婦去下了花和紗，男客們才拍着新男的肩膀說：『：喂！驕耀我們的責任算全盡了吧！』於是女客們便又湧進來了，有的扯起新娘的手說：

『呵！多柔軟呀！』又望望身子，『多窈窕呵！多美麗，怪不得名子叫倩娜呢？』

倩娜一味的不動，任他們怎樣鬧似乎與他無關，心中僅幻着菲萍的影子，及十九歲少年美麗的驕耀的影子。

✻      ✻      ✻      ✻

菲萍得到倩娜的請帖時，游疑不決，去呢？不去呢？最後想不去的好，拉筆和倩娜寫信，

『倩娜！——

『我答應你明天來，可是我竟沒有去，這是你我相識三年來第一次的爽約。你當原諒我有不得已的苦衷明晨起身後五點鐘我要搭隴海車回家了，所以不能赴你的宴席。恭賀你們新夫婦。

『我對你的人格，智慧，意志——我十分的誠懇的相信你，欽佩你，回憶。我倆在一塊時，月夜的暢談，課餘

的遊玩。在你的身邊我曾取得了不少的愉快的種子，這些種子在我的心田內繁殖着，如今仍是如此，我相信在我的生命史上，有這樣一頁的幽美的趣事。我愁苦的時候不防展開這頁子重溫往事，這樣足以安慰我，這也是我感謝你的。

『我回家不久住在家，如果母親允許我到鄉下去，我就住在我家的佃戶家裏，觀觀自然的面目，認認自然的內心，這樣的願望不是現在才發生的，早就有了，但總沒有機會。我同你在一塊不是常贊頌自然·羨慕自然，這也許你覺察到，那牧羊草場的兒童那耕種田野的農人，紡紗家中的婦女們他們會給我一幅純而真誠的面色，安慰我盪漾的心情。

『大自然懷抱裡的我，該會於此中得些靈妙的玄感吧！情娜是不是呢？

『情娜你該知道我是為何的不願離開你去呀但是當選時理智會告訴我，人世的情愛都是些清晨的露珠，當太陽出來的時候牠會消滅的，我深知道在這裡是不能久住了，我的心不能安定。這是陷害我前程的惟一障礙，因此我便

決定走了。倩娜別了無論天涯海角，你記着只要菲萍不死，她是時時刻刻的惦念着你的？

「時鐘四點半了，我要收拾行李，到家後再給你信祝你倆

幸福！

你的友

菲萍急草 ×月×日」

菲萍寫完了信望着沉寂的天空出神，啊！蒼天！我不料倩娜那樣果毅的女子，到此時會這樣的軟弱起來，可憐她一幅靈智的心兒，會被人母人妻……剝奪去，埋沒了，我想着我倆共同的研究共同的創造，或許有無限的發展，我得到不少的幫助。但是事實上不是如此，我的理想被打斷，我的同伴被搶去，我現在只有孤單的一人，又何必在此遍處觸我傷痕的K地，我要到自然中去醫治我的創傷  
「……。」

✻      ✻      ✻      ✻

一天的早晨倩娜剛梳洗完畢，沉默的對鏡發呆，若有所思，她好像籠中鳥一般雖有良好的食物，愛護她的人，

但是呵！不自由的，所吃的食物雖好，而不是她找到的吃着淡淡無味，所住的房屋似牢獄一般，使她恐懼，更想到她的友人，自由的賞觀自然，在自然中生活，不由得滴滴的淚珠流出眼簾，屋內的寂靜及鐘的滴打聲，適足增她的悽涼的哀怨。又恐怕婆家人碰見，惟有偷偷的流淚。忽然老媽送進一封信來，說是由外老太太家送來的，使她不願回話，就急折開，呵！使她驚異了，封面的字跡像是菲萍的寫的，這樣忽然飛來的鴻雁使她該多麼高興，何況是她急盼望要見的人而見不到的友人來的信。自她于歸那天直到此時她沒有見到菲萍的影子，沒有接到她的片紙隻字，今日突如其來的美函，該使她多麼快樂，她用力的兩眼不息的看下去，老媽見新娘接到信時的笑面，當信內一定寫的有奇異的事情，一方面想探聽是誰來的信，所以佔在旁邊桌前沒走，只見新娘的笑突漸漸失去，沒有一會可愛的臉兒變得蒼白。……。



倩娜睡在牀上，一會兒醒來一會兒睡去，冷熱不定，有時在夢中說「我去」「我去」等聲語，等被叫醒一看不

是她的母親坐在她的牀邊，而是驥耀的母親在她的身邊鑿着，珍珠般的淚珠一顆顆的滴在枕上，婆母問她怎樣時，她撒了謊哄他。

「倩娜安靜些吧！等你身體好了！我們設法把她接來，我們大家住在一起不更快樂嗎？」驥耀說。

「是的，菲萍那孩子我也非常喜歡她，來到這裏不是同我的女兒一樣嗎？」他的婆母接着說。

「媽媽！我想我還是到學校去上學的好些，那裏同學多，並且時常活動對身體上很有益，再者人生在世上若沒有點知識，怎樣算得是人，好像盲人一樣，我是好動不好靜的人，我總覺得讀書是好事。」倩娜輕輕的對他倆這樣說。

「讀書固然不錯，能自己找飯碗吃，但是像我們的家庭不愁吃，不愁穿，有的是錢又兼我們家人口少，我一生守孤養大驥耀希望娶媳婦過成一家，你父親在世時整日奔走革命，死在前線上，結果也沒有什麼好處。吃一輩子的苦，現在我的心事辦成了，希望你倆圍繞着我，快樂的完了我的後半世，假若你去上學家裏不更寂寞嗎？驥耀我本

不想叫他再上學了，可是爲着支掌門楣，不得不混個大學畢業。情娜你中學畢業了能寫能算能看信就算不錯了，我就高興了」他的婆母一片柔溫的活使情娜無有方法再去說話引起婆母的嗔氣。有話只有向肚裏流。



這是五年後的事情了，驥驪和情娜挽着手在 K 地最著名的 S 公園散步，他們疲倦了跑到休息室坐着。室內人非常之多。忽有一種贊頌的聲音，非常清析傳到情娜的耳內。

「菲萍女士的 ee 著作實在不錯，可真算是一位空前的女作家呢？」

情娜想不到這幾年的光景，他的友人竟發展到這樣地步，更想不到他自己在這幾年之間竟墮落到這樣地步，一位家庭的少奶奶。五年前的我雖不比他高，然總能與他並駕齊驅，如今有天淵之別。

「唉！可憐的我！」

「情娜你，還不能把她忘去嗎？我算着他二年沒有給你信」驥驪扶着她的肩問她，

『前年她曾來一封信說她母親逝世去了只剩她一人，  
唉！可憐她一人漂泊無定的過活！』

『她靠誰過活？』嚴耀追問一句。

『前年她在大學本科三年級，現在不知到那裏去了』  
她說着流下淚了。

不要傷感了吧！我們回去吧！

✻            ✻            ✻            ✻

汽車在馬路上都那的叫着，嚴耀與倩娜在道旁慢慢的  
走着。

## 真沒有想到她的一生是這樣的結局

潘 影

淒淒的冷風，瑟瑟的送來，這種風聲慢慢的與她的愁絮相接洽，精密的結成一個小小的輕氣球，輕快的浮在空際，發洩她的愁絲，殘酷的塵土分外的厭人，牠毫不客氣的勇猛竄入她們的境域裡，可憐的她們被他的打擾，她們潔白清朗的境域，立刻變為黑暗濛迷了，她們極力的反抗，想掃除她們的強蠻，但是呵！不能夠辦到她們所要作的事，只有用她們一絲的弱力與她作最後的宣戰。

天氣的變化，真是快極了，剛剛天還是潔白得像雪一般，而並且有那溫和而靜寂的天空，呵！現在不然了，由那樣好的天空，珊瑚的蓋了一層烏黑的雲幕，這雲幕牠好像受了屈一樣的，哭泣起來了，正在宣戰而不可解決的她們，經這哭泣給她們做了解和，那不講情理的士先生也只



得偷偷的歸入他的原處。這樣淒淒，切切，冷冷，清清的更加以滴滴答答的天氣裏，使人人都覺得悲傷和煩悶，尤其是多愁多憂的人更覺得厭悶和悵惘。

坐在窗下的他，好像失掉了靈魂一般的呆坐着，手中拿着的書兒也懶得去看牠，時而看着那雨絲出神，時而皺眉嘆息，他那無限的愁絲都集於他小小的胸膛，他呪咀社會，呪咀人們，呪咀造物者的心理，爲什麼要造成這畸形古怪的社會和人們。她痛恨一切，她痛恨宇宙間的一切，她覺得宇宙沒有可留戀的，並且也沒有什麼值得她留戀的，自己的國家已被那些盲目者的殘污得處於被人輕視和污辱的地位。自己的同胞是日漸衰弱和減少，自己所處的環境一種束壓的環境，她的一切都不能夠隨她的心願發展，而且要受那舊禮教的強制，更是要受她繼母的冷語，更要看她的陰霾的面龐。本來她天生的性情是多愁的，富於感情的，而何況她的處境是這樣的惡劣和可怕，怎能不使她感到苦痛呢？！

——當她十三四歲的時候，她好容易得到父母的允許入了小學，她那時正是黃金時代的童年，天真活潑，毫不知世

故，更不知道什麼是人生，什麼是悲傷和難堪，只知道玩耍便是她唯一的工作，當她的父母給了這一個機會的時候，她高興得狂笑起來，好像小鳥一般的跳入群英小學裏念書。

她是一個聰明活潑的女郎，她那窈窕婀娜輕快的身體，她那蘋果似的而帶溫柔嬌憨的面龐，她那手掌白白的，而手指尖得像將發出的筍之先端一樣的銳尖的雙手，她那行路時是莊重而有順序的步法，她那宏亮而均勻的音調，更有她那微笑時的兩個深深的笑渦，都使人見了生一種快樂之感，她在學校裏同學們和先生們都贊美她，愛護她，尤其是當她校裏開游藝會的時候，她略為打扮一下，就好像一朵才開放的玫瑰花，那馥郁的芬芳氣氛是何等的醉人啊！這樣一個活潑美麗的安琪兒，那能不使人敬愛呢！？

她在此校，比任何同學都聰明，無論是什麼功課只要經她一過眼，她便能把他背出來。她那柔軟的身體更適合於各項的運動，她對人溫和而柔情，更是她那一筆俊秀的字體呵！能夠表現她整個的美。呵！她的一切均由於天賦的呵！

她的父母爲愛她起見，以至延遲到她十多歲方叫她入學，當她去學校時，還叫一個姨娘跟着她，她還沒有回家的時候，她慈愛的父母在家中看着滴答的時針的移動計劃着愛兒回家的時刻，更是她的母親忙着給她愛兒做食物，等待愛兒歸時，好一同共食，可憐的她們只有她自己，好像她們的生存是爲她而生存，她是她們的寶貝，她們的生命。

她在群英學校裡上了一年的光景，她認識了一個與她同年的德偉君，她與他的相識，在一天的下午，她課餘的時候，她一個人信步走到了校園，當她剛剛走到校園時，迢迢的看見了在那牆角邊有一個人在那裡低著頭看書，但是待她走近了些，一看不認識她，彷彿記得她是在比她小兩級班裡上課。因爲不認識她的緣故，也沒有與她招呼。

她一個人無意思的沿著牆邊徘徊，正覺得有點疲倦的時候，忽地裏聽到一聲婉轉樂耳的叫喊：

「呵！那位同學，留心點！那牆上突出有一枝棍呵！  
招呼碰着了！」

她聽此聲音，抬頭看時，果然有一個尖銳的棍在牆上

站着，幾乎碰着她，她這時的心情是何等的感激呵！她快快的回過頭走到她的跟前說道：

「呵！謝謝妳！方才……妳貴姓！」

「唔！我姓李！妳沒有堂了嗎？」

她見她這樣的誠實的謝她，她只得懶洋洋的站了起來，帶着很愁悶不活潑的面容，而且聲音微帶哭泣，向她回答。

呵！這時她才看見她的面龐，是如何的可怕呀！她那瓜子似的臉蛋，蒙上一種青黃而黝暗的色彩，由那似上弦月形的眉之空間，就可以看見他是一個多愁的女郎了，若與他相比時，真是天地之異呵！

「是的，我沒有堂了，妳也沒有堂了嗎？」他很輕快委婉向他這樣的回答。

「我嗎？本來是有堂的，不知怎麼的先生請假了。」她仍然是先前一樣的聲調。

「唉！妳真用功！沒有堂還是一樣的看書，唉！我是一天玩到晚呵！我看妳面上多黃呵！」她很婉惜的向她。

她聽了此言！好像有一種猛烈的東西，觸着她的苦痛

似的，她那費瘦的面上，猛然間照上一種凄切的濃幕，她那似珍珠的一棵一棵的淚珠兒，像下雨時的檐前的雨滴一樣的奪眶而出。

『唉！妳……妳……不知……道……我的……家……  
呵！……我……是……個……失……了……慈……母……  
的……孤……兒……呵！……我……可……恨……的……  
爹……爹……他……又……娶……了……個……繼……母……  
……我……假……若……不……趁……此……時……候……  
……看……書……的……話……那……那……便……沒……  
有……時……間……看……牠……了』她哭著說了這樣幾  
句凄切的話。

此時四周萬籟無聲，只有蕭颯的風聲與她的哭泣聲合奏出一種凄慘悲哀如泣如訴似哭非歌的音樂。

活潑快樂的她，聽了她如此的話，她那極樂的心裏，好像也種了一棵悲哀的種子，彷彿她也有一幕似她一樣的悲劇在她面前實現的一樣，呵！從來沒有哭過的她，到了這時也忍不住哭起來了。她那一棵晶瑩的同情心，也被這哭泣裸露於體外了呵！

她們倆相對的哭泣著，呆呆的哭著，那邊的草兒也打着拍子，助她們的哭聲，從此她們倆人的心中，萌發一樺純潔的友誼的種子。

正在呆哭的她們被一陣響亮而急促的下課鈴聲，把她們從昏迷中驚醒了，她們只得掙開一雙像胡桃樣的眼兒，漫漫踱着步兒，一面揉著眼兒，低着頭向她們各自的教室裏去了！

下課後，她到她的教室門口站着，她看見了似秋水一般的他，她如飛的跑了出來，她見他來了，她急忙的說道：

『喂！偉！妳今天到我家去玩玩好嗎？』

可憐被繼母殘待的她，此時聽了她這樣的話她繼母打她時的面容，罵她時的音波，都繚繞着她，她何嘗不想到她家裏去呢？！但是想到他的繼母來，便沒有勇氣答應，說去的話。

她看見她好一會不答應她，只見他的黃瘦的臉上更蒙上一層愁雲，她非常的驚異，她按不住性子，又催道：

『偉！妳怎麼的，妳難道不想去嗎？』

她聽了此言，更觸動了她的傷心，她那易出的淚泉，又充滿了她的眼眶，她到此時，也只得對她表白他不去的原因。

『唉！妳要知道，我要是回去晚了，我那狠心的繼母一定要責罵我呵！我來上學，好容易才得到她的允許。』

她一方面爲她憐惜，一方面痛恨她的繼母。

『偉！我也知道她的苦衷，妳看今天天還早着啦！到我家裡玩一會，再回去，也不晚呵？』

她被迫不過，只得隨她回她家，她們携着手兒，同向目的地進展。

她一路走着，一路談她的繼母殘待她的情形，而她只得與她同情着，傾聽她的慘史。

最後她們達到目的地，當她的姨娘開了門的時候，看見她的小姐的身傍，有一個黃瘦的女子，她不敢問他的小姐，將一雙好奇的眼兒，呆呆的看她們。

她如小兔一般，跑到她母親的房裡。

『媽媽！我今天得到一個伴侶，妳一定非常的喜歡吧？』

她的媽媽聽了她愛兒的話後，將視線向門口一看，果然看見一個同她一樣高的女郎。

她急忙的與她們介紹。

「媽！這是我的同學李德偉。」

當她母親用溫柔的手兒，摸着她的金黃的髮兒的時候，她真說不出來的快樂。

自此以後，她便是她的唯一的良友，她也是她的唯一的好友。一對青春少齡的小朋友，含苞未放的小朋友，終日携手同游，同唱，同工作，呵！她們倆人各個心裏，都建築了一個堅固的友愛之塔呵！每當她們課畢的時候，他便要她一同到她家裡去玩，她也樂意的到她家裡去玩，所以她們像一對小百靈鳥一樣的飛到她家。

她的父母把她看得和自己的女兒一樣。

從前她回家的時候只有她一個人在那寬廣的道路上走著，有時她叫她姨娘跟着她，但是她只能和她同行，不能和她一路說笑。回到家裏的時候，只和父母說笑一會兒，便一個人冷悄悄的玩着，現在自從得了她的良友以後，她快愉的生活上，又蒙上一層異樣的光彩。



憂愁的她，被繼母殘酷虐待打罵的她，自從慈悲的神賜給了他這樣一個性情相投的朋友以後，她覺得如同有一線光明衝開了她心中的黑霧，她的悲哀之心中亦充滿了新滋味，就是她回家的時候，她的繼母打罵她，她也不覺得什麼，她覺得她已有子保護者，任牠那可恨的阻礙一來到時，她也不覺得害怕了，尤其是當她的母親扶摸著她的時候，她簡直是辨別不清了，她好像可愛的天神，把她的母親復活了一樣。

一對同心合意的安琪兒，由她們天真活潑的精神，連合在一處造成了一個和靄神秘的世界，而她們便在這個世界裡，度着她們快樂逍遙的日子。

無情的而可恨的時光，似初春的殘雪和夏夜的長虹般，于剎那間消滅了，更是那快樂的人們，更覺得牠奔馳之迅速呵！

活潑的她們亦隨著那日光的迅速，度過她們保貴的青春，她們不覺得已由群英小學校畢業了，而並且她們都是畢業之中的優秀者，她們僅由這一個區區學校畢業之後，她們美滿的生活，就起了大大的變化了。她的良友德偉受

着舊禮教的東壓，變爲不能飛行的籠中之鳥了，她聽此不幸的消息之後，除了痛恨和哭泣以外，便沒有別的方法挽救她的友人。

她只得憂悶的考入 n 城的 s 中學，這是她的父母賜給她的恩惠能夠得到入中學的機會，她是如何的感激她的父母呵！

當她預備去 n 城的前一晚上，她慈愛的母親很當心體的對她說道：

「愛兒呵！妳現在正是一個脆弱的小枝兒，讓妳漂到入地生疏的 n 城，我真有點不放心，但是爲妳的將來的幸福計，我不得不將我的不安的心兒壓了下去，此次妳到那裡，也不要想念我，妳應當將妳的前途結上一朵美麗的鮮花兒，妳要知道妳的母親是受着從前的禮教的束縛，才弄成今日這個樣子呵！對於一切的事物一概不曉，盲目的一樣，我生平所最好的是求學，然而我總嘗不到我最喜歡的味兒，我希望妳將來成就個我理想中的人物，妳在那裏對人要溫和，誠實，和靄，交友要擇其誠實的，不然的話，怕那壞人把妳引入污穴裡，社會上的黑暗，是無窮盡的，妳

是個未在社會上得到經驗的人，更是要留心呵！妳對於一切都要十二萬分的小心呵！總之，妳要把我的幾句話，深印在妳的腦海裡！這樣才是我的真正的愛兒呵！』

這一斷話的音波呵！時時的繞在她的全身，她精神的咀嚼其中的滋味。

可厭惡的不幸之神，像勇泉似的向她身上洒來；當她在中學上了不够一學年的時候，那好似地動山倒的惡消息傳到她的耳室，愛她保護她的媽媽與她長別了，她當那時是何等悲痛呵！她已進入與她友德偉君一樣的境域了，她那從前的快樂之神，也不光顧她了。而現在僅只有一可怕的悲哀之神繞着她，她聽到這樣的消息之後，她悲痛得死過去數回。但是呵！悲痛也不能夠復活她的媽媽，她們的快樂。他只得向學校裡告假，回去看她的黑漆漆的長方形木材內裝着的母親。

當她到家的時候，一種陰霾而淒冷的風兒，向他全身吹來，她的家庭裡充滿了淒切暗淡悲哀的空氣，家裡一切都變為悲慘的了。她家裡堂室的正中央，擺着她母親的靈柩，她的父親也哭着，告訴她母親的病狀及死時的情形。

並且告訴她的母親臨死時那一剎那間還叫着她的名字！

她聽了這一切的一切，除了悲痛外，便沒有什麼方法來對付這不幸的事。

她爲她的前途計，爲遵守她的母親的遺囑計，終于離開了她的父親和她母親的靈魂來到，中學受課了。

當她這回來學校裡比她初考此校時，她的心中更加下一層悲哀，那時她只失掉了她的良友，而這次呢？！又失掉了她的媽媽！她相依爲命的媽媽！

這樣兩次不幸的事，壓在她的心頭怎能不使她感到憂愁和無味呢？！

她終日在學校中憂悶着，總不見她笑過一次，或與同學的玩耍過，她對於一切的課程，都懶得去摸牠，她對於一切的一切都非常消極！她也知道她要是這樣的消極去，對於自己的前途，是有大大的防碍，她應當遵照她母親的遺言，但是呵！煩燥悲哀之神，不充許她不消極！

不幸的人，更又逢到不幸呵！久不給信與她的父親，她那天猛地的接了她父親的一封很長的信，大意說：

『他自她的媽媽死後，非常的悲傷，後來經友人的勸

言，終於替她娶了一個媽媽，很慈善的媽媽，很能幹的媽媽，要她以後，不要再想她去世的媽媽了，以後她可以照顧她，愛護她。要她以後不必上學了，要她回去，免得在外……

她看到這裏，簡直不能夠再往下着去，她昏迷了！她在昏迷中想傷她的朋友德偉的境域，和她所受的痛苦。

她自得了那封摧命書後，她變為家庭的罪人，舊禮教的奴僕了！

她憂悶的心比從前更加憂悶，她終日憂悶的結果，那可怕的肺病之魔就纏着她了！她越憂悶那肺病亦隨之而生長！據醫生的報告，她的肺病是無法可救了！

可憐牠病危極的時候，牠心愛的朋友德偉，因受舊禮教的束縛而不能於她愛友臨死之前來安慰牠一聲。

可愛一個玫瑰似的安琪兒，終於含笑的去到地府裏找她的慈祥而仁愛的媽媽了！

# 我的同學 Y

~~鄭 蔓 谷~~

y 君他是我的老同學——自初級一年級起的同學——她住的宅子和我外祖母家隔壁，當我在外祖母家的時候，她家的洗鍋盪的叮噠聲我們都聽得着，——因為她的廚房後牆緊靠着我外祖母家的廚房後牆——有時我在外祖母家裡吃晚湯的時候，到廚房叫張媽——外祖母家的僱人——和外祖母添湯的時候，聽見她也在她的廚房和她妹妹弟弟幾個人，在爐子跟前爭暖的吵鬧聲，那時正是十二月初，我隔着牆叫他一聲 y x x ！頓時她那裡的吵鬧聲好像是被誰噤止住了似的一聲也不響了，到了第二天早上我去邀她一塊去學校的時候，她問我：

「昨天晚上是你在隔壁嗎？怎麼喊了一聲再也不喊了呢？」

我外祖母家裡是沒有小孩的，所以她知道是我喊她的

。我喊的一聲是不希望牠能發生效力，是不負責任的一聲並且她正在吵鬧中，喊了一聲我就同張媽走了。

「你怎會聽見呢？」我問她。

「是我媽媽在院裡聽我們吵，進廚房來的時候在門口聽見的」她說。

這時我才知道了，昨晚我喊她的一聲後他們吵鬧聲是被她媽媽說，「不要吵，聽誰叫的，在隔牆？」這一句有力的話遏止住了。

別了二年的y，想不到我又在今年暑假到我外祖家去的時候見着她了，「她怎麼變了呢！」我心裏這樣想。阿！她已經當了孩子的媽媽了，她天賦的聖潔的理想都變成一個幽悒怯弱的少婦了。

在五年前我們在同棹坐着的時候，聽先生講歷史說，「初民起時和猿猴類一樣，現在我們是進化來的，」我記得他還說：

「那我們怎會變成這樣，那些猴類怎麼沒有變呢？」她那網嫩的臉皮，兩頰粉紅色的燃燒着更現出她那初秋含香的蘋果面上紅白間麗了，她那滿含秋波的雙眼，和笑的時

候微露外面來如玉砌般的一排白齒，兩頰陷了兩個笑靨，沒有人不贊揚她說她是美人圖中的活現呢，不過她那滿覆在頭蓋的柔髮，略帶些微黃，若抹上些生髮油，也就不成問題了；但於她的美容上是不受損失的，有人常說『白人難得黑頭髮』，恐怕這是生理上的關係吧？

他是一個情感豐富的怯弱者，她見了人家有埋人或嫁女的，常要陪人家幾點眼淚的，好像是把嫁女和埋人的事當作一樣的不幸了，常常因為人家一直到晚上睡着連飯都不能下嚥的。

我們自小學畢業後就不能天天在一塊了，雖然我去外祖母家時還能和她玩半天，叙叙我們離校後所過的單調的家庭生活解解我們的苦悶，但是聚樂的機會是不能整個的再實現了！只有在談話中的回味！有一次我去她家的時候，她臉上有些異常羞澀不自然的樣子，內間有說話的聲音，我進去時忽然聲音中止了，掀開簾子從裡邊出來她的母親，對我招呼一聲說。

『阿！是外甥女來了！』按外祖母家街房論，她喊我外祖母叫伯母於是我也隨着喊她舅母。『你姐姐正在想你



呢！怎麼有兩個多月沒有來了呢？」

「我母親來了兩次，我因預備功課到暑假考學去呢，所以我沒有來，」我說。

我看了y仍是在旁呆呆的站着，臉上更是羞澀了，我竟有點兒懷疑似的問：

「我y姐要打算怎樣？前天我見了女師廣告，和她來信見到了呢？」

霎時她母親的臉一紅含糊的說：「我還不知道呢？或者小成一—y的弟弟——拿去了吧？你姐姐也不知道見了沒有！」

這時y的臉上有些滿含着說不出的怒氣，或者是因為有我在旁邊，不得不勉強忍着，只說了一句「沒有」。

再稍停一會她的眼淚要滾出眼臉了，她把手向我左側一送，我已會意她了，我隨即說：

「舅母有客嗎？請你去陪着客談話吧！我不是外人就隨便和我y姐去玩玩吧！我們已闊別兩個多月了，」

到了y姐房裡，她如倒柱似的向牀上一躺，這才是熟透的葡萄一滾就流出酸水來了，我的心好像沉淪到大海裡

，總覺摸不着底的發症。

「舅母不讓你上學嗎？」我問她。

她一面哽咽一面說：「那還是一個問題，現在最近幾乎降臨的生死關頭還要來迫我了！」

「我聽子身上抖然一慄！「怎麼？請你不要傷心！好好對我說。」我極懇切搖着她的肩問。

她把眼一揉坐起來說：「我母親屋裏的客，你知道嗎？她是來求親的呀！」

她一說我已恍然想起她母親剛才的態度，那信的確是有意不給她的，因為那信裡有這麼兩句「y姐你要認清我們女子的幸福和任務是甚麼！我們現在是最痛苦的，最危險的時期，若不自尋出路，恐怕就要作知識的奴隸了！我們甘作家庭中的消費者，在昏昏噩噩中偷生嗎？既如此倒不如沒有知識的爲快活了……」

「他們既這樣來作，你持的甚麼態度呢？」我問她。

「我有甚麼辦法哪，又不敢過問，聽還是在旁邊偷聽了的呢！」她抽了一口氣很愁的說。

遵守古訓的先生老太太們的板滯頭腦怎會把權力放鬆

一點把兒女的終身大事公開來討論呢！y姐長了個美麗的面貌，在學校時早有幾次那富豪家的老媽子抱着穿花衣白胖的圈子來我們學校裡來問長問短的了，終於都是因說女學生懶做活，不能過家裡生活，就一噓一噓停止了，誰知道她終是逃不了這個麻煩的！我們想了許久靜默了一陣；只聽着她那嗚咽的抽氣，和對面屋裡她母親咕咕嚙嚙的不分界的談話聲，我看看那火紅的斜陽，慢蹣跚的由窗格上向上移動，屋角的黑影偉人似的向我們跟前，張着嘴嘲笑我們的無能，y姐屋裡除放了她愛看的幾本書，和衣箱外，是沒甚艷麗的裝飾的，那書籍都支起長腿來，像似掙扎着向房外跳。我有些兒窘了，終奈不住的問她：

「那家是甚麼職業的人？」

她看我着急了，抬起頭來說：「大概是鄉間的大地主，有幾畝老沙地，人口又多，不敢分家就是爲在一塊地多討媳婦容易，一家有老弟兄三個，都有三四個兒子，幾個兒子是正在外邊上學的，也有中校畢業回家作鄉間的洋學生混名號的總是爲出幾個錢的問題不肯讓兒子多求學的。所說的是老二的小二，現在初中二年級，聽說家裏爲年景

不好，今年春上幾乎被留在家裏。來說親的那個是我姑姑  
她的表姊，她那鄉間人見了幾畝田就上眼了，何況又出了  
幾個光門耀祖的洋學生呢：她已來幾次了，她來一次我就  
很想叫她到我屋裏來坐，但是終于沒有勇氣停止了，我想  
還是看她怎樣再前進吧？！我今年暑假求學的問題還不知怎  
樣呢！功課沒有準備，時間又不充許了；丟了一年的功課  
，在這半月之中怎能來得及呢：你若不來，我還在夢中呢  
；縱然勉強去考，取上與否又是一個問題，我是走到絕路  
上去了；只有一死了之！

她接着嗚咽成大聲來了，我急忙站起來勸止她，一直到  
天快黑，我外祖母家的張媽來叫我回去時才肯離了她去。

爲預備考學的功課忙碌只得寫信勸她，我想這信她母  
親是給她的，因爲其中不過勸她不必過傷及使她和緩的向  
父舅商議，今年既遲明年再說的一切話……所以她父母  
也不至起多大反對的。

這一次才算是真正別離各趨一方呢！就在那次她姑母  
的力量和她父母的威挾，訂婚了：『父親對我說明年還許我  
去考學，已和他家說定的條件，我們學生到他家他能不別

眼高擊嗎。」這是她和我來信說的。

那時我覆她的信說：『祝你僥倖還有一線的希望；更希望你自奮；祝你快樂！』

她回信有幾句可回憶的話，『唉：我現在的生活是廣漠中失途的小羔羊，獵人既把我捉去了，失了自由了，但我的前途示標，又如隨地的裸兒，她那知道人世猙獰，而她是被家賊與生命的，又不能不隨著自己發育長成，他的命運是吉是凶，怎敢先卜呢？！我對於婚姻的不安和小孩子一樣的不安，盲目；我是被社會所騙了；父母是被醜濁沾染了，但我又不能承認他們的真情的愛是向我一滴一滴，時時刻刻的用紅綠繫在我的身上，我的良機——暑期考學——又錯過了；一錯再錯，還不知將來的陷阱設在那裏引我跳入呢；c妹請你不要為我無勇見棄，我希望明年能够在你後面狂奔也好！』

千變萬化我今年暑假回家所看見的那個Y姐姐已不是在我二年前所見而和藹可親，天真活潑，粉紅雙頰，精神飽滿的那個Y姐了：當我聽外祖母家李媽一面做著活一面嘴裏叨着說：『隔壁的大小姐昨天來了，帶來一大包袱，

都是沒有成起的衣服鞋子，那樣多，還有懷裏抱的孩子，一個自小當學生的小姐，怎能做了那些呀；住七天都要把成物東西帶回才行，剛我去她家都在那裏和她幫做呢，連二小姐今天都沒有上學，在家和她姐姐抱孩子咧。」她說了一陣，我抬起頭看看她，她又長嘆一聲說：「一個賢惠的名真難得呀！」在李媽嘮叨着說的那時候，我的心已在不自主的推測顛動起來了，她盡管滿不在意的說着，她不知道我在這兒正想着呢，我幾乎不等她說完就要她跟我去，我這一去，就要把她……y……的視為重責的工作就誤遲半日的成功的呀！只熱火的不放鬆，只可把我所願的一切拋開了，

她的門時常總是閉着，但在最近聽說有地方的軍隊退伍，擾亂各家，門都是不喜歡開着的，當然她的門要比別家更緊些，所以我和李媽，把她的門打了有十分鐘的工夫，才自門逢影影裊裊的看着有人自後邊來到門的跟前，但連一點聲都不敢應，我看明白了，這種情形，不如先叫她一聲吧！李媽叫了一聲，「快開門吧！不是外人，是我同姑太太的大姑娘來看大小姐的，」才把裏邊人的怯怕嚇退，「嘩啦」門開了，她的老媽也不是從前那個了，我也沒有和她

招呼，只有李媽她倆在後面咕咕囁囁的也不知說些甚麼，我也不顧那些儘管向裏面跑去。

她的老媽因回頭關門遲我後面幾步，她很着急的樣子扯喉嚨喊了一聲，『大小姐有客來了！』就把我所渴念的Y姐喊出來了，她胃胃失失的從裏面出來，她出來的那個房是上房面西的東屋，太陽從平滑的竹簾空隙中穿過。Y姐用她那雙眼的光芒，早自隔簾見是我了！我雖這麼長久沒去她家了，但較一個未來過的生人，總是熟得多哩。於是我不待她說一步邁過她的門限，只是握着Y姐那濕溫的手，滿含咽頭的話待要說，好像甚麼東西阻住一樣，內邊盡是發燒沒有選出來一句可以說的適當話，Y姐只說一句句。

「你甚麼時候來的？」其餘噙着熱淚下咽了！兩眼的秋波已把水流個了；發亮的絲髮好像被熱烈的太陽曬焦的亂草蓬鬆着散亂蓋着面頰，前襟上如一個世界地圖似的，白色小褂滿染成片片的黃色斑點波紋了，我們未見面以前，好像有千端萬緒的話要說，但是忽一見着了，那千端萬緒的話，都蘊積內心受時間的隔絕，及個人環境的薰染，兩人中

間互隔了一層堅牆似的；從前的甚麼家庭生著閨呀才女呀，  
須求經濟的獨立呀！以及一切含着社會性的話，於Y姐都  
成爲過去的幻滅了。我只有和她說些她離別城市到鄉村的  
近狀，她急喘着的那受勞過度的呼吸說：

『他們家裏對人十分刻薄，更加他家近年被土匪敗兵的  
搜掠，最利害的，就是去年打甚麼紅槍會的時候。見了她  
那高房和保守的鐵筒般的圍牆，一些被逐跑的會徒，一伙兒  
都跑到她那圍裏面去了；那官兵盡後追，及追到眼前，混  
門緊閉不得不用槍掃射，那時他家的年壯的自後門逃去，像  
我們那樣久處在那個堅牆圍裏面的妯娌們，誰能知道外面  
那裏可保險呢！又誰敢冒着破家規的罪名自己逃去呢，所  
以只可到那狼狽不堪的牲口院那裏去躲，終究還是生命要  
緊呀！及那門被打破的官兵衝進來，那些會徒見勢不能容了，  
前後火烙兇發，盡量搜尋，把好點的東西都帶去了！連那  
些破的地方都要用利刀推開看看的，這都是搶後的發現。

一直鬧到三四點鐘，槍聲火聲，人的殺呀呀呀的迫會  
聲，如震天雷轟太鬧了一陣，也不知是怎樣退去的，紅槍  
會徒是渺無踪影了，只剩後邊背着大包袱的兵士們星星撤



的，還從前自由自在的過去；我們住的義莊日院是緊靠着後門的，這是我們從窗戶看見的，滿槽的牲口，那能容他們用呢！到家人見了火撞命的出來時，前院已燒為灰燼了，不要說好的東西，鑲的向那尋呢！祖父因此正且痛惜他一生操勞的家私，在過一個月後，氣鬱而死了！伯父叔父他們因此便開議家產支出的限制，學生停止上學，眼看蒸蒸日上的家個個只得呆望，啞口無言，我出外求學更不要再夢想了！在事後的今年春月間，就又有芳兒——她的小孩——產生了；現在所緊用的單衣家人都還沒有呢！這次來了所帶的衣料，這麼些——指着桌上——還沒有我個人一件呢，幸虧這兒還有我早日所穿的舊衣，雖然窄了些，還可支持外面，不然要赤身了！？

他正在真說，好像得甚麼症似的，口角內唾腺都及下咽，向外噴射，把我也聽呆了，兩眼全集中到離那上下兩片嘴上去了。好像聽了一個故事一樣全不覺他是我的 Y 姐了。

哇哇的小孩哭聲，Y 姐的珠珠兩頰緋紅滿臉汗珠抱着一面哭的孩子進來了，哭滿面淚的芳兒，兩隻小手緊握着衣

袖向懷外掙扎，直到Y姐抱著他吃乳才得到他唯一的  
安慰所，Y姐的手向牠的芳兒頭上臉上柔和的愛珍的撫摩  
，芳兒閉著兩眼如小貓似的安然的承受、母親的慈愛，芳  
兒！Y姐的留戀者，Y姐的前途！幻夢似的都消失在芳兒  
身上了吧！！——我暗暗地想。

## 飄渺的煙雲

愚 稚

『唉！真不配當人！』

時候已經是十一點鐘了！噪雜的聲音，攪擾得伊不能好好的睡覺；弄得翻來復去終於不能入夢。於是便敲動了伊多感的心門，平靜的面波頓現出苦燥的湧濤，悶悶的坐了起來，但是終於不能再支持了。

伊一個人跑到後面靜寂的廣場中，無聊賴的斜躺在一片天然的碧絨草氈上，默然的張望着疏星點點的晴空。此時皎潔的月兒，緊抱吻着萬籟無聲的犬地，縷縷的風兒啣過了裊裊的花香。伊安然的沉醉在大自然的懷抱裡；靈魂已飄渺在煙雲薄中的一頁上去了。

當伊六歲的那一年，父親剛逝世一週年，媽媽終日哀痛流涕，悲不欲生。飲食日減，憔悴異常；幾次的想脫離

人間，無奈爲伊們兄妹四人所牽制，終於仍渡她淚海的愁苦生活。

伊們四人之中，媽媽最愛的就是伊的小弟弟了。他雖比伊小一歲，却非常的能，頗能作出使人歡欣的事情。每當媽媽有病或愁悶的時候，他總是演些使媽媽開心的事件。

有一天媽媽不知爲着什麼在簷下暗泣，小弟弟從門口回來看見媽媽在哭！於是他呆望着媽媽也不作聲！媽媽看見他回來了！擅聲的說：「小狗！你回來啦。」他聽見媽媽向他說話，也不願回應，便慌慌忙忙的跳上了媽媽身旁的椅子上喊道：「媽媽！你看我長這麼高！我已做了縣長啦，明天把你接上任做老太太哩，以後就不愁你作難了，媽媽不要哭了！」他說罷手拖在背上，斜望着媽媽。「媽媽，你看我坐堂啦！」東梅！跪下！老爺坐堂啦！貴將恰適婢女過來！他用小手拿着媽媽洗臉的肥皂在桌上乒乒兵兵的拍，並很嚴厲的鳴着。

媽媽聽了他的話，憂愁的面色泛出柔柔的笑容！「孩子呀！下來吧！不要栽下來了！下來吧。」

「你光笑！我不去。」他從椅子上跳下來，一隻手指腳在

眼睛睜着眼睜睜呆望媽媽。

「過來吧！乖那哭啦！」媽媽伸着柴瘦的手臂要他過跟邊。

「我不：你再哭就是個小狗，」他笑迷迷的望着媽媽！  
而仍立着不動。

「……………」

他看見媽媽向他瞪眼！知道自己錯了，圓滑的面上頓現出薄薄的一層紅雲。很快的跑到媽媽懷裡。此時媽媽緊吻着他嫩白的小臉，心中的愁絲，已被小弟弟的春風把牠吹送到那無盡處的另一世界裡去了。

· · · · · ·

媽媽病了！靜靜的在床上躺着，兩眼飽含着無量的淚水！此時小弟弟從後院表姨家回來，進門就問：「小姐姐：咱媽媽哩？」「媽有病啦！在床上躺着哩！」他輕捷的身軀一溜水似的跑到耳房裡。兩隻短小的胳膊抓着床沿；尖脆的聲音從他那潔白的齒縫中透出來：「媽媽……………媽……………」媽媽聽見他的喊聲也無力氣把他抱上床來，只有說說「好孩子你回來啦！……唉！」他因為身體太

短小了：沒有能力爬上床去，急的他如小狗似的吱吱……吱吱……的亂叫。

媽媽因為他急的要哭似的：自己又心焦異常，於是媽媽苦笑着慘白的臉兒，顫顫的對他說：「好孩子，不要鬧了，媽媽有病子，你在這屋裡好好的玩，給媽媽作伴，不要鬧我媽媽心急啦！好乖乖，好孩子：……」他正在要丫丫丫丫丫的爬上床去的時候，聽見媽媽向他說話，他睜着圓眼一動也不動的立着聽，等媽媽說完以後，他便偷偷的溜了出去，一會兒聽見院裡哇哇哇的亂叫。

「我不！我不！我打你！……」另一小孩的哭聲，

「走走！……跟我走：我媽媽有病啦，給我媽媽作伴去去走走！……」小弟弟在院裡喊叫的聲音已被媽媽聽見了。

「小少爺，小少爺，太太叫你哩！快些來吧：」婢女的聲音。

「我不，我不，非叫她去不可：我不不……」他緊拉着另一個孩子，一面哭着。

此時小小的庭院中充滿了他們哭叫的聲音，一會兒，

後院表姨表姐們都跑出來了，見他們在笑，都是莫明其妙的。後來從他們的哭聲中才知道他們哭的原因！於是表姨表姐們把他哄得不哭了。表姨拉着他們走到媽媽房裡，很可笑的對媽媽說：

「你看你的孩子多壞，拉着小菊要他來看你，和你作伴。小菊被他緊拉着，嚇得她害怕得哭起來了，弄得兩人就在院裡哭開啦，小孩們真可笑極了。」

大家說了一會，她們問了媽媽的病，就各自走開了。

他害羞似的抱着桌腿，圓滑的小臉上還鑲着兩顆淚珠，媽媽看見他那種可愛的樣子，很可憐的站着。忙叫婢女把他抱上床去，問他為什麼要把表姨家的小妹妹拉來。

他很快的從媽媽懷裡抬起頭來：「媽媽你不是寂寞嗎？我叫她給你作伴哩。來孝順你哩！她不來，我願意嗎？」

「以後不要那樣淘氣啦，那是你的小妹妹哩，不與那樣了。不然人家會笑話你。」媽媽很溫和的說。

「媽媽！前院的老伯說：他不是給我了嗎？我將來不是要拿三乘轎把媳婆來嗎？」

「老伯給你玩哩，可不敢再說了，表姨聽見了要吵你哩，好孩子，以後聽媽媽的話，不要再說了。一天一天的大起來了，不害賴嗎？誰家臉皮那麼厚：你是個好孩子一定能聽媽媽的話：『媽媽把話說完已無力再說下去了。』」

他像水蛙似的伏在床上兩眼呆望着媽媽；直等媽媽還過氣來，他臉上才顯出了活躍的笑容。把哥哥們每天唱的：『我正在城樓觀山景，耳聽得城外亂紛紛，旌旗招展——』「小東人；闖下了，滔天大禍，好一似滑油山又把油潑：——」他將少頭沒尾巴的戲曲唱了一遍，媽媽聽了非常喜歡弟弟的聰明可愛，不知怎樣去親愛他好了，只是緊攬着弟弟清瘦的臉兒浮泛着欣慰的笑影。

媽媽一連病了幾天，弟弟每天總是不離左右的把哥哥們課餘時給他說的故事或笑話，說着表演着。短小的身材，演着非常的滑稽，可笑。媽媽見了，往往自己忘去孤苦愁悶之海中浸着的命運。

淒迷的殘夢，乘着業輪般的光陰總不肯在人間留着一絲的痕跡；過着孤身的生活已一年了。媽媽終天總是抱頭長嘆，兩個哥哥一天到晚在學校內，到夜間住在家裡。儂



那時剛知皂白，每天跟着棧院的表姐到他學校裡玩，並沒有上學，家中只有小弟弟和媽媽相伴。小弟弟非常淘氣，一點也不安生，爬東上西，吵也不聽，只會擠着笑迷迷的小眼胡淘氣。有時媽媽吵他不聽，坐在一旁就不作聲了。奇怪，怎樣吵都不聽，一見媽媽閃着臉他就不再淘氣了。馴馴的站在媽媽的面前就不動他，注目的看着媽媽的行動。後來屢次如是的試驗他總不改樣，於是媽媽更加喜歡他了，心中的愁悶也無形消失了不少，而在喜歡中她心中起了一層愛幻。她常說：「小狗！這孩子恐怕將來不能成人吧？人家都說精孩子長不大！——」這些話，常在媽媽心中盤旋，可是比以前更愛他了。

是個深秋的下午，媽媽獨坐窗下覺得心中發熱，頓時坐站不甯，忽然想起小狗半天還不見回來，於是出來問他的乳母。他的乳母正在做活哩，一問她，她很張慌的說：「不是在你房裡嗎？」說着就站起來到各屋去找，找了幾個屋都沒有見他，弄得全家都不要是來了。到門口去問，鄰居去問，終於問不出來，把他的乳母幾乎嚇哭了。後來媽媽向哥哥的房裏去找，才知道他在哥哥的床上伏着睡哩。

「小狗；孩子，你怎麼在這裏睡？冷呀，孩子！起來  
叫媽媽抱着，你怎麼想起在哥哥床上來睡？——」媽媽含  
着眼淚，珍寶似的抱在懷裏。

「呀！小狗；凍着了嗎？頭這麼熱，孩子！你怎麼啦！」  
媽媽很吃驚的摸着他的頭。

「媽媽，我肚痛！……媽！——」他揉着緊閉的眼睛  
，臉兒皺得像胡桃皮似的，一頭攢在媽媽的懷裏。

「孩子，走罷，咱去睡吧！在這屋凍半天，叫俺吳媽  
快嚇死啦，上那屋去吧。等哥哥回來了，請醫生給你看看  
。好孩子，走吧！媽媽兩道淚痕，抱着弟而他的身體已顫  
動得難支持了。

弟弟一連病了三天，請了幾個醫生都不見效，一天重  
似一天！眼也不睜了，飯也不吃了，燒的像火籠一樣。唉  
；此時媽媽的心真已爲他而碎了；抱着他淚兒不斷的流，  
斷續的一會叫聲「乖乖；孩子；……」叫罷淚兒就奪眶  
而出，終於嗚咽成聲。

「狗娃！睜睜眼吧，媽媽……抱着你哩！孩子；看  
看……媽媽……吧？……小狗……」媽媽悲酸的

心兒已被弟弟的病魔聲聲的敲碎了。

弟弟的病一點也不見效。反更加昏迷，媽媽只是哭，此時家中充滿了悲哀憂鬱的空氣！濃厚的愁雲，而在這悲慘空氣中呼吸着的伊們，總希望着弟弟慢慢的好起來。

唉！真是「破屋更遭連夜雨！漏船又遇風打頭。」小弟弟於得病的第五天下午就和他苦命的媽媽及愛他的姐姐哥哥們永辭了！向地下去找伊們早逝的爸爸去了。

※ ※ ※ ※ ※ ※

自從弟弟死後！媽媽像失去靈魂似的！哭泣得震瀕於死！神經錯亂得甚至夜半在屋裡到處摸伊的小弟弟！口裡還叫着『狗娃；孩子；叫媽媽抱抱你吧！乖乖呀！你在哪裡呢？……』有時候竟摸着桌腿也抱着哭，這樣不知經過了多常時候；才慢慢的好一點了。

有一次在箱架底下看見了弟弟的一隻鞋，拾起來抱着就哭！一至於喉嚨啞的哭不成聲，終於昏過去了。經過了幾十分鐘的時間，才能嗚咽成聲了。

媽媽渡着這樣悲痛哀怨的生活，飽嘗着人生的苦味，經過了時序的飄流，更憔悴得不成人樣，而身體已成了病

魔懷裡的驕子了。

唉：人生和光陰都是不可捉摸的一縷煙雲，被命運之神遺棄的媽媽，又碰到爸爸的二週年了。

這一天媽媽起來的很早，給伊穿好衣服，帶隨着伊走向爸爸的墳上。在路上的時候，伊偷偷望望媽媽慘白的臉上，而媽媽毫無悲意，再望時媽媽只向伊慘然一笑。此時伊心中稍好受一點，暗自想着媽媽許不至於再哭啦，於是步履越走越爽利了。

爸爸的墳地已經到了，媽媽吩咐用人把墓添好的時候，豆大的淚珠已從媽媽的眼縫裡滴了出來。伊心嚇得突突亂跳，生怕媽媽再哭！唉！終於成爲實事了。

自從那天媽媽就病倒在床了，伊自媽媽得病以後，就無人照管了。每晚上這裡睡一夜，那裡睡一夜。因爲大家只顧招呼媽媽，對於小小的伊就無暇照顧了，因飲食不調，直弄得伊紅潤的面龐也就慢慢的消瘦下去了。

後來大家想了一個方法，與伊的媽媽商量，每月給人家幾塊錢，把伊寄居在人家家裡，於是小小的伊就開始度着養女的生活了。

世界上除去媽媽真摯的慈愛，還有誰能有真愛呢？虛偽的人心終是自私的，自從伊到了人家以後，才上去總算還好，慢慢的就疎遠了，到後來設使弄壞什麼簡直就動手打起來啦。

伊過着寄女生活，開始總過不好，又加猛然離開媽媽，更其不慣了。可是命運的擺弄慢慢的也只有忍受着過了。但當養母吵伊的時候，伊就想起哥哥們和媽媽的病啦。不過哥哥們也來看過伊幾次，在伊的心靈裡還能得到一點安慰。

最使伊難過的就是哥哥來的時候。他們總向養母說些好好管照伊和感謝她的話；而她也只說些過五關，不說困妻城的話。使哥哥們更加感謝她。每逢哥哥們走的時候，伊總是戀戀不捨，必向哥哥們哭一場。而伊的哥哥們也都滿含淚兒拉着伊的手說：『等媽媽好了就可以回去，停幾天再來看你；小妹不要哭了，我走了。』每等哥哥走了以後，總要受養母的吵罵。因此伊從此就不敢再向哥哥們哭啦；而她待伊更是不好了。

有一次她家裡忽然來了兩位客，她即命伊去倒水，當

回來時，因被磚塊拌着了腳，茶也撒啦，沸熱的茶水，把伊的小手已燙得頓時紅腫起來。而伊頗能為命運而忍受，伊起了一層恐懼，痛得伊兩眼含着淚兒，戰戰的提着空壺回家了。不料養母同客人立等用茶，一見沒有倒來茶水，頓時漲紅了臉，跑到後面找着伊一掌下去，五指隨露於伊的背上了。唉；可憐的伊孱弱的身體那受得住她毒惡的待遇呢？

自此後伊就有病了，小小的伊滿心的酸淚，無處發洩，只有湧出眼來，再使倒流下去。病中的生活，更使伊感到人生的殘酷，人心的堅硬，命運的苛暴，世路的崎嶇……

但是無人照管的伊，只有暗撒几點弱者的淚。求命運之神給與一點慈愛，以作不幸者的慰藉。

從此後，伊的心田裡種着，『人心？』但是終於不知牠是個什麼東西!!!

## 海 蘭

玫 瑰

春天依然又到了，萬象都依舊活躍起來，淑秋好像有心思似的，站在課堂的窗邊向外面觀望。她看見那一切活潑自然的景象，好似心有所感的長歎了一口氣。呵！圖書館院裏那棵剛受過寒冬慘惡虐待，而不敢出頭的梧桐樹兒，開始露出牠那嫩芽微笑了，活潑的鳥兒們，一羣羣的忽上忽下，飛在地上或樹間，好似一隊安琪兒在那兒歌舞着，咕嚕一響不知和是什麼聲音，那些安琪兒都嚇得飛跑了！真像在那兒演滑稽舞一般，正當此時淑秋好似由夢中清醒了來。她在書桌內取出化學頁子，這門功課明天就要月考了，她想找個僻靜的地方去看，其實現在的課堂也非常的安靜雖有幾位同學在內，她們，都靜悄悄的也是在看化學，一點聲思也沒有但她總覺得沒人的地方較有人的地方好些

她拿了頁子出來課堂門，毫無目的地向前走着，會意識般走到校園，呵！可愛的海棠花兒，喜得眉笑眼開，不住的點頭像歡迎人們似的，草兒們，已被寒冬摧殘，及人們的腳踏蹂躪臥在那兒，焦黃得不堪目觀，但現在也發出翠綠的潤色，顯然有些生氣了，牠們隨着微風也動搖了。

一陣陣的清風，過來一縷縷桃花的粉香直鑽入她的鼻腔呵！她才知道是走到了桃花樹下，她坐在樹下的石凳上陶醉在那溫柔馨香的懷抱中，盡量享受那自然美的撫慰猶如到了桃花園中，她好似見了許多青年男女在那兒忙碌的經營事物，天真的幼童們悠閒的父老們多麼逍遙，屢！她想起了這惡劣的世界，無情理啦欺騙人啦，詭詐啦什麼……切一切的幻想霎時間如海潮般湧入她的腦海中了，她想起已往的悲哀她很不得立時與這不堪設想的世界斷絕關係，呵！海蘭姐姐！我若是能在此處尋出你的靈魂，蘭姐我願和你去做伴侶和你一同去享受那天倫之樂。你願不願把你所享受的，分給你這可憐的妹妹些，我的請願呀！你若真有靈魂，我望你把我快些接去，我不願再在這



惡劣的世界過活，請你要發一點慈悲的心，可憐你這個無着落的妹妹吧！

蘭姐你還記得前年的那回事嗎？我說，我們去看電影吧？聽說是新從上海運來的片子『爸愛媽』這名子倒好聽，姐姐！我們去看吧！好歹世界電影院離我們這兒不遠。」

淑秋見了她那素來多愁善感神經質的蘭姐頹喪着臉蹙着眉低着頭，從外面走到寢屋，隨即躺在床上去了，面向床裏用手掩住臉，不着聲。淑秋見她這樣的神氣，頗有些疑，秋只是凝視着不敢言聲淑秋向她說的話，全沒聽見似的，

海蘭和淑秋自小就在一個院子裡住，兩家父母倒還和氣，從來兩家沒有鬧過意見，淑秋是中產階級的人家，生活方面到舒適些，海蘭的家境就差些了，她的父親是打包廠的工頭，每月的工資，僅只十五元，總是不够支用但也差不了多少，再者她母親替人洗衣，每月進款，也不在少數，好歹能彀過活。每月除了房租煤米等用餉外她母親還要剩餘些。他家並沒多的人，除承父母之外還有一個哥哥，他還沒有初中畢業就到軍界去作事了，初入軍界自然要

受些痛苦的，只能顧着自己的口，軍餉便談不到了，家裏的忙，他是顧不到的。但他的父母對於他兒子抱着滿懷的希望。想他將來能够做官發財，她三老人也不終日替別人忙碌，可以坐吃享樂，過着那優老的華年了。

至于海蘭年纔十八歲，面貌到也嬌艷，因她的環境不良，父母親又是那麼固執，抱着重男輕女的老惡習。而蘭又是個意志堅強的人，爲着上學也曾經幾次哭得死去活來。

她與淑秋在高等小學畢業後，秋預備來汴投考中學，可憐的海蘭來了個大刺激。便向母親商議。

「海蘭！你今年已是十七歲了，什麼事都懂得些啦！咱們的家景是這個樣子你是知道的，我那裏有剩餘的錢去供養你求學呢？！淑秋人家的境遇好，有好命，有能幹的爹媽，你能和她相比嗎？我並不是有心去耽擱你的學問，誰不願自己的兒女求學上進呢？噯！這也不能怪別的，只怨你遇着了這個沒本事的父親！你看你哥哥正上學就休學了，這都是不得已啦，蘭兒！噯！你是個女孩家，何必要有多大的學問，我也不希望你幫家裡的忙，就是你自己罷，噯！將來總不會餓着

你的『母親又怒又悲的說。

這正是五月底六月初的一天晚上，都在院裏乘涼其中有淑秋和她的母親還有海蘭同她的母親，就在這時海蘭又向母親提出說要同淑秋妹一齊到汴省投考的問題來。『呀！不料海蘭只說了一句『媽媽我也要同秋妹去省考學。』呀！竟把母親的一盆火焰燃着了，惹起她發了一片牢騷。

海蘭聽母親說第一句話音，就知道是不願意的，立時他的心裏忐忑得跳個不住，但她心裏還想着預備什麼話來對付她，誰料母親說的一連氣，愈等愈沒得她插嘴的餘地，她最後聽得母親說的两句話，不由得心頭一酸倒在竹床上嗚咽的痛哭起來，當時秋也坐在竹床邊見蘭姐如此痛哭，隨也掉了兩滴眼淚。

『蘭姐不要這樣哭，事情要慢慢來商量，不要急，那有辦不到的事，只要有志，怕什麼事辦不了！』秋帶着很關心的樣子，來安慰她。

蘭已然的嗚咽着。

當秋勸蘭時，她們母親說些什麼，她倆全沒聽見，以後秋聽見母親說：

「她倆一塊兒來去，比較方便些，橫豎離的也不很遠，又不搗車，難道說你離不開她嗎？你想她時，搭車有兩個鐘頭就到了，海蘭這孩子頂聰明的，半路停止學業怪可惜的。至于學費伙食也用不了多少錢，就是叫她在家也是要吃飯啦。假若真的經濟來不及時，有她秋妹呢，都可互相幫忙，你別那麼別扭吧！就是不叫她去她在家，又怎能安心呢！？憂鬱成了病你再後悔也晚了！」

吳伯母（海蘭姓吳秋稱她的母親爲吳伯母）聽了我母親的話，彷彿被軟化似的，游移不定半響沒有說話，好像心裏爲了這個問題難爲住了。

「我不管她的事，任她隨便去把！」吳伯母帶着氣憤似的聲音。

秋的母亲說「好，既然你不管她，我來管好嗎？恐怕又不捨得了吧！」帶着得意的樣子。

蘭的哭聲也小些了，只是不住的抽咽着。

「她一定要去就叫她去吧！不一定到那兒就能够考上。」吳伯母思索了好半天，似乎帶有可憐的神氣，又

像是帶着氣似的這樣說了。

「你還替她發愁呢！假若她考不上時，那是她的命運了，她還能有什麼話可埋怨你呢？！那她也甘心情願了，也就安心了。」秋的母亲說。

她母亲的這樣的談話，蘭一點也沒聽見，只是在那暴烈的情緒發生後，剩餘的心境不住的波動着抽咽着。

「蘭姐，快別哭啦！吳伯母允許你去了，蘭姐現在可好辦了，我們要爭口氣，自明天起，我倆要努力預備應考的功課，算術國文最要緊，要多預備預備，不要緊，反正離考的時間還遠呢！」秋帶着很得意的樣子。

海蘭聽見秋妹說的這番話，好似做夢一般，似信又非信的疑惑着，忽然間她見有許多學生在課堂坐得端端正正，她也在其中，先生出題目了，原來是考數數了呵！有的皺眉不展有的驚惶失措，有的在……她一題一題的演完了，繳卷算是第一。

她又見校門口擁擠着一堆人，只聽見哄哄的亂嘈。她走到前面一看，呵！榜出來了，這是他心中，也不知是喜還是懼，或是……看了一遍，怎麼沒有吳海蘭名子呢？

王淑秋倒有，她以為是眼看花了，所以又仔細的從頭一個一個念過去了，二遍三遍，甚至於第一名是誰第二名第三名……是誰都可以背下來了，但終于沒有見自己的名子。哇啦一聲哭了，却把秋嚇了一跳。

「蘭姐你怎麼啦？」

「是真的嗎？」海蘭半醒非醒的回了一句，噯！原來是一個夢。

這回真僥倖，兩人都考上了，中學生的生活開始了，海蘭在萬難中得了個救星，所以她對於功課特別用功，她同淑秋住在一個寢室內。秋見她帶愁而無處發洩的神氣，知道她一定遇有意外的事發生，又不敢追問恐再加上她的愁恨。

她——海蘭哭了，她躺在床上，暗暗的哭了，秋見了她這樣的情形，隨使她感疑了。當海蘭進寢室時她正在那桌邊挑枕頭，見蘭這樣的表情，難道是和同學鬧了意見？不！絕對不會的，她和同學們是非常和好的，同學都很喜歡她，莫不是……秋這樣的猜忌着，一方面就放了手裏的針線，忙跑到海蘭的床前。

「蘭姐！你怎麼啦？」秋坐在床沿上牽開海蘭掩着臉的手問了一句。

「不怎麼！不過心裏一時煩了，總覺得哭一場才能痛快，沒有什麼，你不要關心我，這是我的老毛病，難道你不知道嗎？」轉了那頹喪的臉兒微笑的說。

她這樣的微笑不但不能使秋的心安，却使的心內像針刺一般的難受。秋確實知道海蘭遇有意外的事觸着她心深處的隱痛了。她的微笑比哭還要難看幾倍，淑秋極想接除他的悲哀，但是想不出好的辦法來，結果還要她去看電影，或者能消除一些愁悶。到底海蘭爲了什麼事，淑秋只有糊塗的猜想着。

蘭姐『走！快些起來我們去看電影！』

『今天不去，還有許多事情沒有辦哩，再者還不是那些老片子，什麼可看的呢！』

『既然你有事爲什麼你現在不去辦呢！』

這一問却把海蘭問住了。

秋接着又說：『今晚正是新片子，你沒見報上登嗎？片名是『爸愛媽』新從上海運來的，秋又重復的說了

一遍。

秋說完了急忙的跑到桌前梳梳頭。

『快些起來，預備預備就要走了，現在已經是五點四十分了，六點就要開演的，快些吧！不要再耽擱了，恐怕現在去也沒位置了！』

秋攏好了頭就到床前把海蘭拉起，蘭不得已，只好站起似願似不願的走到桌前，馬裡馬虎的梳了兩下，她看到自己兩個紅了的眼圈，不由得使她心內一湧，又掉下兩眼淚，臉也沒洗，兩人同向外面走了。

真的濟濟一堂不但前面沒有位置，就是後面也沒得座位，呵！幸虧有位茶房，東跑西竄的替她倆找到了坐位，這地方雖偏一邊，但還不錯可以看得見。

（哈哈！來的正是時候，只差五分鐘就要開演了。）

秋帶着極得意的樣子說。

她倆坐着，好似有所思憶般靜坐出神，她們所坐的四圍沒有一個女子。其中有一個流氓似的，穿著灰色的——大概是灰白色吧，因在電光下看不清楚——西裝，頭髮擦得放亮；假若他的頭不亂搖晃時，凡看見的人一定以為是



一面鏡子在那兒放着呢！

（真討厭怎麼坐到他跟前）秋帶着氣色說。

流氓這個綽號封給他，真不錯，一點也不冤枉，他在這一霎時間，不知做出多少花樣兒故意的把口中的烟氣向後噴，只懂得他倆咳嗽，不時的又向他的同坐者說些無味的狂言，彷彿故意要她們聽見才為達到目的地似的。

海蘭這時的心情好似油鍋沸騰，火山崩裂般的湧膨着，她當此時可惜手中，沒得嶄新的刺刀，和銳利的快槍，假說她有時，她一定不顧一切，盡她生平所沒發洩過的牢騷乘此機會來發洩，把他渾身刺得稀爛，不讓他多留一分鐘在世界上，她這時才發覺了男子是這樣的惡毒，討厭欺騙人，但究竟還是少數吧！

她在高等小學快要畢業的時候——即暑假前——有一天是下午，她拿一本書坐在院裏在看，

（吳先生在家嗎？）

（沒有在家）海蘭毫不加一點思索的順口答了不知道是那個問的，

蘭抬起頭來一看，啊！原來是穿着灰色衣服，披載着

**武裝帶的一個軍人**

他一眼瞥見海蘭很很的盯着不轉眼。

(你知道她往哪兒去了嗎)？故意反問一句。

(不知道！)不耐煩的答。

海蘭見他口內鑲的金牙，二條豎起的眉毛鷹嘴似的鼻子，兩隻貓眼似的眼睛，顯然是下等人，處處顯出他那惡劣，粗鄙。

他回頭向劉注視一眼走去了。

原來劉團長僅同吳順昌見過一面，是經他的同事曹君介紹認識的。誰知這位劉團長是見面就熟識，他和順昌相識只有三天，不料這天下午就到順昌家裡來要賠他去打牌，幸喜吳先生沒在家。

吳順昌就是海蘭的父親，頗善於交際，來往者多係有名望之人，所以那些戲院啦，都是他所常到的地方。

海蘭無意間見了這樣一個惡恨恨的軍人，心裡殊為不安。當那軍人走後，她也無心看書了，只是想像着軍界中的人叻，除了少數之外，沒有一個是有天良的。殺人放火，吃喝嫖賭無所不為，呵！倒也可憐，假若臨在戰場，一

槍射來，豈不是他應受的報應嗎？噯！任他們作去吧！反正他們有受報應的時候，何必對他有惡感呢！？

劉團長自從見了海蘭後，時常想起野心，對於吳順昌尤為親密唯一的目的是想得到海蘭作了他的 *Mife* 才能罷休。

海蘭聽到這個消息，心中實為不滿，但她的父母並沒有正式告訴她，過幾天她就離家了。

忽的一暗，呵！原來是電燈滅了，電影開始演了，一卷卷的演過，此本片子共有十二卷，牠們看完了第八卷，海蘭見影內可憐的情形，觸動了她善感的心靈，不由的掉下兩眼同情淚。

（秋妹現在的社會上像琴女士一樣命運遭遇的人不知有多少，自縊者更不計其數了，可憐的琴女士難道就屈伏於這經濟壓迫之下嗎？）（我想她決不會服從的，決不能這麼簡單）秋帶着替琴女士擔憂的樣子說。

海蘭心裏殊為不平，噯！金錢是萬惡的根源，許多人爲了她，鷄未鳴即起，三更天才睡；許多人爲了她而犧牲了頭顱，遭遇多少患難；我認識了牠——錢——是詭詐，

毒惡，侮辱不由的想到自己的境遇——劉團長——是多麼難受呀！噫！母親是否真正有病，到有些疑惑了，昨天淑秋接到家信，怎麼沒有提到我母親有病呢？回不回去呢！到成了海蘭心裏唯一難解決的問題，想來想去沒有辦法。

『噫呀！』淑秋驚惶的站起來喊了一聲，這一喊倒把那位正在憂鬱沈思的海蘭嚇了一跳

『什麼事呀？』海蘭不禁有些胆怯了，

『你沒有看見嗎？琴女士前面逃，後面眼看追上了，前面是江，後面有敵人，逼得她沒辦法，跳到江裏去了，我正要去伸手拉住她噫！誰料是在看電影呢！』

的確海蘭沒有看見，她正用心思在那封快信上，怎會注意到那上面去呢！？

電燈忽然的亮了，影布上見有五個大字『請明天再看』演完了。人們快走完了，她倆也隨着出了院門，討厭的流氓跟在她兩後面。

『我去替你們雇車子吧。』愛多事的流氓帶笑的樣子說

海蘭一夜沒有睡着，總是想着那封快信，不能是謊話吧？到底怎麼辦呢？呵！明天把信給淑秋看看，或者她能替我想個妥當辦法，對了，等到明天再說吧，這就是她最末的一條路了。

秋妹！你看這封信是昨天接到的，請你替我打個主意吧！蘭帶有哀求的神氣說着把手裏拿的信遞給淑秋。啊！原來海蘭的憂鬱就是爲了這封信，淑秋急得要知信內說些何事顧不得三七二十一，拿起來就看：

海蘭吾兒，屢！不幸汝母於前晚忽得病症。藥力無效，不知是爲何症時好時歹，據醫生云：凡得此病者，多有性命之憂，十之八九無法調治，望汝接到此信速反家一望，別不多囑。

父順昌字八月十五日。

秋看完了不禁吃了一驚說：

你回不回呢？

「我原是沒有辦法，才來請你替我想個辦法呢！」「你若要我來替你拿主意還是回去的好，家裏沒有人哥哥不常在家，只有伯父一人，你還是回去幫些忙等伯母

好些再來也沒要緊。」

「噯！淑秋那裡知道海蘭的一幕劇哩！海蘭此時也覺得回去好些，但她還是有些游移，

「還是回去吧！呢！今天是禮拜一，正好下午三點鐘有特別快車。好啦，你就乘這一趟車回去吧，我來替你請假，這裏的東西你不要管，呵！現在已是一點五十分了，不要再遲延了，」海蘭就在這天下午離開了學校，

過了幾天淑秋接到一封信

「淑秋妹妹！」

我的命該如此了，我早就知道要有這回事的，噯！誰料真不出我意料之外，妹呀！我心裏的苦衷你那裏知道呢！？

當我接到那封信，我心裏就萬分的疑惑。母親有病是當回去的，但不知是不是實事思來想去還是感情壓下了理智決定回來了。

那天四時半即我鄭地，我到了家中，見得屋內擺的箱子、什麼鏡子、茶碗啦……一些東西，我母親正在忙東做西的在忙著，噯！這是怎麼回事呢？

「喂！妹妹當時我跟前有井我定要跳，有刀定要自殺的，我醒誤了，他們是爲我預備的，原來他們已經定于十五日要我同那個惡恨恨的劉團長結婚了，這是多麼惡劣的消息呀！」

秋妹這都是爲了金錢呀！金錢是萬惡的。我的父母也是爲了他有錢，所以才辦出這樣的事來。不然他們怎肯把親生的女兒許給一個漂泊無緣的軍人呢？

我不怪我的父母，只怪社會的不良，現在的社會上有錢就有勢，我不願再提到這上面了！

秋妹！我的一生兒了，

秋妹！我希望你要努力前進造成將來一個有爲的人才，你的前途光明遠大，是無限量的，我只有羨慕你了，喂呀！我的心痛了，不能再往下寫了，不談吧祝你

學業日進 我的東西請你先照管着，

你不幸的姐姐蘭書八月二十日。』

「喂！蘭姐呀！蘭姐！這都怨我吧！我不該勸你回去，我陷害了你的一身，我的罪過多麼大呀！我願地王把我下到十八層地獄裏去，不然我的罪過將無法消去，蘭姐！你是

否恨我呢？蘭姐！你儘管詛咒我吧！

海蘭就在出嫁後的一個月得病死了。

嘩啦一聲，手裏拿的化學頁子掉到地上了，呵！打吃  
飯鈴了，她拿起頁子去吃飯了。 (完)



# 戲 劇

## 殘 缺 的 情 花

悠 一 谷

時間 民國二十年

地點 開封

劇中人物

李文治 一個青年醫生。

陳國華 是一個品學兼優並富有勇敢性的革命青年。文治的朋友。

栗譽芳 國華的愛人是一個活潑的青年女子。

栗老太 譽芳的母親，年約四十餘，是一個佈滿了慈祥的老人。

栗華芳 譽芳的小妹，年約六歲活潑天真。

李 媽 栗家女工，年約三十餘。

## 第一幕

登場人物

陳國華，栗譽芳，栗華芳。

佈景：一個中產階級的庭園，此時正是鳥語花香風和日緩的春天早上，柳浪後面是一間優雅的書房，牆的中央掛着總理遺像，左面斜斜的放着長方形的書桌，桌上放了幾本洋裝書籍及一個勇敢熱情的革命青年照片。譽芳無聊賴的躺在安樂椅上，注視着桌上的照片；窗外皎潔的日光正射着她。

華芳（穿着舞衣似的花袍，跳躍奔來）姐姐！國華哥來啦。

譽芳（柔柔立起）噢！妹妹你不是哄我了，你看那燦紅的日光不是剛出來一小時嗎？

華芳 姐姐！我不哄你，你看那個向這邊來的不是國華哥嗎？哈！哈（跑下台去）

國華（穿着藍色的西服，打的白色領結，很慷慨的走過來，握着譽芳的手）妹妹！請你原諒，今天爲了學校的事情，我來得晚些。

**譽芳** 哥哥！請你以後不要再說這樣的話吧，我們是何等親切的友誼，這些事情我絕對不能見怪你，不過在這清新的晨景中，你不來的時候我覺得非常的淒涼。

**國華** 妹妹！這個我到也覺得，不過我們處在這種紛亂的中國，觸目皆是慘景，所以我便不得不死心踏地的努力革命，因此對於個人的享樂、甚至於對於愛人的清談遊覽，也沒時間了。

**譽芳** （譽芳站起來，拉着國華的手，甜蜜的望他，兩條視線恰恰正對着，表示出十分可愛的樣子）  
國華！你這樣的熱心革命，實在使我欽佩。

**國華** 妹妹！我覺得這沒有什麼可欽佩，不過盡此青年的責任罷了，在次殖民地的中國內，我覺得凡是青年都應該有這樣的精神。

**譽芳** 國華！你這一篇話實在如那銳利的刀鋒已經快把我心刺破了。

**國華** 譽芳，每當那更深夜靜，樹梢上的皎潔月光，透進紗窗來的時候，我老是幻出一片可怖的中國現

象，但是轉又想到我們倆的前途，不覺又歡喜起來，我覺得你這樣激昂活潑的精神，定能成就我所理想的事業，爲中國前途開一道光明。

譽 芳 噯！……哥哥！你是這樣想嗎？（譽芳伸去了手很悲傷的坐在桌那邊）

國 華 妹妹！我是這樣想的，而且我非常的自信，（國華走到桌子那邊握着譽芳的手，更可愛的看着她好像是暗喜他將來光明的前途）

譽 芳 噯！……但是啊！院內的玫瑰，將有牠凋落的時候，假使我們的愛情也……

國 華 妹妹！你不要這樣的多思，我真不曉得你怎麼這樣的好悲觀，我相信我們的愛情絕對沒有凋落的時候，而且要勝過這些可愛的玫瑰，你看我們的鮮血是時常的澆養牠，我們的努力使牠一日日生長。

譽 芳 噯！……哥哥！

國 華 （國華撫抱着譽芳走到門前）譽芳！在我剛才的那一番話中，不過爲引起你的更加努力，可是反

而引起你無限悲哀，我心裏實在不好過，希望你  
一後不要再這樣了，要知道這對於你自己的身體  
，實在有莫大損害。妹妹！你看明媚的春天早上  
，院內的花何等美妙啊！請你不要這樣沈思了吧

譽 芳 唔……（非常沈思的樣子）

國 華 我想公園的花再過幾天一定開得更可愛些，閑的  
時候我希望你伴我到那裡遊覽一下；（好像想轉  
變話頭，免去她悲哀似的）

華 芳 （從後台跳出）姐姐！你們要去花園嗎？我也要  
去，我也要看看美麗的蝴蝶姐姐，……

國 華 （抱着華芳坐在椅上，譽芳也慢慢退回原坐）譽  
芳！這樣的小妹妹，實在活潑極了，我真要把她  
當作我親的小妹妹了。

譽 芳 （拉着華芳的手，現在譽芳的精神比剛才快樂些  
）妹妹！這是你的哥哥你願意嗎？他要給你買花  
，買蝴蝶。

國 華 妹妹！今天你跟我走，我要給你買花捉小蝴蝶，

你要不要？

華 芳 我不跟國華哥走，我叫媽媽買，（如小兔似飛奔走了）

譽 芳 噯！在我痛苦的時候，唯一能消去我的悲哀的，只有這樣可愛的小妹妹，所以我每逢痛苦的時候老叫她來玩。

國 華 妹妹！你確切太好悲觀了，我勸你以後不要再這樣吧，因為這實在對於一切都有莫大的損害，譽芳！你要知道中國固然是可悲，人生固然是渺茫，但是你應在這可悲的現象中尋出快樂，渺茫的人生中尋出依托。

譽 芳 國華！雖然悲觀是我覺到的不好現象，然而環境的追逐，使我不能不自然而然的走向這樣的道途；哥哥！在我未入世以前，我覺得世界是可愛的有價值的，所以我抱有莫大的希望奔出世來，然而到我入世以後，我所見到的只有虛偽欺詐，所聽到的只有被壓迫的殘喘聲，所以我現在的人生觀只有悲傷失望。

國 華 妹妹！就是我也是這樣，我想社會上也未必能有一個人不是這樣吧！所以我說現在的中國只有死等滅亡，可是我們作青年的，決不能袖手旁觀任他這樣，因此在我這將死而未死殘缺的生命途中，我還要盡我的力量掙扎。妹妹！生活能在奮鬥中，才能得到將來的快樂。

譽 芳 那嗎國華！你說我是錯了嗎？

國 華 妹妹！我認爲這確是你一點的錯誤，你還記得當那一次娥眉似的明月，照着我們倆的時候，你會對我發過誓願：你說你生前最恨的，是帝國主義對我們無條件的侵略，你最認爲恥辱的，是本國軍閥的自相殘殺，而且你還堅決的立定了救國救民的大目的，妹妹！請你不要忘掉那一次慎重的談話，更請你不要懈怠了那如烈士的鮮花一般燦爛的努力。

譽 芳 哥哥！我自己所抱的目的，絕對不能忘掉只要我能在社會上生存，我總要盡我的力量奮鬥。

國 華 (緊握着譽芳的手)譽芳你既有這樣的精神，我可

以相信佈滿了我們前途的是片耀目的光明，雖然現在並沒有達到目的地，可是那行動的方針已經指到了相當的地位。

譽 芳 哥哥！我真不知道應若何的感謝你，你能把我生命中最危險的錯誤指示出來。

國 華 我覺得愛情是應該這樣，並不像一般人只知愛而忘掉了青年所應作的事業，妹妹！有了愛情，工作應更加努力，生活應更加革新。

譽 芳 國華現在幾點了。

國 華 (看表)啊！恰恰九點，正到了工作的時候。

譽 芳 (二人很匆忙的站起表示出很恐慌的樣子)到的時候恐怕又遲延了五分鐘吧！

國 華 唔……………(表示出抱歉的樣子，二人大步的跑下去)

(幕猛然下)

第 二 幕

登場人物：

栗老太，栗譽芳，栗華芳，李媽，陳國華，李文治。



時間

與第一幕相隔二星期。

佈景

一間淒涼的病房，窗戶開放着，煦黃的日光恰射到屋內，譽芳躺在白帳圍牀上，撫着白色的紗被，用手撫着胸，面色蒼白，兩頰散紅，時時聽到咳嗽的聲音，牀邊的棹上放着幾瓶藥水，開幕時國華坐在牀沿握着譽芳的手。

國華 妹妹！你好些嗎？（很憂傷）

譽芳 啊！國華我好多了，怎麼你近幾天來連着看我，難道你的工作都辦完了嗎？（聲音微顫）

國華 雖然沒有辦完，可是我怎好有心去辦呢？

譽芳 噯！（閉下眼睛表示疲勞的樣子）

（國華輕輕的把手拿去，走到棹子前面，酌藥預備給譽芳吃）

栗老太 啊！陳先生近幾天來煩你費心，實在感激不盡。

國華 伯母！人類的互助，與互愛是人類的天職，請你以後不要這樣說吧！並且我和譽芳是情深的知友

伯父已故，我覺得這些事情不是你自己辦得到的。

栗老太 噯！天下也竟然有這樣慈祥者，陳先生剛才譽芳又醒了沒？

國華 剛才她醒過一次，我不敢和她多說話，所以後來又睡去了。

華芳 媽媽！姊姊的病好了嗎？（國華很悲傷的看着華芳的臉一聲不響，栗老太向她擺手表示叫她出去的樣子）。

譽芳 噯唷！我痛得很（栗老太同國華雙方跑上）

栗老太 女兒！女兒……（用手撫頭）

譽芳 媽呀！可憐你將成爲……

國華 妹妹！你的病過幾天就可痊愈了，請你不要這樣的悲傷。（握着譽芳的手）

譽芳 哥哥！花園的花全開了的時候，你帶妹妹去吧！

國華 你歇一會吧！不要這樣的多思，噯！……

譽芳 噯！哥哥！（咳喇更甚，而且嘔出鮮紅的血塊，此屋內全體靜默，栗老太在一邊擦淚）。

~~李媽~~太太先生來了！

(國華趕快出去迎接，一個穿着灰色西服的醫生，手內提着皮囊同國華進來)

文治 近來栗先生的病好些嗎？

~~栗老太~~蒙先生費心，女兒的病好些了。

國華 文治我實在抱歉這樣的煩勞你。

~~文治~~只要栗先生的病能夠好些，這都不算什麼；譽芳是你的愛人你是我的知己。

國華 (幫譽芳解扭子) 譽芳！譽芳！……

(譽芳惺忪的睜開眼睛，流出悲哀的眼淚)

文治 栗先生！不要這樣悲哀，你的病在兩星期內定可好的，(文治拿出聽脈管，先聽後又實驗溫度，很驚慌的樣子，同國華走出)

國華 文治！譽芳病究竟怎麼樣？

文治 (少停) 許不要緊。

~~國華~~她的病能好吧！

文治 能好不過……

國華 噯！文治不過什麼？

文 治 譽芳的病恐怕是肺病。

國 華 噫！譽芳也得了肺病嗎？（非常驚訝）

文 治 國華你不必害怕，肺病也非絕對不可治的。

國 華 噫！……文治……譽芳純粹是個小孩的樣子，無論什麼事情她總是一味的真誠，在昔時她有些好悲，可是經那一次勸解之後，她完全是變為一個樂觀者了，對於任何事情：她總是充滿了興趣去幹；噫！文治她怎麼也能得肺病呢？

文 治 關於譽芳的病，大概是由於胸部受的壓力大了吧。

國 華 唔！（沈默）

文 治 啊！由剛才的實驗，……栗先生現在一定很弱吧？

國 華 唔！是的（仍沈默）

文 治 國華！關於栗先生的病我看需要努力的靜養，而且沒事的時候不必和她多說話，屋內的空氣也需要清潔些，現在栗先生的肺比平常人要小得多，所以對於呼吸有許多地方不便當，就是血管的流

通也受了更大的障礙，所以栗先生須有大時候的修養才能好，（用手摸囊中取藥）國華！這些藥你可拿去給栗先生吃，有事的時候到醫院叫我，（提囊欲行狀）

國華 李先生，多謝。

文治 （少走幾步又轉回來）國華！假使栗先生睡的時候醒了再吃也可以，不必叫醒她。

國華 （握文治手）噯！文治你可以多坐一會嗎？

文治 現在院內正有一個和栗先生病相同的女生等着瞧呢，我得趕快走。

（說後二人走出）

（國華送文治回來，譽芳的臉，更發蒼白，國華輕輕的把被子蓋好凝視着譽芳發呆）

栗老太 陳先生譽芳的病，先生怎樣說了？

國華 伯母！譽芳的病在兩星期內定可好的。

栗老太 女兒的病要真能好了，我一輩子也忘不了李先生呀！

譽芳 噯喲！……哥哥！……我怎麼起的病呢？

國華 妹妹！你的病過幾天就好了，醫生說……大概胸部受些壓力，所以肺部有些弱吧！（說時有些吞吐不欲言）

譽芳 噯！……天啦！……我明白了！

國華 妹妹！你靜些吧！

譽芳 哥哥！我心痛得很！（用手摸着心）

（國華酌藥送到譽芳口中，此時譽芳好像很安閑的睡着，國華坐在牀沿留心的望着她，不久譽芳醒來眼眶中陰滿淚痕）

譽芳 哥哥！玫瑰盛開了吧！

國華 妹妹！你不要這樣思索了，醫生告訴我叫你靜些

譽芳 噯呀哥哥！……我此時已經不能再靜了。

栗老太 女兒有病的人，不能這樣急，你歇一歇吧，（栗老太此時上前撫着她的女兒譽芳的眼才漫漫放下）

譽芳 （少停）噯唷！哥哥！我不知道東胸能喪失我的生命！我不知道東胸能折斷我的前途！……！

國華 妹妹！……歇歇吧！……（國華握着她的手，淚痕一顆顆的落在衣襟上。）

栗老太 傻！女兒安心安心吧！

（譽芳翻過眼去很悲痛的望着栗老太）

譽芳 哥哥！我們的計劃成爲泡影了，我們的希望只成爲了幻夢，傻！哥哥！你不要悲哀，你不要爲我而喪失前途的光明！

國華 妹妹！你靜些吧！這些我當然要記到心裏。（少停譽芳又睜開眼睛）

譽芳 哥哥！我不恨我的死，我只恨我的自殺，再生前我只迷夢的睡在束胸的懷抱裡，傻！到現在才有這樣的結果；哥哥！我悲哀我自號爲青年，但是我並沒有盡到青年的責任就這樣的下去了，哥哥啊！我想不到……我生前的一切目的，只臨死多添了我的悲哀，哥哥啊！哥哥！……

國華 妹妹！……我就在這……裡（握緊譽芳的手）

譽芳 哥哥！你爲我是你的愛人，你應担起我倆共同的目的，爲國家，爲自己前進，哥哥！我死去了，

你要努力。暖！哥哥我希望你能把我這一篇慘事表現於世上，使一切的婦女趕快覺悟，再不要像我這樣自殺了。暖！哥哥！我死去了，你不要悲傷。（閉目而死）

國華 暖！妹妹！……我愛的妹妹！我生命的依托者，你竟這樣的死去了，暖！我想不到我真比不過玫瑰，暖妹妹！……（抱譽芳尸體大哭）

栗老太 我的女兒呀！譽芳！譽芳……（暈倒地下，呼吸滯塞，表死狀）

（幕猛閉）

○1931，50，



# 童 話

## 麻雀的介紹人

露薇

華娜的別墅設在艷湖堤上，近邊一帶松柏森森的儂陰，抱圍着，一片綠絨，錦秀的草場。一隻老麻雀，引着許多的，小麻雀，在這裡玩耍，一會兒，飛舞，一會兒喧嘩；喳喳！喳喳！……唱快樂之歌。

華娜：領着一羣小孩子、小天使般的，都扛着洋鎗，騎着棒馬，穿過叢林，一齊下了馬，性急的娃兒，瞥見了可愛的小麻雀，不由的舞跳起來，口中並洋洋的唱着：

『小麻雀，流地滾，打着汗子去買粉，買的粉滿臉擦打着汗子去買麻，買的麻妳不梳，打着汗子去買鍋，買的鍋懶不做，打着汗子去買布，買的布妳不縫，打着汗子再買繩，買的繩，頭上掉，吓的老頭一股尿！……』許多的

小孩一齊都亂吵亂鬧起來。

華娜用着小手，指着大衆說——嚴威的說，『小麻雀是我們的歌舞朋友，請不要嚇唬牠們的小心靈，……』不行！不行！那不行，打死牠的兒女，不要這懶精！大家表示不服氣的鬧了起來。可憐的老麻雀，大着胆子，眼淚汪汪的跪在他們面前，哀哀的懇求！

可敬可愛的小朋友，

暫借你的地，

壘着小窩窠，

小天使，可憐我

可憐我一家大大小小！

恕我們呵！暫借草場操一伙！

我能介紹夢遊仙來到，請他帶你到奇景世界，

樂逍遙！[雀唱畢]

[小孩唱]逍遙！樂逍遙！……

我們再不吵！

我們再不鬧！

大家乘着這風和日氣暖，草軟，花香，一齊來舞蹈！

舞蹈！

舞蹈！

專等着——

晚霞凝結，

明星燦爛，

皎潔的月光來相照！

夢遊仙子來到！

## 二

灰色的天空，隱着了玫瑰般的太陽，麻雀兒唱着歸巢之歌，可愛的一伙小天使們，現都在慈母的懷中，去作甜蜜的幼夢了。

夢遊仙子，拿着一把磁睡虫撒在華娜的小搖床上，神聖的睡虫兒，漸漸的浸入，華娜的眼簾，更浸入內腔，彈動了，伊的疲乏的心玄，她不自由的合起了露珠般的小眼睛，徐徐入了夢鄉。

小床前，立着白衣的仙子，衣服上綉着撒金的鮮花，頭上束着紫羅蘭的帕巾，蘋果似的面兒，好似初放蕊的，微現醉意的玫瑰，微笑着把華娜抱在懷裡，指着棹上的春

郎阿暖！兩個玩偶兒說話。

『仙子』他們倆個，不是你介紹的麼？

『兒童』是的呵！怎麼了！

『仙子』噯！他倆的情感分裂了。

『兒童』因為什麼！……很驚疑的問。

『仙子』：前天你，使着小洋車把她拉到娃兒家，他看着珍郎美……並愛他小金官兒的勢力建設小家庭……經麻雀太太介紹我與珍郎暗暗的定了婚！今夜三更就預備逃走呢！……

『兒童』春郎知道了怎麼辦呵？

她已經和他鬧了，好些時候了，今天鬧着他去買巴黎粉，明天逼着他和她一塊去鼓樓街快活鈴，燙髮，……正說之間牠倆果然吵鬧起來，

吾愛你……你真恨心呵！……噯！你不想想，我在螞蟻國內當一個小學教師，一月只有三四十元的收入，你與我要白金指鐲，我如何能辦到呢？！

你不是說過嗎『親愛的，你要什麼，我都給你，就是你愿要我的心時，哪嗎！我也要血淋淋的挖給你，親蜜的

愛妹，你相信我嗎？』這是你的前言，……」

『麼人呵！我情愿把心兒撻給你，我也買不來白金指鐲子』！戰慄着說淚兒像湧的一般。

『哈！非買來不行。』

『……』

你這樣對我不忠實敷衍我，到不如乾脆的離了婚！

麼呀！無情的阿暖！想不到你竟說出這話來，回憶我倆商華埠內的認識——是如何的表情，何等的神秘，幻湖濱中，芳林深處的幽會，玉蘭院的蜜諾……文藝之宮的結婚正當皎月俏立，星光炯炯，情雲漂漂，可愛的月光浸在柔情無力的玫瑰上，從玫瑰俊陰透芳處，浸過來月光好似在你玉體上洒了許多光輝耀目的燦爛的銀花！……麼

！……那時你握着我的手兒，你表示着，好似一朵芳醉含羞的薔薇，你低低對我說：『春郎！請你相信我，海可枯，石可爛，但是我對你的『心』絕沒有改變的一日……』

那時我倆彷彿有祕力量，似的漸近……漸近……甜蜜……

……我倆緊緊的擁抱着，一陣陣的玫瑰芬芳，射入我們的忐忑的琴心；一湧湧的熱血，在燃燒着……甜的吻着，

被這種神聖的「愛」陶醉了，玫瑰的俊陰濃情的麝香，動迷了消魂的我倆呵！似一對無力迷途的小羊，不由自主的眠於花陰下！阿姐！當真的……失……痛哭了！

哼！往事，不要重提了，你不能滿足我的要求，對我不是真情！別假哭無淚假悲傷了，我可是要走了……說畢竟然而去！

## 三

鴉鳴的無情的老北風括着，沙沙捲起了黃色的土雲，片野都是尺餘深的皓雪，夢遊仙子，挽着華娜的手兒，走入了一帶林泉內，雪把樹枝壓的彎着，好相一隊白頭老翁送殯似的，彎腰兒哭老婆。枝頭壘幾個窩巢住着三家，百靈，喜鵲，老雅。

這天無情的大雪阻圍着門子，小兒們沒吓吃怎麼辦呢？沒法子去找喜鵲，到了喜鵲家裡，看見老喜鵲正在家抱着她的孩子哭呢，不用和她商量——她也沒有辦法的、于是她兩就洒起同情淚了正哭間老百靈也來了。

你們別哭了，夢遊仙子，在們口呢！我們去見她她一定有很妙良的法去來邦助我們。

好！我們都去吧。說吧一齊來到巢外，輕輕飛到夢遊仙子面前哀哀的說：

（慈愛的仙子呵！可憐大雪圍着門子，不能出去打食小兒們已餓了三天了，特來請你仙子與我們想個救飢之計。）

現在我想你們東隣老麻雀，她與有糧食，你們三個去向牠借吧！即是牠沒有，也要與你們指出一條生活的明路。三人聽畢向仙子，道聲謝，飛舞而去。

唉！呀麻雀大哥，在家沒？

小雀兒去看，看，誰叫門呢！小麻雀去到門外一看，原來，是三位伯母到了，請到家裡坐吧。

你的媽媽同你的爸爸都在家沒有——同聲齊問。都在家的，都在家的。小雀回答，

在正說話間老雀向外迎出來，彼此敘禮已畢，大家落坐，小雀獻上茶來，客主，便開始談話了。

三位近來很好吧？天是這麼寒，這幾天我也沒有去貴府上請安，實在抱愧的很呵！…但真是。你們冒着這大的雪，到了我的弊草房中，瞧俺們…真着…。

東家說的哪裡話來，未免有點太客氣了吧？

客人說的話，也太欠恭了，我想一定有事吧？……

「是的！無事不登貴地，因為大雪圍着門子了小孩子在家忍着飢想問麻雀伯伯，母母，借點糧食」三個客人齊說。

『可不巧了，我們糧食剛存到西隣斑鳩家裡』（沉默一會）接着又說「好吧，我與你們一個憑據，憑此據去取吧！」

『好極了！好極了！時間不早了 就此告辭吧，』

（你們有重事任身，我不再挽留了，恕不遠送請！請！請！）

烏雅，百靈，喜鵲，~~三個~~，一齊出來。百靈說：我們三個要一齊去，老斑滑頭極了，他們未能借給咱，不如一個一個的去好些，

誰先去誰後去呢？

老雅說，誰先後到沒關係，我看誰小誰先去好了。

老鴉說『誰先後到沒關係，家着誰小誰先去好了。哪先讓，百靈弟妹去吧？我最後去。』于是大家商議定了，



百露告辭而去。

一片的草野，星星的有幾株枯槐，西邊的那株樹上就是蓄糧豐富的斑鳩家，百靈到了門口用着柔妙的聲喊着：斑老爺在家沒！斑老爺在家沒？

「小鳩奴！去看外邊誰拍門了」小鳩奴，到外邊一看。回來說：「外邊是個花衣的少太太，生的可美，說話還好聽。」

「噢！那一定是你百靈大娘來了，趕快開門請到家裡坐」小鳩奴答應一聲，嘩啦「把門開開，百靈進得門來四面都蓄糧的蒼房充滿着富貴的景像。

「唉！斑老爺呵！真富足，你看那糧食多少！」

老斑鳩聽說有人喊他老爺，便迷了，笑嘻嘻的出來迎接。

「靈大嫂！你太客氣了，為什麼這樣稱呼呢？並且我門還是多年的老隣居，應該喊哥的。」

「咳！俺實在不敢高攀。像俺這貧窮的小戶人家，唬死也不敢，喊哥呀！」

「他靈大娘真會說，使人心內好受！」

說話間來到屋內，分賓主坐下，小鳩奴獻上茶來。

「看你老靈么有福氣，這樣的年景，還存着那些糧食，你說真喜人呵！……」

「唉！你大娘太客氣了，（回頭對小鳩奴說）

「你快些與大娘拿點心，停停就赶快擺烟盤子，快快去！」

「是是！」……

「東老爺！別叫他們忙了，我還有要事的，一會兒就走，咳！小孩子們都在家裡還沒……」臉上現出一種憂鬱的苦雲。

「在家裡還沒什麼……」急速着問。

「咳！我來是向老爺，來告艱難的。」

「咳！靈大娘你爲何不早說，咱有的是糧食，還不請盡量的取嗎！哈哈……」

「謝謝老爺那我就要借些走吧！」

「你們快些去拿鑰匙，把第一號書房門開開，挖二斗麥子給你靈大娘。」

小鳩奴答應一聲，去了。不一會兒把麥子甕來，付于

百靈，百靈千謝萬謝的……告辭而去。

一剎那間來到牠們面前，老鴉和喜雀正在渴望中，看見百靈攜着糧食來，他倆非上前去接。

『我到了！看待的非常周到，你們趕快去吧？趕快吧！』

百靈：擺着手急急的說。

『哪嗎！喜嫂，你趕快去吧？』老鴉，攙着喜雀！

『好！我就去吧？』喜雀說着就動了身，瞬眼間，渺無影跡了。

喜雀來到，班鳩門前，用手拍門。

唉！『他鳩大爺在家沒有？他鳩大爺在家沒有？』

老鳩老頭子，正在那出神幻想着百靈情態如何的動人，語言如何的甜耳魂隨她去了，只有一個軀壳在那裡，痴痴呆呆，仰著傻臉，望着上帝，心情不自禁的喊出『苦！苦！苦！』。忽然又聽得嘻嘻洋洋的鶯聲，叫門。

『哼！小鳩奴，去！去！看看是你靈大娘回來了不是！』他說着話，就極動了身，話尚未了，咕東一聲，就把頭撞在影牆上，鮮血嘟嘟的直流着，也顧不去措，直也忘了痛，老毛兔一氣跟着小鳩跑到門首，胡啦開開了門，『

「睜了」，——不是地！原來是一位素衣天藍背心·黑絨帽，久未見面的俏喜雀。

「慶……」他長長的嘆了一口氣，失望似的冷冷的問。

「唉！你喜嬌子，來作什麼的？」

大雪圍着門子了，小孩子，在家忍着飢，來請求你老幫助，幫助。」

「好！小鳩奴去挖一斗去送給你喜大嬌子。」

小鳩奴答應一聲去了，一會兒，掘來一斗糧食，交給喜雀，她欣謝告別而去。

可憐老鴉，呆呆等了好久，才等到喜雀回來，把糧食幫助喜雀安放好，寬洪的老鴉·不慌不忙的，徐徐走上借糧之路，

「老斑頭在家沒有?!老斑頭在家沒有?!烏鴉來，到斑鳩門首，張開大嘴，喊出哭哀的老腔。

「小鳩！去上門外看看，那個妖怪，叫我這個名子，真是難聽極了。」

「慶喲！我的娘呀！嚇死人了，爺！爺！可不好了，門口有個鷹嘴的黑殺神，……」許多的小鳩兒，呼呼吸吸

驚得跑來回，

「哼！有什麼可怕，點壯兵把牠來見我！」

小鳩奴答應一聲飛也似跑入藏兵廳，點了五百兵馬到門外把老鴉拿着來到老鳩精面前：

「你這黑怪精來此撒野，不知道鳩祖宗利害爲起你是隣居饒你不死，拉下去重打一千！推出門外！」

# 散文

## 麥田零穗

李文英選著

### 1. 老少年

這是四年的舊跡了，當這麥子又要被割的當兒，不覺使腦膜上印象更其顯活。

那一天上午無情的太陽，灑遍了無數條的火線，蒸得人汗滴不乾，尤其是正在割麥的農夫們，滿臉上推滿汗液，恐怕他們都已嘗透汗的滋味了吧！

一塊正在割着的麥地裡，佈滿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拾麥人，他們都是一彎一彎的任捏着地下被丟或割罷而剩餘的麥穗兒，好像不倒翁似的，伏下又站起站起又伏下，高高低低帶有無限勞工神聖的意味。

天快小晌午了，熱度跟着增加了，這時我依了二叔父的命令去看守，坐在割罷的麥堆上，曬得我渾身淌汗，頭昏目眩，胸中的一顆小心，幾乎也被蒸得跳出腔來，但也不敢逍遙遠去。

在這時，恰巧碰見了我的弟弟，我便托他看守，坐上三叔家的苞子裏面去了！（苞子，坡麥時用的工具，）

剛進了庄兒的西頭，我看見我家的大門口河堤上，坐了許多的男女小孩子，我心中着急了，我想，一定是我們的三祖父又在堤上，繼巨續給們說昨天的故事了，我便急慌跑下苞子，一直的向堤上飛也似的奔去了。

『英兒！你回來了麼？來呀，我正要和佢們說故事呢，你願意聽麼？』遠遠從人堆裡發出的叫聲，隱隱約約傳到我的耳中。

這時，我更高興了，跑得很累，話也不會答，又被這兩句話所激蕩，滿腹的熱血，好像水蒸氣似的推着這一駕似火車般的小身體，越向前奔的更凶了。

如萬丈瀑布自天而降似的我，什麼也阻礙不住，只有向前闖去，簡直是幻化了眼前的一切，佢們的叫聲，三祖

父的嚷音，我那裡聽到，跑近人堆了，雙腳仍是一起一落的迅速交替着撲咚一聲，跌到人叢中，我的腿看好掛在坐的頂靠邊的菊花肩上，頭被撞在三祖父的懷裡，這一交，我可失了知覺了。

慌得三祖父連忙把我抱起，叫醒了我，他枯瘦如柴的老手，拂摸着我的散亂的小辮兒，輕輕的向我微笑：含有無限的柔和與愛意，同時這許多小朋友們的笑聲，也都一齊傳入我的耳膜裏。

『英兒！你這孩子真賴，跑來搶我一個大高錢！』三祖父笑喜喜的說，確又引起了他們呵呵的笑聲了。我只羞答答的玩弄着衣角。

『恁還笑裏！快叫人家碰死拉，真是欺負人！』菊花氣忿忿的提高了嗓子嚷着。

『你說吓呀！菊花！那也不是我呆故意的，不省事的死妮子，』我氣憤得咬緊牙齒回答她。

『你們還吵麼？我可不與你們說故事了！』三祖父強裝出發怒似的說，但他一會兒可又笑了！

三祖父真是和我們一樣的小孩氣，虧得他們都叫他老



少年，我心中默默的這樣想。

真煩人，那個死妮子，生來一個烏鴉嘴，終天呵啦啦的煩死人，不降家兒（還有一點）還比老鴉的叫聲，還要有一點破竹竿和不入耳吧！我可煩死她啦，不因為任吓，她的磨石臉，便皺的似乾棗一樣，黑臉皮兒又好像摺皮豬的腹部，最使討厭的，就是她不摸處處的偷東西，因去年她偷了我的小盜娃娃，我到現在還不理她，一直到今天我碰着她，我倆才開始互相啄了兩句，不然，我將一輩子也不答理她。

「英兒！你又在發什麼痴？」，三祖父說時，輕輕的打了我一把掌，拍醒了我。

呵！我在想那個煩人的……煩人東西……我忍住了，也發出幾聲羞笑來參加大眾的大笑中。

這時，素來性急外號為玩貧嘴的愛姐，等得不耐煩了，卡着嗓子大喊道：『你們還在胡鬧麼？到底是說不說故事了，』嘹亮而莊嚴的響音，果然驅走了大家的笑聲，真所為『鬼怕惡人』霎時默然無聲。

片刻，故事開始說了：

『話說這個賣菜裡，把菜賣完以後，他疑惑子，這麼早的曠野裏，況且又不靠近城市，怎樣可有這些趕集的呢？他向四圍仔細一看，呵！那不是外庄後地的亂葬塋麼？想到這裡，丟了空挑子就跑，又不敢喊，嚇得縮成一團，但又不敢逗留，只得彎着腰兒向前死奔了。』

『說到這裏不說吧！吸袋烟來……喝盅茶，』三祖父忽然啦節奏的長腔，這樣的唱，可又吸起了，接着便是頭頂上的那一棵大肚皮的老楊樹的傻笑了，橙黃色的陽光，一个个在葉縫中透過，斜斜的篩在菊花的臉上，好像太陽姑姑是故意又與她添了一點俊色，光點似活亂的麻子般的配得臉兒越加俏皮，額後的幾根毛毵毵的黃髮，被汗液膏的緊緊的貼在土色的肉皮上。最可笑的，就是當剛才故事被她聽呆的時候，發出噏聲噏氣的急促的喘氣聲，正和旁邊也被聽呆的小花狗深深咋的舌聲互相和奏着，不覺又引起我的默笑。

『三祖父！時候不早了！說吧，我的好祖父！說吧！』……我們亂七八糟的懇求着。

『不要着急，等這一袋煙吸完了麼！』三祖父麪聲麪語。

的說：

『哼——！這些孩子們，真不知道吓是吓，就沒有說等咱老朋友吸罷這袋烟，都似一羣蜜蜂般的哼起來了！』頑皮的喜弟還未說完，大家都已呱呱的笑起來了，

『不要鬧了，小冤家們，聽我與你們說』，空氣又驟然寂靜起來。

三祖開始說故事了，額上的枯皮，仍然摺成三疊，短短的鬍子，仍一根一根的矗立起來，正似一個脫了毛的舊刷子。

『這個賣菜的不是正在跑着了麼？在他跑的有二三里路時，忽然碰見一個拾糞的老頭兒，他雙手拉着他，顫抖着向他報告。

『老……大……伯！你行……好……吧！把……我……我送……回去……今天早晨……我賣菜因……因起來的大早了，到外庄的……的……亂葬塋邊，見了……許多鬼，我……菜……起……賣給……佢們了，後來，我覺悟了，才……直跑……到這裏，真……嚇死……我……了。』

『他們都是吓樣子呵』？老頭輕輕的問。

那……我……也沒……沒有……看清，但……映着……  
……薄薄的、月色……看見，都是……沒有下……巴壳兒】！

『哎約——！』忽然來了這大而長的鬼叫聲『你看看我有下把壳沒有？』叫時，雙手抱住這賣菜的對他陰笑着問

【艾呀！我的……媽……呀！】可憐的賣菜的昏倒在地了。完了。

『艾呀呀！好死拉，再說個，再說個！』我們都怔了半天，才糾纏着喊。

『不說了，不說了！吃罷午飯了再說一個好的，』三祖父微笑着說。

故事完了！大家仍呆呆的圍坐着，好像是默默的回憶着，故事的內容，三祖父仍抱着水煙袋呼嚕呼嚕似老貓念經似的甜密密的吸着，這種寂靜的空氣，將在我們個個的腦膜上，永遠的印了一幕含有無限神秘而又有趣的這段故事。

## 2, 遊海記

和上面的故事大概是隔一禮拜吧！我可不大記得了。

一天的黃昏，西方的白雲道成彩霞，把夕陽掩罩以後，新月就翩翩然徘徊在中天了濛濛的銀輝，照着被暮色所包圍的k村。

在深含有無限詩意的這時，我正坐在石滾上幫助老黃牛打麥，我隨着這石滾一圈一圈的轉着，就好像人類在世界上，過着一年年的循環的平淡生活，是一樣的乏味。

『來呀！英兒，我給你提了隻大鯉魚，你快來看呵！小叔在岸上大聲的叫着。

『呵！去啦，』我一面答一面踏着灘着的麥子跑上河堤小叔果然抱了一條約有半斤重的鯉魚，跑上河堤來，他輕輕的拖給我，我的手一滑，那鯉魚掬攏一下便跳到河沿邊草地上，幸虧小叔的手腕敏捷，跑了幾步，伸手便又捉着了，不然，這不幸的魚兒便死裏剋生了。

晚上，我和母親二姑母，都坐在院中的床上乘涼，我手中拿着已被煎好的一條可憐的魚兒，一片片的吃着，一邊默想：我吃了牠麼？他的靈魂今夜不一定來找我麼？我害怕着自己問自己，連問母親的勇氣都沒有。我想，我一說出唇，那魚聽見了，一定要來吃我還他的命，所以我決

意不說，並竭力鎮靜着心靈不想這事，希望把她忘掉。

夜漸漸的深了，人們也都一個個的入夢了，只有我一個怯弱而尤小胆的我，在母親的懷裏翻來覆去的輾轉着，再也不能入夢，只默默的怨恨着，小叔爲什麼要給我一條魚，使我造下了無限的罪惡。

亮晶晶的月兒，慢騰騰的走向西方了，潔白的光芒，漸漸的淡下去了，但頭頂上的天河，小星填滿了的河街，一顆顆更顯得細潔可愛！我呆瞪着滿天的星兒，只見牠們不住的與我軋眼，一會兒，我的眼兒昏了，心兒亂了！不覺怎樣的默默入夢鄉。

「英兒！快些掃麥吧！天快要下大雨了！」二叔父一面把麥貫在袋裡，一面慌慌張張的喊我。

黑雲遮住了全宇宙，好像十八層地獄，頭頂上振破了耳鼓的雷聲，好像惡鬼的怒吼，電光一閃，好似鬼火又似燈籠，模模糊糊的在照着我們的人家在場中工作。

唉呀！山水和大雨一齊推來了！轉瞬間眼前變成一個茫茫的大海了。

我的身體似一葉小舟般漂在海面上，但一會兒，已慢

慢沉下去了！我的嘴只一口一口的嚥着冰冷的海水，再也不能喊一聲了。

電光仍是閃着，但雷聲已被浪聲所驅走了，借着火花的電光，我看見了一條魚，的確是昨天被我吃的那條鯉魚，遠遠而來，慢慢慢慢一長一長的似我家的老黃牛那末大，眼看就追上來了。

真急……死……我了！但終不能喊出，一顆顆的眼淚，只默默的和海水所溶化，我的身體縮成一團，但仍努力的向前掙扎。

一霎那間，電又閃了，這會可……糟……死了！一個大螃蟹正迎面而來：他伸出那對約一尺長的硬銳而又可怕的雙螯，鉗住了我的腰，我的身體在他的滑絨的腹下掙扎，但始終仍是無效。

唉呀！不好了！我被螃蟹鉗住了，唉呀！鉗住了我的腰，他要吃我了！媽媽！媽媽呵！快……快救我呀！我被螃蟹鉗住了！……我拚命的喊着。

英兒！英兒！什麼？什麼？快醒！快醒！快快醒……

醒了麼！你夢見了甚什麼了！

## 糊塗錄

錦秀

(一)

在今日的社會，新潮流與封建制度正在相持的時候，作一個青年真是進退兩難。守舊吧，對方便拿諷刺的口吻，冷嘲熱罵的態度道：『守舊的東西，配當二十世紀的一個青年嗎？……』鼓着勇氣加入新潮流的漩渦以內吧，背後那一輩老先生便竭力的反對，甚至於罵道：『該死的東西，叫你上了幾天學，就只學會幾句什麼自由啦，平等啦，打倒這啦，打倒那啦；還不趕緊閉住你的臭嘴。……唉！這真是吾輩門庭的恥辱呀！』

唉！這樣的結果，當青年接受到的時候，便手足無措；真如置身於十字街頭，徬徨不定，認不出那一條是他走往前途的光明大道。因此便感到十分的苦悶，間接的便又



覺着在此實無活的必要，倒不如脫離人間安寧些，看見書本便嘆息道：『前途渺茫啊！黑暗啊，看這有什麼用處呢！』於是書本從此再也不想去摸了，上課時都是敷敷衍衍支梧過去，天天沒頭沒腦的過着消極的生活

但是青年們啊！請自己再往更深處想一想，這樣消極的態度能夠保障你的一生嗎？若是有人來問我：『這是青年們應該持的態度嗎？』我只好答道：『我糊塗得很。』

### (二)

唉！女子的體格真不堪言語，尤其在我們中國的女子身體更是軟弱萬分。中國現已覺察到自己的體育的落伍，所以近幾年來國家對於體育一項，非常的注意，關於提倡體育的事情日有增進的趨勢。學校爲了惹起學生對於體育的熱心，所以在一年中要舉行春秋兩季的運動會。但是有些女同學好像害羞一樣，往往在練習的時候，扭扭捏捏的不想下場；直等到先生怒道：『你要不下場，就給你打一個曠課，』這才擺起來得緊緊的身子作了幾項。若有人問我：『她是爲「打到」才來運動嗎？』我便回答：『我糊塗得很！』

## (三)

矛盾得很，終日口裡呼喚着『婦女解放』，身上却用一件緊得過度的小背心用力的壓迫着，要按實際看來也沒什麼好看，若要是讓旁人說一聲『楊柳細腰。』這樣的代價又有什麼利於自己呢？照這樣的裝飾真令人傷心而可怕；利雖沒有，害却不少，首先給於自己的便是走路不爽快，作事不敏捷，若是有人問我：『是爲的求美呢還是求便利呢？』我便可回道：『我糊塗得很！』

## (四)

又是一個矛盾，受着師範學校的教育，終日爲旁人所希望的將來的好先生；並且又受國家的優待，自己却甘心往下坡滾去，竟然作出如此不道德的舉動，無良心的行爲，若旁人問道：『這樣就是將來爲人師的預備嗎？』我便回答：『我糊塗得很。』

## (五)

這一學期本班上自習時，亂的程度真進步不少，肅靜的時候簡直沒有，一半因爲同學不在乎所罰的二百銅錢。一半也實在因爲秩序股不像從前那樣負責任。

有一晚上，全教室簡直要被一部分同學的喧嘩聲抬起來了，當時秩序股甲在坐位上便抬起來頭嚷道：『不要亂了，請大家保守一點安靜吧！……哼！真不講公德』真可笑。她還沒低下頭來，也許是爲的節省時間吧，便與她自己鄰近的同學吱呀起來了。若旁人問我：『她是僅管那一個時候呢？還是她具有不講公德的權利呢？』我又可答：『我糊塗得很。』

### (六)

在馬上，有權勢，受大家的恭維，說句巧話亦是好聽的，放個臭屁亦是香的，一旦到了馬下，這是以前的他，可是失了權勢，大家也不恭維他了，他的話也不好聽了，洒了滿身香水，也擋遮不了酸氣，『你明白不明白？』『我糊塗的很，』

### (七)

同性朋友，比異性戀愛還有味。終日三角，四角，哭哭鬧鬧的互相吃醋，背地你說我，我罵你，究竟是什麼意思，『你明白不明白？』『我糊塗的很！』

### (八)

不管是演劇，或唱曲，同學們說是喜歡當男角，那怕男角是個土匪，是個奸賊，當了亦覺佔便宜不少，『你明白不明白？』『我糊塗的很』

(九)

郵差也算聰明，信皮上寫着第一師範，他就知道是第一男子師範。送到一點不錯，並且寫時能省兩個字，怪便宜哪！給第一女子師範寫信，我亦想佔這省字的便宜，可是不成了，哈哈！原來人是指男人，並非指女人，人字頭上加個女字，才是指女人呢！『你明白不明白？』『我糊塗的很！』

(十)

同學說：『某處風景如何好』我聽了羨慕的恨不得立刻跑去看看，其實親眼見了，只不過說：『如此而已。』

回憶十歲時和先生，同學們去野外旅行，有趣極了。前天不是也和先生，同學們去旅行麼。怎麼不覺有趣呢？『你明白麼？』『我糊塗的很。』

(十一)

有很多的青年孩子們，都整日的喊着：『我糊塗了，』

我老了，做什麼都不成了！』這真奇怪，難道說一個老了就能够遮掩一切嗎？他明明是一個年紀輕輕的小毛孩，就把老了掛在口邊，這究竟是什麼意思？『你明白不明白？我糊塗的很！』

(十二)

聲聲喊着：『官吏是人民的公僕，人民是國家的主人』

那末，爲什麼公僕出來濶濶氣氣坐着汽車，國家的主人却還有一部在討飯吃？若是有人問我：『你明白不明白！』我一定回答說：『我糊塗得很！』

—— 完 了 ——

## 輾轉雜記

### 捲清

黑暗編成了這籃子，雖然是黑的，暗的，但是呵，上面却俱有晶瑩點點的花案。這是夜之神來了，他強迫着人們，不管他們是不是願意，就用壓迫的手段使個個都跳進他籃那裡去，這籃裡沒有什麼東西，只有睡神在那裏歡迎着辛辛苦苦已經疲倦的及愉快了一天的人們，都得意洋洋的和他一同去遊玩了。他可以減去人們的疲乏，又可以給與人們快慰和苦惱。他要給與的快慰或苦惱，誰也不能料想到。快樂也罷，苦痛也罷，總之，我們是不能和他爭論的，唯有等待着看我們未來的命運如何。

夜之神的面目和裝束真和我們大不相同，他身材的高可頂天，臉兒却是圓圓的，胖胖的，顏色是烏黑烏黑的，眼睛呢，比斗還要大幾倍哩！所穿的是一身黑皂大衣，手

裏提着的是黑暗而具有晶瑩點點的花紋籃子，他來了，威迫着要人們到他的籃裡去，我也是個人當然不得不跳進他的籃裏，睡神在笑哈哈的迎接得意的人們伴他去玩。不知怎的，睡神一旦見了我，就板起面孔來了，飛也似的離開了，我哀求他到身邊來，但是呵，他總是不理，我有什麼辦法呢？只有看着他人在那裡歡樂·跳舞，我唯有看着人家的快樂，自己徘徊，暗泣。人就是這麼的無情呀。

漂泊的孤子在這種木雞似的呆坐，深思——本校園——，這時候雖無大風吹來，却是時兒微風擁進我的胸懷，漸漸的也感到有些寒意了，將手插入袋內，哦！信兒仍然是放在這裡，將牠拿了出來，看不見什麼，只不過是一片片的紙兒罷了。這信的字句我記不大清楚了，但是我還記得，裡面却是充滿了斑斑的淚痕，拿着這信兒心有所思的移動了，我的兩足，走向一盞將要殘滅的煤油燈下，把這信兒再讀一遍。

「衆摯愛的妹妹：——」

你看那一輪燦爛而活躍的太陽姑娘由東方慢慢兒探出頭來了，但是她真的不幸呵！剛一出頭烏雲先生便跑來了

，將她一切的光輝，活靈都滅沒了。妹妹！這裏的天氣你也該知道麼？雲霧滿天，細細的霧雨差不多又要下一天了。

「一日的課後，這正是一個活躍的春天，花開，雀舞燕兒歌的時分，我倆手携手的走到家花園去，在那裡，在那裡呀！我倆哭了，又笑了。那時我們可說，妹妹呀！我真料不到做夢也不會想到現在竟到了這步田地。我的妹妹，時光是多麼的無情，牠什麼都不留戀，像閃電般的跑去。妹妹，二年前的時光，家的花園都灑在我的面前，我憶起了已往，再看看我真實的現在，我真的要暈倒了！」

「妹妹！她們都呼我倆爲雀妹，在校的時候，我敬佩的人兒呀、現在呢，你到底比我勇敢些，總之，千苦萬難裡你找到了甘露，汪洋的大海裡你找着了指針，有了出路。妹妹呵！我太懦弱了無再爭扎的勇氣，苦痛我是吃够了，我不怨任何人，只有怨恨自己的不努力，愛妹！我決意了，既不顧幹，就當立刻離開這個世界到死之國去，去那裡沉淪吧！我說了這麼多的一片，你定要莫名其妙吧！我愛的雀妹，你也允許我對你訴說我的苦衷吧？」



「我的故鄉太黑暗了；家父是頑固極了，這怎麼能料我升學呢？不升學我倒不傷心也不灰氣，依舊在自修着，準備着，我最後爭扎的勝利，我那知道，妹妹……！家父竟不言語的將我和一個小紳士訂婚！這時我仍不十分的失望，我得到這個消息後更引起火油似的努力自修；準備我的出路。唉！誰想到——妹妹，總之我承認了自己是弱者，竟屈伏于家父高壓之下，和一個素不相識的人結婚了。唉！事情到了這步田地，我該怎麼辦呢？那時候我哭的死去活來幾次。妹妹，我沒得死去。我只有希望他能和我心意投合；結婚後，兩人能共同來研究學識。妹妹呀！我現在給你寫這封信的當兒，就是來在他家的第二個月了，我的雀妹，他消費的金錢完全是欺騙人民得來的，我認他是人類中的毒虫，我怎和他過得好呢？逃走吧。但是我又沒有那樣的本領，不走又怎樣呢，妹妹呵！我的淚流乾了，再要哭也是無淚了；我沒有出路，只——有妹妹……！我們永別了吧！小妹妹，我有話告託你，你也允許我說吧！

「我此生不幸如流水般的去了，妹妹！你要努力吧！打破一切的一切，一切的黑幕，使後來的姐妹們不再嘗我

們現在以吃到的苦，叫你要努力學業，準備要用到的武器。愛我的妹妹，我還要告你說，婚姻是要自決的，絕不能使第三者代為辦理，但是，妹妹，我放心不下的小妹妹，你看現在的一般男女青年們，那個不是愛火在燃燒着他們的心？「戀愛」我不能否認牠是不好，假使沒有戀愛，婚姻還能自決麼？所以說戀愛是最高藝術。妹妹，你現在也有了意中人吧！但是你也該知道呀，不要學那些時毛男女講戀愛，什麼胭脂香粉呀，西服，金錢，同伴着到電影院，跳舞場，什麼公園裡擁抱，kisso那些肉麻的事情呵。妹妹，你要記着，這就是男女青年沉淪的神方，我盼望我的妹妹要愛的，美的觀點站在內心方面。

「我說的不少了，妹妹！你收到這信後，姐姐就離開九泉之下了，但是我的妹妹，你千萬不要為我的不幸而傷心弄壞了你的身體，你當努力，為後來的姐妹們開條大路，最後我要高呼：我是女界的罪人！妹妹別了！祝你努力！」

『儒弱的淑絕書。』

姐姐呵！你去了，我們女子就是這般的不幸，我現在

那仍然在這世界上活動着，但是我小小的心扉上已有了斑斑的創傷，這世界是污濁極了，那裡是真理何處是安慰？唉，又去了一個可憐虫！我獨言自語的這樣說依然再迅速的返回原處，呆在那裡默思。

我是一個感觸靈敏的人在別人看了不算什麼，我就要多時的在腦海裏徘徊，人心是狡猾極了，社會複雜的也够數了，世界實在是污濁到點了。我愛感觸，所以這麼一來終日的總是神魂顛倒，夜之神雖是來了，但是睡之神總不理我，夜裡失眠，白天又有個六七小時的功課這是板上刻着的一點兒也不能移動的，其餘還有不得不應付的事。媽媽呀，你兒子的生活你也該知道吧，媽呵！你是否和你的孩子同樣的在這黑暗的下面——深夜——追憶着？唉！媽媽！假使你現在見到了我，一定會不認識我吧，我奔泉似的淚水不能制止了。我是終日如瘋如狂，臉兒怎能不憔悴呢？媽媽，四處都是些冷笑，怒罵，你該知道吧！

我常常說：一個人若果不願努力了就當到死之國去，去那裡沉，論現在我呢，既不願努力，而又無死的勇氣，這真是不配作二十世紀的青年呀。

B是我心坎中永忘不掉的人兒，這又怎能不使我難過。唉，但是過去的既是不能再回，我只有哀求上帝。上帝，你是人類的慈父，我的慈愛的天父，W日的那一個清早你能不能使牠再來一次，我不怨別的。只有恨自己，太胆怯了，竟模糊的放牠去了，我那裡料想到，唉！……我的天父！W日的那个清早你叫牠再來一次吧！

夜神將要去了，叮當……叮當的鐘聲又是響了，我怕，我懼怕的很！

一九三一年，四月。

## 嫩 芽 隨 筆

S C

一

『生離死別』是怎樣一個難於入耳的名詞呀！可是牠偏要在我的週遭戀戀不忍離去！於是我纖弱的心房裡不時發出隱痛；深凹的眼眶內，滿滿貯滿淚水。

二

那已將衰殘的鮮花啊！我天天——無論是嚴寒的冬天或是炎熱的夏日。——為你澆灌清水。為你剪去殘葉！甚至於將你搬進暖室，當你冷凍的時候或者將你搬到大樹蔭下，當你酷熱的時候，但是你却呆若木鷄而對我竟是若無其事。人對物是這樣，可是物對人如何呢？

三

那諂媚的笑，那勢利的笑，那嬌傲的笑，那痛苦的笑，那不自然的笑，那……這些……都使我見之索然後退。

## 四

我們要作一件事，就要快刀斬亂麻似的，何必那樣懼怯呢？但是我可不能，上天：求你賜給我力與勇！

## 五

宇宙是如何苦悶的大網羅我們的人類，誰也逃不出這個網羅的。

## 六

學校是個吃飯的場所，一絲一毫都不錯；我覺得。

## 七

眼珠睜大是一個世界，眼球縮小，又是一個世界。

## 八

誰都說環境能造人。環境是什麼樣子，造出來的人，便是什麼樣子，但我目見一個環境內，為什麼有千百萬個離奇互異的人物呢？

## 九

暗淡，暗淡，暗淡下去吧！人人都說暗淡好！

## 十

不知曉的人，我們怎樣稱呼呢？

## 十一

有些人的喜怒哀樂，好像是寄托在另一個人身上似的，你說可笑不可笑？

## 十二

請看哪！高的山倒塌下去了，可是低的平原，又凸了起來！永恒的，永恒的是循環式啊！

## 十三

我凝神的望着很遠很遠的地方而流淚，因那裡深埋着我活潑的生命。

## 十四

誰敢勇猛的向前走去，拾那晶瑩的淚珠。

## 十五

唉！前顧茫茫，後顧茫茫，似巨浪之梨花。

## 十六

年前慈母送我出門時，那幅慘笑的陰影又呈現在我面

前了，此時靜聽我的心音聲聲道：『不如歸去，不如歸去！』

## 十 七

實力是無上的光榮，無量的珠玉。

## 十 八

小蝴蝶在花叢裡飛來飛去找不着適宜的處所棲息，忽然一種幽揚的聲音，從遠處傳來！『小蝴蝶呀！別那樣的踟躕！快找合宜的地方棲息，否則冬天來了，牠要消去園內一切的。』小蝴蝶沒有聽見，仍在花叢內徘徊。

## 十 九

美好的事物在人生的歷程中，處處表現著！可是你也得用瞳子去看呀！

## 二 十

『妹妹：我愛你，你是我的靈魂，是我的生命的寄托者！』可是他轉過身來，和別人談話中又會說：『你們說我愛她嗎？哈哈，那才真是笑話呢！……』

## 二 一

你想精神愉快嗎？請給個條件：你的腦海只許存一種向上的希望。



## 二二

望着星月長嘆！望着花影陪泣，她們的一生是如此過去了！

## 二三

當你發現，從來沒有被人發現的事物時候，你那時的心境該是如何呀？

## 二四

人們的奸詐的心和自私之慾都是隨着世界文明而進展的。

## 二五

任何一種行爲中，都有個人的意志。任何一種評語中都有個人的偏見。

## 二六

一個人如果僅僅是爲衣食而生存，那麼他的一生比牛馬都不如。

## 二七

正義是比較含有永久性質的東西。

## 二八

『禮教是怎樣不該壓制人呀！』可是所謂新女性者，往往不自知的走入了禮教的道路。

二·九

孤琴獨奏到別有一番興趣呢。

三—十

『不平不平』誰與我共鳴此一聲不平？

三—一

和平時代，環境不帶特殊意味那樣方被稱為好人，反之，則遭漫罵與諷刺。

## 十九年度初二甲生活雜記

苗 永 明

### (一)

有一次的作文題目中，有一題是：「母親的故事」。

「我母親沒有故事。」W君瞪着眼睛這樣說。

「誰說的？」愛管閒事的我問。

「我說的，誰說的？」W君是一個火性很大的人，看見我問這些不相干的話，就狠狠的答了我這一句。

「難道你母親是新生出來的嗎？不然怎麼會沒有「故事」呢？」她聽我這樣說法，似乎覺着我說的也有些近乎情理，她正在咕嚕着的小嘴，也就好像是輕氣球打的太飽了似的，嘖嘖一聲炸了開來，她顯然是笑了，同學們也笑了，我隨後也陪她們笑了一陣，但在笑聲中，我却分明的聽見她在罵我說：

「貓妮兒真不是好東西，她把人氣的喜不成，怒不成」

(二)

G 正低頭看小說，忽然看見Z從她身邊經過，她就很快地用唾沫在臉上抹抹，伏在桌上裝哭。

Z 見了，就走過來勸慰她；她不哭了。

待Z走後，我問她裝哭是什麼意思？她很得意的笑着說：

「這也是引誘人的一種方法呵！」

(三)

X Y與我算是我們班上最愛玩的了，前天下了大雨，雨後，我們三個人跑到外邊去玩，一出校門，看見路上好像是用柏油擦過了的閃閃發光，我們高興極了，也不問鞋先生襪小姐同意不同意，只管在液體的水晶道上直向北走

我們打算繞中山公園西邊那個湖的一周，誰知老天偏要和我們開玩笑，剛剛轉了半箇湖，牠就把牠清冷的雨珠兒，點點滴滴的向我們頭上身上以及地上湖中打下來，我

們見牠——天——下了，就賭氣似的說：

「隨牠的便吧！牠能下多大就下多大，橫豎我們非轉這個湖一周不走。」

等我們回到學校，什麼都濕透了！衣服，裙子，襪子，鞋子都同洗了一樣，一進寢室院，就遇見幾位同學，我們對同學們說：

「我們每人帶回了兩隻蛙。」

「在哪裏？讓我們看看！」同學們異口同聲的這樣說。

「你們聽吧！」我們笑着說着就往後面跑，此時因我們的脚下漫水太多，所以一跑也就咕哇咕哇的像蛙一般的叫起來了。

#### (四)

Y最愛笑，不論值得笑不值得笑，總是咯咯咯咯的笑個不休，使別人不能安安靜靜的看會書或做會別的工作，我見她這樣，就半帶些取笑的口吻笑向她說：

「y，妳聽妳笑的咯咯咯咯！簡直就像一團鷄婆叫她的雞雞吃穀的一樣。」

y見我這樣說法，就不笑了，此時我才慢慢的說：

「呵！我知道了，原來治y不笑的方法，只須說她像一隻雞婆就夠了！」

(五)

我正拿了一個鵝蛋在手中玩弄着，小英說：

「怎麼這麼大呀！」

「這個不算大，還有比這更大的呢！」我這樣的回答她後，小英就笑嘻嘻的問我說：

「芬姐！妳喜歡再叫牠發大些嗎？」

「妳能使牠發大些嗎？」我也嘻嘻的反問她。

「那還不容易。」她說：「只要用些發麵酵子發發就成了。」

(六)

依我的觀察，y 算是最矛盾的一個人了，她每每好拿別的同學取笑，但別人若向她說句取笑的話時，她就板起她憂菁似的臉來狠狠的向別人說：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七)

我們班上的同學，有好多愛聚在一塊說笑話，傍晚在

寢室裏談閒話，我忽然想起兩禮拜前的一天，G女士到我家去，我倆一樣大，所以到了一塊，就要談起很多的笑話

• 我就給同學們說：

「我給您說個笑話吧！這是在兩禮拜前聽G女士說的

• 她的同院W少奶奶，最愛接人話頭，G女士有一次同H女士談話，說起來「紅顏薄命」的話來，W少奶奶聽見了就接着說：「可不就是真的嗎？您看那位q老太太不就是「紅眼薄命」嗎？她的眼天天都紅的像血滴一樣！所以她的命很苦！」

### (八)

小茸生成是個古怪人，無論什麼事情一臨到她，就出怪了。上自習時，她打了一個噴嚏，不知怎的，噴嚏也會打歪，那口氣沒從口裡出來，却沖到耳下的脖子筋上，幾乎把脖子筋沖斷，痛的小茸吱吱吱的叫了半天，小黃聽見了，笑的一下跌個倒。

### (九)

G的衣服，差不多都是P嫂洗的，有一天，P嫂來給G送衣，G出去還沒回來，我們問：

「P 嫂給誰送衣服呀？」

「我不知道那位先生姓吓，不過她每次交給我衣服的時候，總要問一聲：妳幾時拿來呀？」G 不是此地人，所以 P 嫂學她說話時，把音調捏的特別細銳些。因此也就免不了一些滑稽的意味。我們聽了，不覺笑都前仰後合的大起來。我們還沒笑完，G 從外邊回來，又拿出了兩件衣服交與 P 嫂說：「妳幾時拿來呀？」

(十)

我們班上的用功分子，H 君也算其中之一。熄燈鈴打過後，K 先生到寢室去察，走到寢室樓上，看見對面樓下教室裡，尚且有人在點燭用功。等 K 先生在寢樓上察過後，知道了是 H 君還不曾歸寢，就在樓上叫她。K 先生說的是北平話，所以 H 君一聽就知道是 K 先生的音調，就把燭吹滅，跑到寢樓上，此時 K 先生正依着欄杆站着，H 君以為是一位同學，就輕輕的走到 K 先生前，低低的問道：「K 先生察過走啦沒有？」

「甚麼先生走啦沒有？還不快點去睡。」此時 H 君才知道倚欄站着的是 K 先生，便飛也似的跑到房裡睡覺去了。



# 一頁日記

沐一霜

「人生」人生是怎麼一回事呢？一個人整天的忙忙碌碌究竟是爲的什麼呢？識淺才薄的我總是在思索着懷疑着。這是春光燦爛紅陽將要探出微笑臉兒的一天早上，其實夜之神早就飛到那個角落裡去了。也不算得多麼早，我和同學G君在操場上運動着，她和我這樣說的。

上帝呵！你爲什麼造了花紅柳綠的世界，光明燦爛的宇宙。我們的一生爲的是求得物質的愉快嗎？爲的是求得自身的滿足嗎？我倆這樣的說着走向飯廳去了。

一會兒整隊出發的鈴聲嘩嘩啦啦的響了起來。

同學們齊集操場由校長分了工作，有少數的同學到人民會場去參加「總理逝世五週紀念大會」。我也在其中，其餘都是去植樹的。

天已八點半鐘了，所以當我們到會時，也就算是後到

的一個團體了。

悽慘的空氣充滿了會場，所以剛到會場的我，心中不由的就起了一種悲涼，煩感。唉！這也是一時心理作用呵！

一個一個的倭橙排列得非常稠密，樓上樓下都是那樣的放着，因為今天是總理逝世紀念日，除各機關參加外，全市的民衆也要有許多來參加吧，像這麼大的會場還有人滿之患嗎？

果然沒有出我思想之外，所有在座的人們啊！除了各機關各學校，還有其他的團體外，女的不用說啦，男的民衆也沒有。唉！或許這是伊的幼稚的見解吧，一個人只要是革命的信仰三民主義是為社會謀利益為國家造幸福的，也不一定在總理逝世的紀念日的會場上來表示他的奮鬥掙扎的精神。

厭閉的心慕，剎時湧出了今天前這一天的一個印象。

我家是B縣的，雖不是個開通的地方，但也不很閉塞了，自從青天白日的旗幟飄臨了我的故鄉，照得我烏雲罩籠的同胞們，革命的思想，一天比一天的鼓漲起來，漸漸

的撥去了烏雲，看着了蔚藍的天色，所以在去年的今天我們也正在整隊而出，隨着充街塞巷的人羣到會場裡開會去，我覺得是痛快的是興奮的，唉！我可憐的故鄉啊！現在又復黑暗的故鄉了，親愛的同胞！現在又成了巨門的食魚子。

前所稱爲的土豪……等，精神上的不愉快，身體上也似乎有點不舒服，簡直個個人都覺得成了夜國的盲童似的。

慈愛的微風，把滿天的烏雲吹得四散了，厭人的雨滴也隨烏雲逃去了，美麗的太陽姑娘，珊瑚地探出了桃花似的笑臉向着一切的自然微笑，閃爍刺目的羽光籠罩了愁悶的大地，哎呀！看得空間的一切一切，都好像換了五彩十色的舞衣，都在向着太陽姑娘舞蹈着，歌唱着似的，頓然顯出一片光明燦爛的氣像，這時候的我簡直如入了仙鄉一般，哈哈恰巧今天又是總理逝世的紀念日，這天也不上課了，好像小雀出了籠門似的，多麼的逍遙自在啊？

兩個月未見的中山公園，今天才得到和她重逢的良好機會，唉！她呀！她真和兩月以前的她不同了，她兩旁的

兩個堅冰的胡先生現在已變得順風成波的東來西往，成群結隊的鴨，鵝，也得了逍遙游泳的目的，前後林立的枯拆衰枝，也活潑潑的抬起頭了，她好像天仙玉女似的在坐着，觀者繼續不斷的前來。

燦爛的春光，一天比一天的光明，人們的幸福怎麼不一天比一天約增多？社會的黑暗怎麼會一天比一天的減少？國家的恥辱怎麼會一天比一天的雪淨呢？

總理爲了中國四萬萬的同胞和國家的恥辱而奮鬥，辛辛苦苦的奔號了四十年，卒因勞甚而病故，雪盡國恥的目的沒有達到，偉大的意志沒有完成，所以總理在氣息短促的時候，還在呼着『和平奮鬥救中國』囑了同志們被壓迫的民衆們，要繼續他的未死精神向前奮鬥，實現三民主義完成國民革命。

韶光毫不停流，緞梭般一年一年的過去，回憶五年前總理未死的時候，熱血澎湃，意志潑潑的，希望着聯絡世界上的弱小民族，打倒帝國主義，割斷捆人的繩鎖……不平等的條約，得到自由的幸福，負熱望而失望的總理靈魂，也不要爲一髮千鈞垂危中國……。

親愛的同胞啊！使我可愛的中國隨了這光明燦爛的春光，也燦爛的光明起來吧！

血紅的太陽西下去，出籠的小雀仍又返籠倦宿了。

(完)

# 詩 歌

## 吟 春

露 薇

潔月鑲成的水晶簾兒，  
被春風兒浸透；  
寂幽的上了銀鈎，  
院中幾株楊柳依依含羞示柔！  
——默默無語只低頭。  
羞的是——  
春花爭秀。  
因此呵！  
暗傷不語只低頭。  
怕見春花，  
羞見春花，  
而為春花消瘦！……

噢！點點珍珠般的含羞淚兒浸濕了香羅袖！

❖      ❖      ❖      ❖

嬌人的……

婀娜的……

芍藥，月季，牡丹，玫瑰花，

夜闌人靜，

她也疲乏的眠在春之懷裡，夢流霞！

伊袖手兒，再不問被人們蹂躪的苦草殘花。

嗚呀！春的玫瑰花！

青春易消謝，華年有幾何呢？

憂散來了！

終成殘花，

請你莫要自私驕傲吧！……

## 深夜憶母

— 青

黑沉沉的夜裡，  
同學都被夢神引去，  
夢中的樂園，  
真是不可思議；  
只有我被夢神擯棄。  
我輾轉不能成寐，  
心緒萬千，一齊湧起：  
按不着的血沸，  
拭不盡的熱淚。  
人生真如大夢，  
何處是我的歸宿？！  
我是人間無母之兒，



我是世上飄泊之子，

作客忽忽三載，

失母於今年餘。

慈母的愛，

今生嘗不到了，

到如今！

只留下伶仃孤苦的滋味，

我拿什麼報答我的慈母，

我拿什麼應付這複雜的人世？

我明白了，

我慚愧了，

往事啊！不堪思憶！

一聲聲的晨鷄報曉，

驚醒了我的沉思。

# 讀書筆記

## 「祝福」的研究

素 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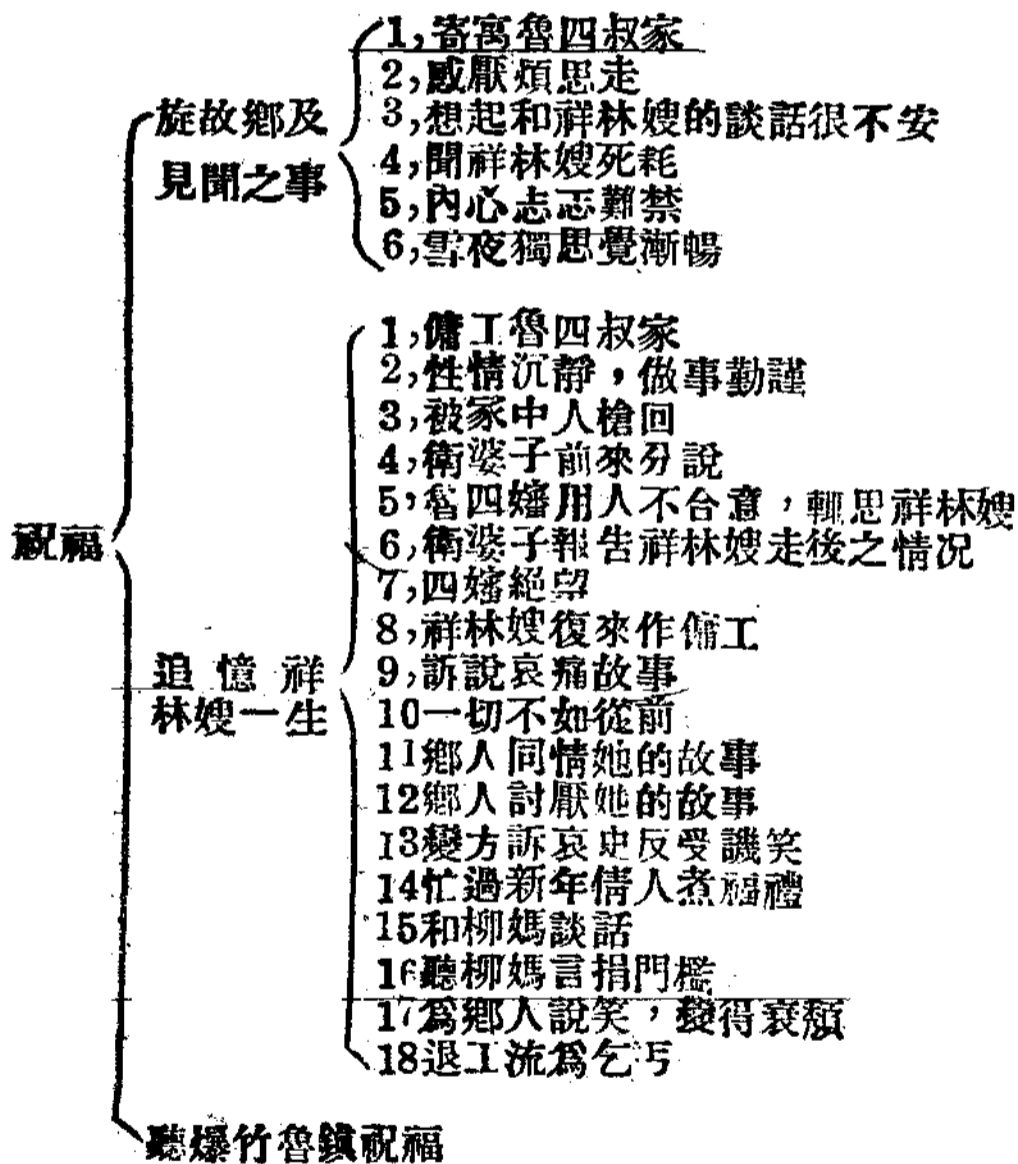
### 一·梗概

在舊歷的年底，某某回到他的故鄉魯鎮，暫住在他四叔家，心中感着不安，尤其是想起前一天於街中碰見形類乞丐的祥林嫂和她所談的話，愈想愈覺得驚懼，好像要會發生意外的事，後來果然聽得祥林嫂的死耗，其初心很不安，漸也就舒暢了，並回想祥林嫂的一生事績，她是他四叔家的傭工，爲人很能幹耐勞，她是因夫死逃出來的，約數月就被她婆子搶回並迫嫁，後夫又死，即重又作傭工，備遭輕視譏笑，她因此也就逐漸衰頹，以致被辭退而乞討

，終于亡命。他想到這裡，適當爆竹緊響，就把他的回憶一掃而空了。

## 二·分析

全篇共分三大段，今列一表於下



### 三，批評

像這麼洋洋幾千字的長篇文章，而且又是構結得如此精密，緊湊，實在是一篇很圓滿完美得好像打足了氣的皮球的文章，本來也沒有可批評的地方尤其以我這樣一知半解的學識來批評，更加感到沒有話說，不過現在既有這一項，我也只好吹毛求疵的依我所見的優劣之點，來說一些，現分寫於下：

#### 優點

1,敘事貼實——就拿本篇的第一大段來說，裏面叙魯四老爺言談，思想，常流露些對於新文化的不滿意，他的態度，舉止要表現出自高的神情，這確是一般鄉下老學究具有的特徵。又如第二段中說衛老婆子的花言巧語，委婉善辯，的是老婆子的身分，其他寫祥林嫂受蠻橫家庭無理的壓迫，社會盲目的輕視，這確是社會上實有的現象，常見的事實，使讀者容易感動。

2,描寫具體——在第一大段寫舊歷過年的情景，用聽得爆竹聲的盈耳，及見着婦女煮福禮的忙亂，都好像繪畫出來一般。又如寫祥林嫂的忠實及受輕視，鄙薄，好像活

躍在面前，這就是因寫得具體真切。

3. 穿插奇突——如寫遷鄉後所見一切人的不改變，至後始襯出祥林嫂的大改變。先說祝福過年的喜樂四溢，爆竹喧闐來作配角，好似一塊白布來印上些花紋，更襯得中間一段祥林嫂故事的哀痛，可憐。

#### 劣點

文中說祥林嫂的命運惡劣，受着重層的壓迫，各方面的戕傷，可是文中並未提到她內心痛苦的情形，我以為這是本文所忽畧的一點，她既受着這麼多的刺激，內心決不能那麼坦然沒有表現，我想本文若能說出些內在的心情，敢定要更加有力量了。

#### 四，感想

我讀了這篇文之後，起了兩種感想，就是悲傷與憤恨，悲傷的是祥林嫂的遭遇，可算是歷盡了人生的苦痛辛酸之味，他既受家庭的壓迫，復遭社會的鄙棄，最可憐，可悲的是她失去了人所應有的自由，人權，所以她的生命一切都沒有保障，任人的宰割，拮制，且又受盡社會的冷譏，熱嘲，蔑視，笑罵以致將她的堅強的意志，能幹的才智

，勤勞的美德，都泯滅了！消失了！而逼之厭世而死，我寫到這裡，不禁爲憤恨的情緒包圍了我的心境，全身，我想像祥林嫂這樣的人，在中國不知有多少呢？然而要追答到底這一切的賜與，是什麼東西呢？那就不可諱言的是黑暗的家庭和惡劣的社會，然要再進而追問一句這黑暗家庭和惡劣社會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我可以直接了當的回答，就是那歷代相傳下來的舊風俗，惡風化，牠是人們的鎖枷，是束縛人的繩索，猶如平原的峻山，海中的礁石，阻碍人們自由的進展，攪亂人類安適的幸福，牠的茶毒好似蝮蛇，牠的爲害如同洪水，並且牠是在無形中施展比如暗中的一枝冷箭，使人們不容易覺察和逃避然而終于要被人發現，暴露，這是社會的癥疾惡劣腐化的病源。我們要趕快去治療，不要讓牠再潰瀾下去這治療的方法藥劑，就是多著爲不幸者一如祥林嫂一鳴一聲她所說不出的苦痛，出一口內心蘊藏的哀怨，借以感化那些執迷不悟的人們，給他們些清醒劑，從此破除那舊俗習，惡風化，使這殘忍，悲嘆，不幸的事，不再接觸我們的眼簾；充塞我們的耳鼓。

『祝福』，魯迅著。

## 「笑的歷史」的研究

傑

### 一，梗概

他問她現在爲什麼不愛笑了，她說：幼小時是很會笑而受人歡迎的，尤其喜歡笑的是她的媽媽，每逢她媽生氣或用人有錯的時候，父親只要見她笑就不生氣不吵用人了，十三歲那年她媽死了，她的笑便較前減少了，但有時還要大笑不止，自從到了他家，受了他家許多人的諷刺，又得他和婆婆的警戒，她的笑才漸漸的少了，他們說她有些像成人的樣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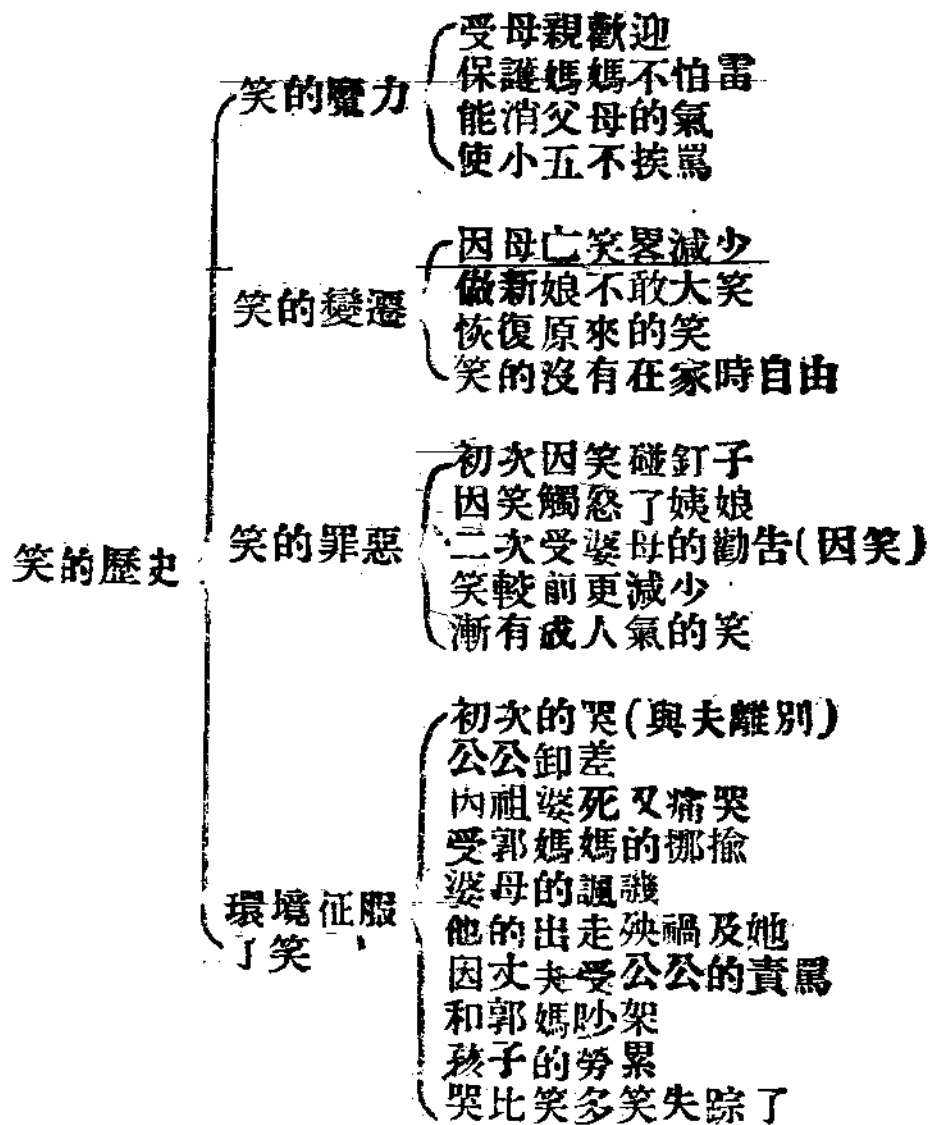
滿月後二十天，他便往北京去上學了，那時公公正幹着好差事；婆婆因她是新娘，對她還很客氣，第二年冬天，公公從差事上交卸了，虧空了五百元，祖婆婆又死了，

公公把婆婆及姨娘的金銀首飾都拿出去換錢，還不够，又當了一件狐皮袍，才寄到省裏去了，從此後家中便時常生氣，在辦祖婆婆的喪事時，她才會哭，她也曉得發愁，她的哭與愁一半是因為祖婆婆待她好，一半是愁以後家中如何的過日子。後來過的日子更苦了，本來還可以回娘家去住几時，又回同她家的郭媽媽吵了架，並且除了爸爸別人都看不起她，因為她們見她家窮了，所以她也不願回娘家，一直到他畢業後有了事，她才偷偷的笑了几次。又因他掙的錢不多，婆婆便時常拿着她出氣，暑假他回來了，婆婆向他要錢他沒有，他便與他大吵，第三天他賭氣走了，婆婆又硬說是她挑唆他的，後來婆婆又把這事告訴公公，終於被公公指着一件不相干的事，把她大罵了一頓，她除了忍受，有什麼法子呢？那晚又哭了半夜，現在的哭比笑多了。

自從得了狗兒與玉兒後，可真把她累壞了，人又老又瘦，真像一只螻蛄，她的環境是這樣，婆婆又時時尋氣，孩子又是好淘氣，家裏的人都將她看作仇人，她的人生還有什麼興趣呢？教她笑她也笑不出來了。



## 二分析



## 三·批評

我讀了這篇笑的歷史，覺得作者寫無知識的人寫的很真實，很能表現出一個無知識女子的態度，說出為人媳的

苦楚，尤其是描寫舊式家庭的一個少奶奶，像本篇中的主人翁就是。這樣可以看出作者的風格與衆不同，像這類的文章，是難寫得漂亮的，作者竟能寫得如此的出色，此爲其優點。

我因爲讀書少，沒有具批評文章的資格，所以找不出文中的缺陷，不過我有點看不懂那文中的郭媽媽，到底是她家的什麼人，說她是乳娘，怎麼到她父親生日時，要穿紅裙子呢？再者上半篇如同人對話，下半篇又像煞是敘事，而且又祇有一人直說，沒有第二人答話，不知這是作者的什麼用意。

#### 四·感想

自從讀這篇文章以後，胸中生無無限的感慨來，我國數千年來，女子是處在最低下的地位，女子是被人認爲最卑賤的。就像笑的歷史這篇文章之主人翁，可以從她窺視到社會上一般爲人媳的難處，尤其是在鄉村之間，婆母待媳婦沒有一個不兇狠的，不但是婆母是這樣虐待媳婦，就是最親近的丈夫，也是不把自已的妻子看做人待的。他們娶個媳婦，就好像買了個牲畜一般，甚至於還不如牲畜，要

打就打，要罵就罵，要她怎麼樣就得怎麼樣。婆母與丈夫不高興的時候，當媳婦的就是出氣筒。說到這裡我腦海中又浮出一幕真真的事實來了，是二年前很可慘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同院的親戚家的一個女兒，他的親戚是個鄉間的富翁，於是他的女兒就嫁到鄉間的一個大富人家做媳婦，這女子在家就她自己，從小就嬌生慣養出來的，何況她的爹娘又愛她如生命之寶呢，但是可慘啊！她出嫁後的幾天，婆母可就罵開了，什麼我們娶媳婦不是叫來家坐着的，不能白養着如豬一般的人。婆母的責打嬌罵，還不算利害；她那鴉片煙鬼的丈夫才算真兇呢！叫她燒煙，她不會燒，手都燙爛了，兇狠的丈夫說，她有意不給他好好的燒，拿起煙杆就扎，唉！真可憐喲！扎的頭面上好像蒙了一塊大紅布；鮮紅的血液直向外流，受這多的磨折還不算，另外還要做許多吃力的工作，雖然新娘有賠送的老媽，但也蓋不着她婆子的惡罵。又說家中不能養活這麼些的閑人，結果把賠送的老媽趕走了，把整家數十口的飲食全叫她媳婦一人去做，還時常的挨打受罵，把一個素來不曾受到絲毫痛苦的媳婦，直磨折得面黃皮瘦，一點生氣也沒有，結

果做鬼去了！這件事比這文章中的還要可憐。由此看來，像社會上這一類受罪的人，不知有多少。唉！真是可悲可嘆，家中還鬧得風捲雲散一般，何況一國呢！中國的社會尙且如此，國家怎能牢固，怎能強盛呢！

※（笑的歷史），朱自清著。

## 讀了「笑的歷史」後的感想

蔣 漪

『笑的歷史』是朱自清先生的一篇傑作，他以敘事的題裁，流利的文句，寫出了這篇豐麗的文章，內容的事件，結構的精密，都已足夠激動人了，我自拜讀了朱先生的這篇傑作後，使我發生了三種感想：

(一)女子畢竟是受着舊禮教壓迫的，她們是不自由的，她的一舉一動，都是受着社會上監督的，那一切的一切不堪事情，暫且不說，單就這一篇文章而論，笑是人生的天性，不過有多有少罷了！但無論笑的多少，總之，是不該加以干涉的，但小招生性好笑，小時父母也最愛看她笑，但是長大了又說笑是不規矩的，姑娘家要斯文些。後來到了婆婆家裡，竟因笑惹起了丈夫和婆婆的兩次勸戒，使她不敢再笑，但有時耐不住時偶而笑一笑，又要受別人的

嘲笑，我真不知取意何在？！若說是沒規矩的，那麼男子是不講規矩的，任他成了非州野人及豺狼虎豹都好，否則，爲什麼不干涉男子的笑呢？要說男女是因着性別的關係，所以說女子不應笑，那麼何以不天生就使她不會笑呢？既天生男女都會笑，爲什麼世人偏要干涉女子的笑，而不干涉男子呢？我真不明白世人的心理，我真不懂得其中的道理，啊……女子，女子是不自由的，女子是受着舊禮教的壓迫，這樣的不自由。

(二)在目前的社會裏，那一個不是(也有很少數的人不是的)名譽、金錢、地位三種要素拼成的動物，在有勢有錢的時候，三朋四友何常不是很親熱的，一但失勢缺錢時，不用說什麼朋友親熱啦，如果困難時，他借幾個錢，便嚇得他到處藏了，啊……金錢的魔力真不小，有牠的時候，什麼朋友親戚及家裏的人，都成爲和睦而可愛的人了，一但沒有牠時，親戚們會看不起你，朋友們會躲避你，自家的人也會變成不賢不睦了，啊……金錢！金錢的勢力！牠能使人昇入天堂，也能使人降入地獄，牠的威權是多麼的嚴厲啊！

(三)女子的經濟不能獨立，實在是人生一個極大的缺點，因為她的經濟不能獨立，所以必得倚賴男子而生，因倚賴男子的緣故，竟屈服于他的勢力之下受壓迫了！女子是丈夫的一個附屬品，就如小招說「她（婆婆）說這些話，雖不曾怪我，但她既不高興你，自然要不高興我了！」這不是說她是丈夫的附屬品嗎？否則，為什麼婆婆不喜歡丈夫，連着也不喜歡她呢？假若她的丈夫做了官時，不用說家人又很崇敬她了！無論丈夫如何，總之是不應當倚賴人的，倚賴人的人是最恥辱不過的一件事，而且也是最說不過理的一件事，為什麼詞是一個人，你要倚賴人家呢？難道天父沒有給你五官四肢嗎？否則，為什麼要倚賴人呢？

？所以說倚賴人的人，是一件最吃苦而又不合理的事，就如小招領了兩個孩子後，因丈夫不能得多的錢來養活全家，所以使她才落到那樣的田地，一旦她自己經濟也能獨立時，丈夫的責任便可以減輕些，而全家也可以過快活的生活了，也不會受家人虐待，更不會受那樣的困苦。所以說經濟不能獨立的人，不但是對於自己無益，就是別人也受莫大的害處。

總之，現在的社會是沒有女子立足之地的，到處她都是受着重重的壓迫，使她不敢活動，而社會上又充滿了金錢勢力的眼光，女子的經濟不能獨立，當然是不敢露面目了，但是我深希望着諸位女同胞們，要有勇敢不磨的精神向前征去，我們和男子同是一個人，我們不要倚賴他們，不要屈服于他們的勢力之下，更不要做社會上一個只會消費而不會生產的寄生蟲，我們要爲着個人的人格及國家的前途計，要急力的來謀我們的經濟獨立，親愛的女同胞們啊！看哪！婦女解放的曙光，已從那遠遠的西方射來了，我們同心協力的向前征吧！跳出男子的勢力圈外，奪出我們應有的權利，來謀我們的經濟獨立吧！



# 現代世界女作家調查表

慄 鶴

姓 名	國籍	小 史	著 作	性質	備考
謝景琳	俄國	1888年生 1912年大 學畢業。 1905年發 表作品。	東方， 三架織布機。	小 說	
魏絲特	英國	1892年生	兵士的歸家， 審判，哈麗特，	小 說	
阿克馬托瓦	俄人	1886年 生於世。	傳記。 詩	詩 人	
賽甫琳娜	俄	1889年生	未 譯		
諾露伊	法	1876年生	不可數白心 日影 炫射。	詩 人	

姓名	國籍	小史	著作	性質	備考
撒克薇倪	英國	1892年生			
俚絲特	英國				
瑪麗衛勃	英國	未詳	瑪麗衛勃的詩	詩	
愛索藤	美	1857年生	霧裡鈴聲 祖先象牙之塔 水晶杯	詩	
拉綺洛浮	瑞典	1858年生· 1909年得獎 幼時在藍得 司卡龍拉女 校學·	1, 尼兒奇遇記· 2, 尼兒奇遇續集· 3, 哥史打白林底 傳說· 4, 耶路撒冷· 5, 聖城·	1, 2, 4, 5, 均系 小說· 3, 系傳 記·	得諾 伯爾 獎金
愛倫凱	瑞典	1849年 生於司 米蘭省	1, 生命之進程· 2, 兒童世界· 3, 婦女的運動· 4, 愛的教育· 5, 戀愛與結婚·	論    文	
諾阿伊夫人	法國	未詳	1, 壯麗· 2, 生者與死者· 3, 無限之心· 4, 永久之力· 5, 受苦之光榮·	詩	本係維 馬尼亞 因嫁法 於法國 伯爵故 入法籍 。

姓名	國籍	小史	著作	性質	備考
思得賽	挪威	1882年生	1, 馬沙奧利· 2, 楊尼· 3, 克力司丁· 拉符藍司·		5. 有 上中 二部 英譯 名斧 蛇坑
但來達	意大利	1875年生 1927得獎	海港的遭難者 灰燼	小說	別有長 篇小說 三十種 短篇集 數冊·
格萊高 列夫人	愛爾芝人	1859年生	肯司拉· 格蘭尼阿· 德伏司吉拉· 月之上升· 消息的德布·	戲劇	
曼殊菲爾	英國	1890年生 倫敦求學	1, 幸福· 2, 園會· 3, 鴿巢· 4, 孩子的東西· 5, 曼殊菲爾信札 集·	小說	1, 系 短篇 小說
惹白	英國	未詳	金箭· 詩集附春之歡欣		

姓名	國籍	小 史	著 作	性質	備考
華 登	美 國	1862年開 始文學生 涯。	較大的志向。 歡樂之家。 月之一瞥。 一個女人底悲劇。 戰鬥的法蘭西。	小 說	別還 多未 借能 多借 紹。
左拉蓋爾	美 國	1874年生 在泡泰琪 在威斯康 幸大學讀 書生時未 詳。	美國之黎明 麥利阿七與愛苔 之戀愛。 友誼村。 友誼村之戀愛故 事。 新生， 微香， 新蜜司奴奴培特。	小 說	新生 為長 篇小 說。
巴 桑	西 班 牙 國	1852年生	未 譯 Loo p asoodewll ca SanFrancroae Asis .	小 說	
柯 倫 泰	俄 國	1878年生 留學於德 zurich	1,新婦人。 2,三代的戀愛。 3,赤戀。 4,姊妹。	小 說	1,沉譯 戀愛與 新道德

姓名	國籍	小史	著作	性質	備考
安達西	挪威	1825年生 於丹麥加薩堡	馬爾齊· 歡樂時代· 春天· 窮苦命運· 聰明的處女· 克利斯丁·	小說	
絲比絲	俄國	1869年生 俄國之大詩人	未譯		
西學哇	全上	未詳	呵上帝多麼的 奇怪呀！		
施多麗榮	全上	未詳	未譯	詩	曾作過 三本詩集。
開莎爾	美國	1876年生	四月的微光· 波希米亞姑娘·	小說	
琴珊	丹麥國	1876年生	土地· 鶴	劇本	
米倫	匈牙利	未詳	真理之城· 玫瑰花·	童活	
萊莓姜	丹麥	1866年生	未譯		她有一 部很大的 歷史小說 尚未出版

姓 名	國籍	小 史	著 作	性質	備考
米查里斯	丹麥	1872年生	碎玻璃女	小說	
喬爾珊	挪威	1878—1908 享年32歲死	微的母親· 麗佳丹· 費蘭達· 王般故事	小說	
安刻爾	全上	1872—	在縣署中· 較軟弱的性·	小說	
巴白娜菱	全上	1870—	在黑暗中， 圈，姊妹·	小說	
華格娜	瑞典	1832—	執筆者· 愛沙聽娜· 荒蕪了的葡萄園	小說	
柏涅特夫人	英國	1849—	Through Hone Afa'il Barber tan	小說	多不介 這裏多 餘這能 紹

# 現代中國女作家調查表

陳露薇

姓名	籍貫	別號	史畧	著作	性質
謝婉瑩	福建	冰心	福建人，現在燕京大學，當代作家，留學生。	寄小讀者，春水，繁星，超人，往事。	散文 新詩 小說
黃英	福建	盧隱		海濱故人，歸鴈，曼麗。	小說
		冰瑩		從軍日記。	散文
		林蘭		魚夫的情人……	
章侶月	不知何許人	侶月	史畧未曾查清	愛的方面，神秘，戀，一笑	小說 小說 小說 小說
黃女士	湖南	白薇	史畧未曾查清	打出幽靈塔，炸得與琳，島，	戲劇 歌劇

姓名	籍貫	別號	史畧	著作	性質
蘇梅	不知何許人也	涿雪林	法國留學生	李義山戀愛事跡考 心：綠天	2. 小說 3. 散文
馮叔蘭	河南	途女士 沉君	河南人，任吳淞中國學教職	春痕，倦旅，劫灰……	小說
張近芬		C H	上海名醫張近芬之胞妹在德國留學	紡輪的故事 · 夢，浪花	
陳學昭	浙江		法國留學生浙江寧海人	烟霞伴侶，寸草心，倦旅，南風的夢。	小說
吳曙天				斷片的回憶。	小說
凌淑華				花之寺。 偶然草。	小說
愛絲				古戀歌。 星夜。	
芳草		芳草		寒夜集。	散文
陸晶清				著素箋。只有梅花知此恨。	
董蓮枝				蓮歌。	詩
輝群		輝群		女性與文學。	
蔣逸霄				綠箋。	
丁伶		丁伶		在黑暗中，一個女人……	小說



姓名	籍貫	別號	史畧	著作	性質
		輝華	史畧未曾 查清	女性與文學 文學裏面 婦女問題。	論文
陸小曼		小曼	不知生于何 地，知是徐 志摩的夫人 。	海市蜃樓， 卡昆岡。	戲劇
呂羨沁		澤沁 文娜		曼雲。婦 女論集。	信札 論文
陳杏容				死的影	譯文
陳衡哲				小雨點。文 藝復興史。	小說 論文
沈性仁				人類的故 事，瑪麗 ，瑪麗。	譯文
沈櫻		沉櫻		某少女。 喜筵之後	小說
李雪如		雪容		北平歌搖集 死的勝利	小說
袁昌英			法國留學生 。任中國公 學教職，經 濟學家楊端 文之夫人。	法蘭西文學 小史。	譯文
林錫堂	南方人	露絲		星夜。	小詩
高君箴			不知其詳細 史畧。只知 鄭振鐸之夫 人。	天鵝	童話

姓名	籍貫	別號	史 畧	著 作	性質
張 嫻			留學日本， 曾任江蘇文 州女子職業 教職，文學 家：陳小蝶 之夫人，	與謝野晶子 論文集。	譯文
		方子		西哈諾。	譯文
		SS		戀愛與苦痛	
		ee		結婚以後的 快愉。	
		tt		戀愛與生活 的故事。	
陳惠漪				我們的証人	小說
蔡詠裳				結婚的幸福	譯文
張問鵬				女陪審員	

青 萌 正 誤 表

頁數	行 數	字 數	誤	正
2	15	15	固	因
4	1	5	出	去
4	2	21	好	(取消)
4	3		屬師範	屬女子師範
7	7		頭湯成	頭髮湯成
7	13	2	着	看
9	13		費	很
12	2		漪情	情漪
58	6	4,20	他	她
61	10,11,12,13,13,2,15,4.		他	她
64	2	20	他	她
66	2	4	他	她
76	10	2	沒	沒
78	6	8	隨	隨
80	5	7,8.	胃胃	冒胃

80	14	6	個	渴
82	1	22	繁	緊
83	15	20	他	她
84	10	16	犬	大
85	6	22	們	門
86	11	14	眠	眼
96	8,14	9,22	奸	好
96	9	6	和	道
97	2	20	會	無
102	18	18	數	學
103	4	19	Mibe	wife
132	11	3	幼	幻
133	8	7	我	她
134	9	15	諾	語
140	17	19	措	措
142	2	12	牠來	牠拿來
144	9		繼巨續 給們	繼續給們

153	6	10	售	舊
164	9	5	先	失
174	10	4	漫	漫
175	7	3	葺	葺
177	5	17	都	得
190	18	6	篤	罵
191	18	3	審	魯
193	10	9	他	她
202	末格		不可數 白心	不可數的心
205	4格		上帝多麼	上帝是多麼

青 萌

1932.5 出版

定 價 二 角

河南省立第一女師青萌社編

商務印刷所印刷

女師號房代售